

梦蝶遇上小王爷  
作者：纪翱

---

出版日期：2000-5

从天而降的小娇娃！瞧她满身满脸是血的，他却不嫌脏，还舍不得放……不只如此，他甚至不许手下去查她的出身来历。目的……只有一个——他要带她回京城。看着她伤愈、瞧见她日益娇俏，周遭的人全被她迷了去，就连太后的心也沦陷了……呀！他捡回来的小东西竟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巧的是，她那未婚夫和自己恰是结拜兄弟……

---

楔子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1节

---

楔子

---

柳家庄今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只因人称江南第一神医的柳庄主晚年得女，今天正是他那爱女满月的日子。

“恭喜了，柳老爷真是好福气！”“恭喜！恭喜！”道贺声络绎不绝。

“贤弟，真是恭喜你了！”一对气宇轩昂的夫妻带着个小男孩前来。

“大哥、大嫂，你们来了，一个小娃儿的满月酒，怎好劳动大家？”柳庄主见结拜大哥前来，连忙迎接而上，心中更是欣喜。

“说那什么话？咱们自家兄弟还用得着客套吗？”杨雄天拉过一旁的小男孩，“逸江，还不过来见过你柳叔父。”

“柳叔父好！”一个俊秀的小男孩打揖行礼，只见他虽年纪轻轻但已是满脸英气，身子更是高挑修长。

“江儿都长这么大了，大哥真是好福气，瞧侄儿这样子，日后定会出人头地的。”

“兄弟谬赞了，也不怕夸坏了这小子！”听得人家夸奖自己的儿子，杨雄天心中欣喜却也得谦虚一下。

“怎么会呢？”转头瞥见儿子正立于一旁，连忙叫他过来：“飞絮，还不过来喊人。”

“是！杨伯父、杨伯母好！”柳飞絮上前喊了声，转头跟杨逸江打招呼：“逸江，你来了？”

“嗯！飞絮，你家今天真是热闹。”

“可不是！对了，你还没见过我妹子吧？我带你瞧瞧她去，她长的很漂亮哦！你一定会喜欢她的。”二个小男孩正好同年，飞絮较逸江大上一个月，二人自幼一起长大，同在杨家习武、在柳庄学文，感情就如同亲兄弟一般。

逸江跟着飞絮来到柳夫人面前，他一眼便瞧见了襁褓中的小女娃，那粉嫩的小脸蛋简直就比花瓣还娇美，她正张着晶亮的黑眸好奇的望着周遭的环境。

逸江只觉得整个人都被她给吸引住了，他就这么望着那漂亮的小女娃，片刻他再也忍不住伸手去抱那女娃儿。被他抱起，她咕咕的笑了起来。

见到这情形，双方家长不由得笑了出来。柳庄主问：“江儿，你喜欢蝶儿吗？”

“喜欢、我好喜欢她！”小小年纪尚不知情为何物，可是眼前的小女娃却牵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深处。

“那柳叔父就将蝶儿许配给你作妻子，好不好？”

“真的？”逸江喜出望外，“好、当然好！我一定会好好的待她，绝不会让她受一点点委屈的。”

“哈哈！”杨父笑了起来，“原本咱们当年指腹为婚的是飞絮和逸江，却不料二家都生了儿子，没想到十年后还有小梦蝶出世，看来咱们这儿女亲家是做定了。”

“可不是嘛！”

## 第01节

---

优美的庭园中，只见一片水池几乎占了大半的面积，池畔杨花飞舞垂柳迎风，池面上彩莲未长，只有几片绿叶点缀其中。园中一角寒梅零落，而提前迎春的桃杏，早已争争闹闹的占满枝头。顺着蜿蜒的曲桥，一座精致的竹亭筑于水面上，竹亭内的木制桌椅皆刻有着蝶形图案，更增其雅致；偶或有那调皮的锦鲤飞跃水面，划破午后的寂静。

竹亭内一名小女孩坐在木桌旁正自忙着，一个婢女不敢惊动了她，就这么静立一旁。过了好一会儿，小女孩终于伸了伸腰，停下手来。只见她年纪虽然幼小，却是娇美绝伦宛若美玉精雕出来的小人儿，满园的花蝶尚不及她的一半容颜。若是有不知情的人见了，只怕还以为是那彩蝶仙子下了凡尘呢！

“小姐，累不累？先休息一下吧！”一旁的婢女见她抬头，连忙端了茶送上。“歇会儿吧，你要是累坏了让老爷夫人知道，兰儿可得受罚了。”年长她几岁的小丫头有些担心，怕要是累着了小姐，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笑了下，小女孩娇嫩的嗓音柔柔软软的：“兰儿你别担心嘛！我不累的。你瞧，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吗？”

这小女孩正是柳庄主的掌上明珠——柳梦蝶，是柳、杨二家最受呵护的珍宝。而她虽倍受众人娇宠却没有丝毫的骄气，待人更是厚道宽容，因此就连柳家下人皆将她捧在手心中疼惜。加上她生性聪颖，凡事一学就会，非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连针黹女红及厨艺都是让人赞不绝口，她还跟柳庄主学了些药草医理。

尤其她对织布及刺绣更是精通。江南盛产蚕丝，梦蝶所纺出来的丝绸皆是轻柔无比的，还有人帮她取了个“巧手织女”的封号；而她所绣出之物更是栩栩如生，宛若实物重现。

“蝶儿！”蓦地一声清朗的声音由曲桥上传来。

梦蝶喜出望外的回头，一见来人立刻就扑了上去，“哥！你不是到南海去买珍珠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蝶儿！”站在飞絮旁的挺拔男子同样喊了一声，先一步伸手将那要奔至飞絮身前的小身子抱住飞旋了一圈。才多久不见，他的小梦蝶更形娇美了。

“杨大哥！”梦蝶抬头一见，这才发现是未婚夫伸手抱住了自己，软软的喊了声。

逸江开心的紧搂住她，他有好些天没瞧见他的蝶儿了，着实想念她。

“你在做什么？”望着放在桌上的红衫，飞絮打趣的问着：“怎么？难不成小梦蝶在为自己裁嫁衣嘛？”

“大哥！”娇嗔了下，梦蝶轻轻挣脱逸江的怀抱，软声的抗议着：“才不是呢！人家是在帮你做新衣的。”

“这些事哪需要你自个儿动手？家里头下人那么多，要是把你累坏了，逸江可是会埋怨大哥的。”飞絮似真似假的说着。

“大哥下个月就要娶嫂子了，我要亲手帮你做新郎服，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的迎娶嫂子进门。”

“你啊！”宠爱的揉着她的柔发，“瞧大哥带了什么回来给你。”扬起手，是一串每颗皆有如拇指大小的珠链。

“谢谢大哥！”

“傻丫头！跟大哥还客气什么？”

眼看兄妹二人自顾自说着，逸江不喜梦蝶的注意力全在飞絮身上，忙将特地找来的东西取出，“蝶儿，我也带了东西回来给你呢！”

“真的吗？怎好让杨大哥破费呢？”

“别跟我客气。”逸江一摊开手，只见是只小巧的、宛如实物的紫色玉蝶。

“好美啊！”惊呼了声，梦蝶欣喜的望着逸江手中的紫玉蝶。或许是因为名字中有蝶字的关系，她最喜欢的便是蝴蝶，非但居住的园子取名叫舞蝶园，就连所穿衣物，衣袖裙摆上总是会绣上几只翩翩欲飞的彩蝶。

“我帮你系上吧！”逸江将紫玉蝶系在她的颈上，眼前这占满他心头的柔美少女是他的未婚妻，她正如那翩翩彩蝶般的娇美柔弱，让他忍不住想用尽一切心力去呵疼她。

从他十岁那年二家订下婚约的那一刻起，他就将她深深放进心坎了，对他而言，梦蝶是他今生唯一的守候。只是她是如此的小呵！飞絮都要成亲了，而他，还得耐心的等待呢！

“谢谢杨大哥！”梦蝶福了一福道谢。

“这不算什么的。我还另外寻了样东西，你瞧了一定会喜欢的。”逸江让人将要送她的礼物带上，只见是二盏精美的蝶形宫灯。

“谢谢杨大哥！”梦蝶转身对丫环说：“兰儿，你带他们去帮我挂上。”

“是！”兰儿领人将灯带了下去。

“大哥，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记得照你上回寄来的家书上所写，还得十天才能回来的，不是吗？”扬起娇美的小脸，梦蝶不解的问。

“这回采买的东西挺快就买全了，想想还有许多事得处理呢，所以我们就早点赶回来了。怎么？瞧见我们你不开心吗？”带着宠溺的笑容，飞絮对这个小了自己十岁的妹子是疼进了心。

“怎么会呢？人家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嘛！大哥每次都这么作弄人家。”梦蝶娇声的抗议着。见她这般，逸江连忙开口为梦蝶说话：“飞絮，别老是欺负蝶儿。”

“瞧你，标准的见色忘友！还好蝶儿是我妹子，否则等你娶了亲，咱们的友情定会因为弟妹而破裂的。”飞絮忍不住摇头苦笑。

“哪有这回事？”

一个月后，飞絮前往扬州迎娶颜家千金。基于好友且为姻亲的立场，逸江陪同飞絮上了扬州。

“兰儿，你陪我到宁安寺上个香，好不好？”这一日，梦蝶闷的发慌，央求兰儿陪她外出走走。

“这不好吧？咱们二个女子怎么可以随便外出呢？更何况宁安寺位在山顶上，咱们以往每回上去，总有大小爷或是杨少爷陪着的，现下他们都不在，咱们还是别出去吧！等少爷娶亲回来，再让他们陪你去，好不好？”兰儿直觉此事不妥，连忙拒绝。

“这有什么关系嘛？反正宁安寺咱们又不是第一回上去的，更何况现在天下这么太平，又哪会出什么事呢？再说，大哥他娶了妻，我总不好再黏着他啊！你要是怕就只咱们二个不方便，那我同娘说一声，让她派辆马车，这不就得了！”梦蝶边说边对兰儿俏皮的眨了眨眼，“可以请小林哥送咱们去啊！”

“小姐。”红着脸，兰儿不依的叫了声。她与那车夫小林情投意合，原以为无人知晓，倒没想到会被小姐发现了。

“好啦！兰儿你陪人家去嘛！我好无聊哦！而且你忘了，每年娘生日前，我总会到宁安寺去上香的。今年娘过寿时，正好碰上了大哥娶妻，那时八成没时间去的，咱们就趁现在没事先去许个愿嘛！”梦蝶软语要求着。

“好吧！”

禀报了母亲，柳夫人却不怎么赞同，“蝶儿，你还是别出门吧！这几天娘心里慌得很，总觉得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似的，你还是等你大哥他们回来再陪你去，好不好？”

“娘心里不安，那我更该去啊！我上庙里求个平安符给娘，娘就不用担心了。娘，您就让我出去嘛！”梦蝶轻拉着母亲的衣袖撒娇。

面对着最心疼的小女儿，柳夫人拒绝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偏偏你爹又外出同人看病去

了，这可怎么好？”柳母心下难安，着实不放心爱女单独出门。虽说现在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可是并不保证绝对没有坏人啊！

“好啦！娘要不放心，就多找几个家丁陪我去，这不就成了？”

“好吧！”拗不过爱女，柳夫人终于同意。“兰儿，可得小心侍候着小姐，知道吗？二个女孩儿，可千万别落了单，还有，上山的路人烟稀少，得多注意。”

“是！我都晓得。”兰儿应了声。

梦蝶听母亲叨叨絮絮的交代着，笑说了声：“娘，我不过上宁安寺烧个香，顶多傍晚就回来了，瞧您交代的，好像我就回不来似的。”

“不可以胡说！”心下一阵慌，柳夫人的语气严厉起来。

“娘！”怯生生的喊了声，母亲从未如此严辞厉色，让梦蝶吓了一跳。

知道自己过于紧张，柳夫人赶紧将小女儿搂入怀里疼惜。“娘吓着你了。不怕的！可是以后别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儿，知道吗？”

“嗯！我知道了。娘，对不起！”

“傻孩子，好端端的说什么对不起？”

“娘，我都快十四岁了，还老是让您担心，真是抱歉。”不加思索，梦蝶带着歉意的话就出口了。

“小傻瓜！又说傻话了。我让人备马车，要记得快去快回，知道吗？”

“是！”

坐在马车上，第一次梦蝶在没有飞絮或逸江的陪同下出了门。坐了半天，梦蝶感到有些无聊，忍不住掀开帘子瞧了瞧外面的情形。

兰儿见状，立刻将帘子拉了下来，“小姐，你不应该这么做的，要是被外人瞧见了，可不怎么好的。”一个大闺女让人瞧见了容貌，总是件不妥的事。

“兰儿，你太紧张了啦！”梦蝶笑说了句，根本不以为意。

就在梦蝶掀起帘子之时，大街上恰有一个人发现到了那辆马车。西门非正无聊的四处张望，只觉得似有一道光突然射进了他的眼里，虽只是瞬间的事，他却已经瞧见那绝美脱俗的容颜了。

“天底下居然有这么美的女子？如此的美人怎可放过？”西门非向来以风流多情自诩，其实不过是个品性不端的浪荡子，柳梦蝶的美色令他着迷，他不由自主的跟踪在他们的背后，准备伺机下手。

马车往宁安寺的方向而进，上了半山腰之后，就再见不到人影了。西门非见机不可失，纵身拦在马车前面。

几名家丁见半路突然有人阻拦，连忙赶到马车前，喝声道：“你是谁？怎地突然冒了出来，要是被马车撞着了可怎么得了？”

马车骤停，车里的主仆二人差点就摔着了。此时听到外面的声响，梦蝶本想拉开门帘，兰儿急忙制止了她。“小姐，不可以！”

就听得外面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只要马车里的小美人，你们乖乖的把人交出来，我不会为难你们的。”

听对方的言词中不怀好意，众家丁感念主子一家的宽大为怀，怎肯轻易交出小主人。几个人对二名车夫使了个眼色，马车急驶而去，而众人则缠住眼前的登徒子。

西门非岂会如此轻易让她走了，见众人死缠不放，他心头大怒，痛下杀手。

听到众家丁的惨叫，直叫马车上的四人心惊胆战。梦蝶自幼在家人保护中长大，几时遭遇过这等事，几乎都要吓傻了过去。兰儿心中又惊又惧，却又得强自镇定的保护小姐。

马车在一条叉路上停了下来，其中一名车夫急拉开帘子说：“小姐、兰儿，你们快下车吧！我想那人不久必定会追上来的，我驾马车往前走引开他，你们快循小路上宁安寺去。”转头对另一名车夫交代：“小林，你护着小姐她们快走吧！”

“可……可是，”梦蝶话没说完，兰儿上当机立断，拉着她下车，“小姐别可是了，咱们快走吧！”

“要是被那恶人追上，黄大哥不就危险了。”

车夫心下感动，直说：“小姐，我不会有事的，对方要的是你，只要你不在了，我想他就没法子了，你们还是快走吧！”

小林在前头开路，兰儿拉着梦蝶，三个人跌跌撞撞的慌不择路，待定睛一看，居然跑到山崖边了。此时又听到一声惨叫，三人这下心全凉了起来。

西门非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会舍命来维护那名女子，在他们阻拦下，让他一时失去了她的踪影。他心大怒，动手杀了所有的家丁，急急追赶而来。

眼看前面已经无路，三人急忙回身要往来时路回去，却不料恶煞从天而降，“终于教我找着了，小美人，乖乖过来，我不会亏待你的。”这一面对面细看，西门非才发现眼前的女子实在是过于幼小，可是那清丽绝美的娇容，却教人无法不动心，当下决定先将她带回去再说。

兰儿连忙将梦蝶护入了怀里，小林拦在二人身前抖着声喝道：“你到底是谁？胆敢惹上名剑山庄，难道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听到名剑山庄的名号，西门非一时倒愣住了。没想到这个小美人竟然和前任的武林盟主有关，可是要他放手，他怎么甘心？狞笑了下，他想到只要再杀了眼前这二个碍手碍脚的下人，量那名剑山庄再有本事，也查不到他身上来。

见他面露杀机，三人心中惊惧不已。西门非下定了决心，立时动手准备杀了小林和兰儿。小林一见他往前扑来，连忙从旁抓了根树枝挡住了他，“你这贼人，不许你动我家小姐。”

“不知死活！”西门非怒斥一声。

小林舍命拦在前头，口中还直喊：“兰儿，你们快走！”兰儿泪眼迷蒙，把握住机会要带梦蝶离开。

但小林只是个不懂武功之人，又怎能敌得过西门非这等的高手，兰儿她们还来不及跑，就见小林死在眼前了。

“小林哥！”兰儿哭喊了声，心上人就死在面前，而这恶人却还不打算放过她们。她猛地一把扑向西门非，口中喊着：“小姐别管我，快跑！”

“往哪儿走？”西门非推开兰儿，一个箭步要追上。兰儿舍命拖住他，紧抱住他的腿，口中大叫着：“小姐快跑，快跑啊！”一低头，猛地对准西门非的小腿狠狠咬了一口，咬得他登时鲜血淋漓。梦蝶惊惧交加，见兰儿死命的拖住那恶人，还拼命的要她快走，泪蒙住了她的眼，却是浑身发抖呆立当场动弹不得。

见兰儿拖住不放，再加上被一口咬疼，西门非大怒，一掌往兰儿脑门击下。可怜她一个弱质女子怎生受得住，一口血立时喷了出来，可是她惟恐小姐有失，死都不肯放手，依然紧抱着西门非的脚。

梦蝶眼睁睁的看着车夫小林死在面前，而今连这亲如姊姊的兰儿也因自己而送了命，她心中又悲又痛，再承受不住。踉跄的退了几步，人已退到了山崖边。

西门非扯开兰儿的以死牵绊，见梦蝶身处崖边，急忙喊着：“小美人，我不会伤了你的，快过来，小心摔下去了。”

梦蝶定定的看着他，生平头一回如此的痛恨一个人，泪花洒在她的小脸上，她哽咽的说：“我恨你，我就算变成了鬼也不会原谅你的，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说完，转身跳下山崖。

西门非从来就不知道居然有人能连哭泣时都这般的美，眼前少女满脸泪痕竟更显凄美绝艳，他一时瞧傻了眼，待发现她的意图，要阻止已是来不及。他飞身上前，却只来得及拉住她的衣袖，只听得嗤的一声响，衣袖被他扯破，而那绝美的小娃娃霎时跌落山谷。

平剑南虽然贵为靖南王府的小王爷，却是生性喜爱四处游赏名山胜水，尤其是他习武有成后，更是在家中待不住，总爱到处行走。

这一日，平剑南和李慕白、刘子奇三人原打算到杭州去，却是不识路径，因而听从一名樵夫所言，欲走捷径前往，以致来到这荒山野谷里。

三人正安步当车，蓦地觉得头顶有小石块掉落，平剑南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身影宛若绿珠坠楼、犹似彩蝶折翼，小小的身子正迅速的往下掉。

看出摔下的是名女子，剑南飞身而上在半空接住了那娇小身躯，身子旋转而下，化去她由山上掉落的冲力。

站稳脚步，低头打量落入怀里的小人儿，只见她满头满脸的鲜血，小小的身子更是被突出的山石、树枝刮的伤痕累累。平剑南眉头微皱的望着怀中人：好轻的小东西。

慕白望见主人皱眉，赶紧伸出手去，“公子爷，还是我来吧！”

剑南看了眼怀里这瞧不清面貌的小姑娘，再见一身的血污，他心中略有不悦。“不用了！”反正是脏了。

“公子爷，这位姑娘想必是从山上跌下的，看她伤的不轻，咱们要如何是好呢？”抬头望了望山顶，子奇开口问着。

剑南取出身上的金创药，帮她额上的伤口先上了药，慕白连忙撕下衣摆帮她包扎伤口。待处理好，剑南这才开口：“咱们快到驿馆去吧，找个大夫给她瞧瞧，先救了人再说。只不知这路对是不对？”

“该不会有误，方才那名樵夫说的清楚，只要走出了这山谷便成了。”慕白道。

眼看这个小姑娘伤势如此的重，众人心中难免有着不忍之情，急急赶往驿馆而去。

日将西坠，柳夫人在家中静待女儿回来，却怎么都压不下心中的焦虑。见夫婿回来，柳夫人再也忍不住急步迎上前来，“老爷！”

“怎么了？”见夫人脸色忧虑，柳庄主忙问了声。

“老爷！蝶儿说要上宁安寺烧香，可您瞧天都要黑了，不知怎地，她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实在放心不下。”

“有这回事？那我去瞧瞧好了。”不及歇脚，柳庄主急急要出门。

“可要请杨大哥陪你去一趟？”

“这不是太麻烦杨大哥了？”

“可是我实在放心不下，总觉得似乎出事了。”柳夫人忍不住啜泣。

“好、好，夫人别急，我这就让人去请杨大哥来。”连忙命家丁去请来杨雄天。

一进柳家，杨雄天立时问了句：“贤弟有事找我？”

“是这样的，你弟妹说蝶儿上宁安寺上香去了，到现在还不见回来，我们放心不下，想请大哥陪我一同去瞧瞧。”

“这有什么问题！蝶儿不只是贤弟的女儿，也是我未过门的媳妇，贤弟何必跟愚兄客气。天都要黑了，咱们就快走吧！”

二人正要出门，忽见衙门的捕快前来，“柳老爷！”

“不知各位有事吗？”见衙门中人来，柳庄主不由的愣了下。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在往宁安寺的半山上，发现了几具尸体，瞧他们的衣物装饰，似乎是柳庄主家的下人，因此特来请柳庄主前往辨认。”

一听到捕快们的话，柳夫人止不住胆战心惊，忍不住叫了声：“蝶儿！”往后一倒就不醒人事了。

“夫人！夫人！”见夫人晕了过去，柳庄主连忙扶住，急唤了几声。

“蝶儿！蝶儿！”柳夫人一醒过来，急忙要往外奔去，“我要去找蝶儿，蝶儿没事的，那一定不是咱们的家丁，蝶儿一定不会有事的。”

“夫人冷静点，你先在家里等消息，我同杨大哥到衙门瞧瞧去。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别急，说不定一会儿蝶儿就回来了。”

“我同你们一道去。”一想到爱女可能已遭不测，柳夫人怎待得住。

“你还是在家里等着，否则待会儿蝶儿回来瞧不见人。”

“好，我在家里等蝶儿，老爷，您一定要将蝶儿带回来。”

“我知道的。”

杨、柳二人急急赶往衙门，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向来被他们捧在手心中疼惜的女娃儿会就此香消玉殒了。

一赶到衙门，只因为柳庄主身为江南第一神医，而杨雄天则为前任的武林盟主，知县大人不敢怠慢，亲自迎了出来。“柳庄主、杨大侠。”

“李大人，听说有发现了似柳家下人的尸体，敢问那些尸首在哪儿？里面可有……”柳庄主话几乎都问不出口了，“可有女子？”

“有！都在那边，柳庄主可要亲自去瞧瞧？”

一听到知县的回答，二人的心都沉入了谷底里。柳布衣颤抖着手揭开白布，眼前是兰儿死不瞑目的惊恐。

“兰儿！”手中白布滑落，柳布衣几乎撑不住要倒了下去。一想到爱女已遭不测，向来斯文的他也不禁如疯狂一般，将所有的白布全部揭开，却是不见心爱的小女儿。

“大人，就只有这些吗？有没有人生还？你们可有发现一个小女孩？”不见爱女的尸体，柳布衣急急的追问，心中既不安却又勉强抱着一丝的希望。

“没有了！就是这些人，而且他们原先还分散在各地，是咱们的人陆陆续续发现的。至于那个小丫头，则是在山崖边寻到的，若是小姐没落入歹人手中的话，就可能……”知县支支吾吾的，实不忍再加深他的绝望，“可能跌落山崖了。这是捕快们在崖边瞧见的。”边说边从袖中取出了一物。接过知县手中的东西，柳布衣身子晃动几乎站不住脚，杨雄天连忙扶住了他，急急的问着：“贤弟，怎么了？这是……”未尽的话语在瞧清了柳布衣手中折翼的彩蝶后乍然中断。

呆愣的望着手里的碎布，柳布衣整个人都傻了。这如云的丝绢正是蝶儿今年才织就的，而上面栩栩如生的翩翩彩蝶，除了他的小梦蝶，还有谁能绣的出呢？

在客栈中歇息，逸江忍不住再掏出怀里的玉佩仔细瞧着。这是当年二家订亲时的信物，他一直放在身边将它当作是蝶儿的化身，只要闲来无事总会拿出来瞧瞧的。

“逸江，你在看什么？”见逸江一个人站在廊下，飞絮好奇的问着。

“没什么！”逸江有些不好意思，正要玉佩收起，却被飞絮瞧见了。

“这不是你和蝶儿的订亲信物吗？”飞絮顺手将他手中的玉佩拿了过来，只一眼便瞧出了。“嗯。”

“你啊！”逸江真是他生平仅见的痴情种，从十四年前和梦蝶订了亲之后，他就没见他再正眼瞧过别的女人了。

飞絮将手中的玉佩还给逸江，却不知何故，一个不稳玉佩失手滑落。逸江心中一惊急忙去接，却已是来不及，就见玉佩立时摔得粉碎。

逸江脸色大变，蹲下身子将那碎成片片的玉拾起揣入了怀里，一股不祥之感浮现在他心头。

“不好意思！逸江，我一时失手……”飞絮知道这玉对逸江的意义，连忙致歉。

“蝶儿她……她不会出事吧？！”逸江心神不定。

“不会的！别胡思乱想，那只是我一时没注意罢了。这玉既摔碎了，回去后再跟蝶儿要个东西替代吧。”

“蝶儿……”

“放心吧！蝶儿她好端端的在家里，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嗯！”对啊！蝶儿会好好的在家中的，逸江在心中如此的告诉自己。只是那股不祥的预兆却如乌云蔽日般，重重的压上了他的心头。

将人带到驿馆，平剑南即刻让知府派人去请大夫过来。原本知府大人打算请江南名医柳布衣前来，却不料柳家庄发生变故，柳庄主根本不在庄内。惟恐迟了耽误到那名小姑娘的病情，下人只好另寻高明。

“大夫，她怎么样了？”换好一身衣衫，平剑南来到床前望着尚且昏迷不醒的女娃儿，没想到拭净了满脸的血污，这小东西居然也美的让人不舍。

“这位小姑娘伤势实在太重了，得观察个几天才能确定是否没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她额上伤口很深，可见受到很大的撞击，不知是否会影响到她的脑子。”

“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听到大夫这般说，剑南脸色立时沉了下来。“你说清楚！”

“这……说实话，这位小姑娘实在伤的太重，我能力有限，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一听到大夫这般的说法，再望着躺在床上毫无生气的小人儿，剑南心中莫名的不悦，他冷着声交代：“你听仔细了，不管用什么法子，我要你救活她。知道吗？”

老大夫有些为难，这小姑娘的伤如此之重，要救活她根本就是希望渺小，“小老儿自当会尽心尽力的。”

“去吧！”

“是，那请公子派人跟我去抓药。”老大夫赶紧下笔写了药方。

“我去好了。”子奇连忙尾随大夫前去。

“公子爷，知府大人有派了几个丫头来，是否让她们来照顾这位小姑娘呢？”

“嗯。”微微颌首，剑南不避嫌的坐在床头前，眼光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那个小女娃，即使她的小脸蛋苍白得毫无血气，却依然散出绝美的光芒。

慕白知道主子一向不喜欢别人质疑他，因此虽觉此事于礼不合，却也没有说出。正要躬身离去，蓦地想起一事。“是否要属下去查查这位姑娘的身世，能穿得起如此轻柔的丝绸，足见这个小姑娘家世定然非富即贵，应当不难查出才对。”

听得慕白如此说，剑南立时开口反对：“不用了！我要等她醒来，让她自个儿告诉我。”

“是！”既然主人如此决定，慕白亦不好多言，只得退了出去。

剑南仔细的打量着她，蓦地发现她颈子上似乎系了样东西，取出一瞧，是只小巧的紫色玉蝶。不加思索，他顺手将它取下收入了怀中。

望着那伤痕累累却依然娇美的小娃娃，剑南对着她说：“小东西，你可得好好的给我活下去，别让我白忙了一场。知道吗？”

## 第02节

---

平剑南专注的望着静躺在床上的小人儿，瞧小东西沉睡的模样，倒像是用白玉精雕成的娃娃似的。北方女子较南方佳丽来的高头大马些，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小娃娃，素来冷漠的心头一回充满好奇。

长睫轻轻颤动了几下，昏迷多日的小人儿终于慢慢醒转过来。梦蝶一醒来，就见身旁有个陌生人，“啊！”她无力的惊叫了声。

“怎么了？小东西，别怕！”瞧见初醒的女娃，娇俏小脸上布满惊慌，盈盈秋水中盛满无助，平剑南只觉心似被狠狠地撞了下般，在他尚未发觉之时，那绝美脱俗的容颜便已深入人心了。

小东西？唤的是她吗？梦蝶心中一片茫然，无力的问：“你是谁？”

伸手将她抱入怀里，剑南放柔声音：“你怎么样了？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谁？她是谁？为什么她都记不得了？梦蝶无助的伸手抱住头，“痛！！我的头，好痛！我……我是谁？”虚弱的身子承受不了如此的痛楚，梦蝶昏了过去。

剑南见状，连忙交代下人：“快请大夫。”

片刻之后老大夫被请了过来，仔细检查后道：“公子，这位小姑娘可能是因为脑子受了重击，以致引起了失忆的现象。”

“你是说她忘记一切了？”

“正是。”

“会好吗？”

“这……”老大夫沉吟了下，“这老夫实在不敢保证，若是能让她接触到以往的事物，那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嗯。”剑南的脸平静的让人看不出他的想法，“子奇，送大夫回去。”

“是！”

将大夫送出门，又过了片刻，终于见到她张开了双眼。

剑南紧紧的搂住她，在她还没惊叫前，先一步的说着：“你叫小蝶，你听清楚了。”想起从她身上收起的紫玉蝶，这只小小的粉蝶儿，他决心将她留在身边。

听得平剑南这等说法，慕白愣住了。小王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打算将这小姑娘带回京里吗？

“小蝶？”带泪的眼疑惑的望着眼前斯文而贵气的男子，他跟她是什么关系？他是她的亲人吗？

“是！你叫小蝶。而我，叫平剑南，你要好好的记住了。”

“小蝶，我叫小蝶。”低喃了句，重伤未愈的梦蝶又渐渐昏睡过去，尚不知自己的人生从此不同。

“小王爷请三思！此事万万不可。”慕白希望能打消主人的念头，“这个小姑娘虽然来历不明，但她衣着华丽绝非平常人家穿得起的，说不定她家人正急着寻找。”

“那又如何？”他决定的事向来无人能改变的，“既然她家里的人保护不了这只小蝴蝶，那他们就怨不得我带走她。”

“这……小王爷？”慕白心中明白，少主人一向冷漠果断，他的决定从来就无人能改变的。“别说了！我决定了就是。等她伤好了，我就要带她回去。”对了！姑母成婚多年一直无子女，若是将小东西带回去，姑母必定会很高兴的。就这么办！

剑南命令子奇先回京禀报父母及姑父母，他决定将小东西留在自己身旁，谁都不能改变他的主意。

欢天喜地的迎亲回来，飞絮和逸江怎么也想不到等待着的是一场令他们心神俱碎的天人永隔。

原本该是红喜贴满、宾客喧哗的柳家庄，却出人意外的冷清。望着白纱翻飞的家园，飞絮和逸江止不住心惊，连忙下马。

“福伯，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怎么这般景况呢？”记得当日他要前去迎亲之时，爹爹曾大发喜帖广邀亲朋前来，吉时已至，这时该早已人声鼎沸了才是。

“少爷、杨少爷，你们可回来了！”门房福伯一见二人，忍不住老泪纵横。

“福伯，究竟是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我爹还是我娘怎么了吗？”飞絮心中焦急，连声问着。“是小姐，小姐她……她死了！”晴天霹雳的恶耗宛如响雷般，轰的二人都无法思考。

“蝶儿！是蝶儿？怎么会？这怎么可能？”狂吼了声，逸江再顾不得礼数，飞身闯进柳家。飞絮随后急追而去。

“柳叔父，告诉我，福伯是骗我们的，对不对？蝶儿不可能出事的，您是江南第一神医啊！蝶儿怎么可能会死了呢？”一见柳布衣，逸江疯狂的追问着。要他怎么相信，他守护了近十四年的珍宝，竟会因为短短十数天的分离就此香消玉殒了呢？

没有回答逸江的问话，柳庄主转头望向儿子，“飞絮，你娘病了，别再刺激她，知道吗？至于你今日成亲一事，你杨伯父答应全力帮忙，所有宴客之事，都在杨家那儿，你待会儿就过去吧！”

“爹！”飞絮心惊的发现，这么短的时间，父亲竟似苍老了二、三十岁的模样，非但神情憔悴，就连头上都冒出了无数白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还是等你成亲完再说吧。”柳父不想多谈。

“爹，您还是先告诉我们吧！这样子，我哪还有什么心情成亲呢？”

望向儿子及逸江一脸的坚持，柳布衣只好将事情全盘告知。

“既然找不到蝶儿的尸首，那怎么能说她一定死了呢？不！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她一定会没事的。”听完柳父的话，逸江的心有如刀割般的疼，究竟是谁这么残忍伤害他的未婚妻？居然连名剑山庄也不放在眼中，那一夜的不祥征兆竟成事实，叫他如何接受？

“是啊！爹，说不定蝶儿没事的，万一她是落入了贼人的手中，咱们却以为她死了，那她不是要受尽那贼子的欺凌吗？我同逸江一样，都不信蝶儿死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追查，必然会找到蝶儿的下落的。”

“是啊！柳叔父您放心！我和飞絮一定会找到那贼人，把蝶儿救出来的。”

摇摇头，柳布衣也不愿这么说，“衙门里的人调查过了，蝶儿该是摔下了山崖才是。至于找不到她的尸首，或许是因为遇到了猛兽……”柳父话声未毕，已被逸江打断。

“不会的！”心痛的制止他的话，逸江怎么也不相信他心爱的小妻子会遭遇这样的事。

“柳叔父，我相信蝶儿绝对没有死的。生见人、死见尸，只要一天没有亲眼所见，我就一天不相信蝶儿已死。”

“逸江，柳叔没瞧错人，把蝶儿交给你，是柳叔最放心的事。可惜蝶儿没这福气。”

“不会的，蝶儿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柳叔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把蝶儿找回的。”许下承诺，逸江发誓定要寻回自己的小妻子。

在休养了一个多月之后，小蝶总算是脱离了险境，只是身子还是很虚弱。剑南决定待小蝶身子好些时，就带她回京去。

“小东西，喝药了！”重伤初愈的小蝶无力端起汤碗，因此每次吃药都是剑南亲自喂她。这些事他明明交代下人即可，但他却不放心，总是要自己来。

“不要叫人家小东西嘛！”小蝶软声的抗议着。

剑南轻笑了下，他就爱唤她小东西，尤其每回听着小蝶用她特有的娇软嗓音反驳时，他就更爱这般喊着她。“还有别的事吗？”剑南轻柔的问着。

摇了摇头，喝下药的小蝶依在他胸前，睡意越来越浓。这些时日她总是夜夜惊梦，根本睡不好。或许是因为当初她张开眼第一个瞧见的就是他，因此只有剑南抱着她时，她才不会害怕，才能睡得下，所以她也越来越依赖着他了。

见小蝶沉沉睡着，剑南轻抚着她的柔发，他没发觉自己向来冷然的眼中流露出疼惜的神色。

就这样又休养了一个多月，待子奇由京里送来了小蝶全新的衣物，剑南便带她回京去。陪她坐在马车内，审视着她额上的伤痕，即使他用了宫内最好的金创药，但她当初实在伤得太重，还是免不了留下了疤痕。幸好伤在额际，可用刘海遮掩，若不细看并不明显。

“很丑！对不对？”望着剑南那抿着嘴不说话的表情的表情，小蝶有些伤心。

“不会！”

“可是……”虽是不怎么明显，但它总是存在的。

“没关系的！你永远是我剑南哥哥最美的小仙子。”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难道你不相信剑南哥哥吗？”

“相信！”点点头，小蝶眼中开始浮出一丝的疑惑，“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是怎么受伤的呢？”

“不是告诉过你，别再想了，当心一会儿又头疼了。”

“可是我好怕！”小蝶不由的又偎进了他的怀里，只觉惟有在他怀中才能心安。

“怕什么？有剑南哥哥在，没什么好怕的。”是啊！今后他将掌握小东西的一切，她将为他所有。

“可是我连爹娘他们都记不得了，他们会不会很凶？会不会不喜欢我呢？”

“小傻蛋！姑丈和姑母疼你疼的不得了，怎么会不喜欢你？要是他们知道我没好好照顾你，肯定会罚我的。”

“我……我不会让他们罚你的。”低声的说了句。是的！她是不记得所有的事了，可是剑南哥哥说的那么真切，必然不会骗她的。

一想到这点，小蝶的心终于安了。噙着笑，在睡梦之中，马车载着他们一路往京城而去。江南，离她是越来越远了。

雨涵嫁进柳家已有数月，却从未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原以为父亲千挑万选的佳婿，而公婆又是极为慈爱之人，入门之后该是和乐美满的。不料因为小姑的失踪，婆婆将所有的过错全怪在她身上，连带着夫君亦对她冷淡，二人几乎是过着同床异梦的日子。

而夫君与杨家公子数度寻访未果，更使婆婆对她不喜，总是藉机百事挑剔。

“小姐。”陪嫁过来的丫环双儿对小姐的委屈明显看在眼里，也为她心疼着。

“双儿，说过多少遍了，在柳家庄不可再喊小姐二字。我现在是成婚的妇人了，你该称我少夫人才是。”指正着贴身丫环，雨涵不希望再起事端。

“可是……”望着这自小服侍大的小姐，双儿忍不住要为她哭泣，“老夫人这样待你，未免太不公平了。”

“双儿，噤声！”低声喝止丫环，雨涵连忙看了下门外，幸好无人经过，否则传入了婆婆或夫君耳中，只怕就要出事了。

“小姐、小姐。”双儿忍不住低泣出声，“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还忍得下去呢？想在家可也是倍受老爷夫人宠爱的，要是他们知道你在这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绝对会心疼死的。”

“双儿，”拭去眼角的泪，雨涵故作坚强的说：“我很好，你别再胡说了。”

“姑爷为什么就是不肯替你说句话呢？”双儿替她抱不平，“只要他肯帮你说句话，我想老夫人应该就不会再为难你才是。”

“双儿，别多嘴！夫君有他的事要办，别拿这等小事麻烦他。而且婆婆她的身子不好，做媳妇的怎可有怨言呢？过来帮帮我吧！夫君明日要同杨公子出门去，你帮我把东西整理一下。”

飞絮站在房门口听着自己的妻子和婢女二人的对话，他也知如此待她太不公平，可这世上真有公平之事吗？

他纯真善良的妹子生死不明，慈祥和蔼的双亲失去欢颜，而素来开朗豪爽的逸江则再不知言笑为何物。若非为着他当日的迎亲，这一切便不会发生。该怨谁呢？当真是命吗？

刚过午时，剑南带着小蝶回到了京城，下人出城来迎接他们，告知平、沈二家都已在沈府中等待了。

随着剑南来到沈府，小蝶紧依在他的身傍，不安的望着所有人。对她而言，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陌生，她就连一丝的印象都没有，体会到这点，她更偎入了剑南怀里。

靖南王爷、王妃以及沈相爷夫妻就这么静静望着这二人，眼前这名小女孩生得娇美绝伦，怪不得剑南这么另眼看待。再细加打量，只见她虽然年幼，却自有一股娇贵的气息，足见她必然受过良好的教养。

沈相爷夫妻成婚多年一直没有子嗣，忽然侄儿为自己带回了个小女儿，沈夫人忍不住欣喜，望着她开口道：“小蝶，怎么了？出门一趟，连娘都认不得了？”

望着剑南对她点了点头，小蝶软软的喊了句：“娘！”

一听小蝶叫娘，沈夫人更是开心，忙走到她面前抱住了她，“怎么了？对娘这么生疏，是不是剑南欺负你了。别怕！告诉娘，娘必定会好好教训他的。”

“没有！剑南哥哥对我很好的。”听到母亲如此说，小蝶心中虽还不踏实，却立刻开口替他辩驳。

只见另一名贵妇走上前笑着问：“小蝶，要是剑南真的欺负你，你告诉舅妈没关系，舅妈一定会帮你作主的。”

“剑南哥哥真的对我很好的。”

“那就好！累了吧？我让青儿带你下去休息。”沈夫人拉着小蝶的手，掩不住对她的喜爱。为避免下人露了口风，他们称小蝶是剑南到老家带回的。因此除了靖南王爷夫妻及沈相爷夫妻外，知道小蝶身世的就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剑南哥哥！”小蝶惊慌的回头寻找唯一熟识的身影。

听得她喊，剑南连忙赶上前安抚着她：“乖！你累了，先随姑姑下去休息，明儿个剑南哥哥再来看你。”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乖乖，这样剑南哥哥才疼你。”语气虽柔和，但话中的命令意味让人不容拒绝。

“好！”听得剑南如此说，小蝶强压下心中的不安，随着母亲及婢女回房。

“剑南，咱们也该回去了。”靖南王爷开了口。

“是！姑丈，剑南先告辞了。”

回到靖南王府，剑南坚持是因为查不出小蝶的身世，怜她重伤初愈，想到姑母一直没有子女，这才将她带回的。

知道在剑南这儿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靖南王又命慕白前来问明当日情形。

慕白不敢隐瞒，“当时属下并无彻底调查，不过……”顿了下，“在江南苏杭一带的杭州首富柳布衣，人称江南第一神医，他晚年得一女，闺名唤做柳梦蝶，自幼许配名剑山庄少庄主，今年六月四日正是她十四岁的生日。听说，她不仅擅织且擅绣。”

“六月初四？荷花生辰。”

“正是！”

沉吟了下，“你是说小蝶便是那柳家的姑娘吗？”这可有些难，瞧小妹及妻子的神情，分明是喜欢极那女娃儿，若她真是柳梦蝶，那不通知柳家则于情于理都不合。

“属下不敢肯定！”

剑南开口反驳：“瞧小东西那模样，有个十二岁就已是很多了，怎么可能会十四了？”瞧她那娇小的模样，要真有十四岁，肯定是她家人苛刻了她，剑南不满的想着。只是他倒没想到，小蝶受伤后，身子瘦弱了许多，瞧来自然更小了。

听得剑南如此说，靖南王爷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小蝶要真是柳家女，通知柳家的结果必然是失去了她；如若她不是，那通知了柳家，定会对小蝶造成伤害的。更何况，小蝶瞧来也确实不似有十四岁的样子。

思虑再三，靖南王终于作出了决定，“这事就到此为止。从今天起，小蝶是沈家的千金，是咱们靖南王府的表小姐，大家要记住了。”

“是！”

剑南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无法入睡，几次不由自主的伸出手来，才发现这二个多月来，因为小蝶夜里睡不好，所以都是他抱着她睡的，没想到竟养成了这习惯。而今少了小东西在怀里，居然睡不着了。

起身穿了外衣，剑南翻过王府的围墙，沈家就在一墙之隔而已。知道姑母将原有的兰园改为了蝶园让小蝶居住，他不加思索的来到。

站在小蝶的房门口，望着已熄了灯的屋里，剑南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莫名其妙，他是怎么了？女人对他而言，向来是麻烦的代表，留下小东西已经是破了例，而今他居然又做出翻墙这么反常的事来？正要转身离去，却听到屋里有哭声传出。听明是小蝶的声音，他心中猛地一震，连忙伸手推开了房门。

骤然听到开门的声音，小蝶又惊又惧，颤抖着声音问：“谁？是谁？”

“小东西别怕！是我，”掀开了帘布，就见她正拳缩在床角，剑南还不及思考，只觉一阵心疼立时涌上。

“剑南哥哥！”哭喊了一声，小蝶连忙扑到他的怀里。

“怎么？为什么哭了？出了什么事吗？别怕！”连忙将那颤抖的小身子紧搂在怀里，剑南轻声的安抚着。

“我头好疼，又一直做恶梦。”小蝶哽咽的诉说着，惟有在剑南怀里她才能感到安心。

“怎么会又头疼了呢？”

“我都想不起爹娘的事，而且这里的一切我都觉得好陌生！要是我真的想不起来，爹娘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抬起头，那满是泪痕的小脸让剑南心都揪紧了。

“要是想不起来就别想，免得头又疼了。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就算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反正日后你自然会熟悉的。”

“真的吗？”

“当然啦，别怕！”和衣躺在她身边，将她抱入怀里，“剑南哥哥陪你，你乖乖的睡，不用怕作恶梦了。”

“嗯。”小蝶依在他怀里，心渐渐的平静了下来，终于沉沉入睡。赶了几天的路，剑南也累了，就这么抱着她睡着了。

天一亮，青儿带着二个丫头捧水进了房门，正打算唤醒小蝶，却见剑南掀开帐幔下床来。青儿一愣，“小王爷，您怎么会在这儿呢？”

正要制止青儿，却听到了小蝶的惊呼。

“剑南哥哥！”感觉到身旁的人不在，小蝶即刻惊醒了过来。

“我在！没事的，别怕！天亮了，要不要起来了呢？”不悦的瞪了青儿一眼，剑南立时回身搂住了小蝶。

“小王爷，让青儿来吧！小王爷也该回去换件衣服了。”青儿连忙颤着声说。

“好吧！小东西，剑南哥哥待会儿再来陪你用早膳。”

“好！”小蝶乖巧的回了一句。

青儿在一旁惊疑不定，方才见小王爷的神色冷厉，她还以为要遭他严惩，没想到现在他居然会对小姐笑的如此柔和，和平日完全不同，真是叫人吃惊。

换好了衣衫，剑南径自来到沈家。一见到他，沈夫人开口问：“剑南，昨儿个你睡小蝶房里，是不是？”

望了婢女一眼，剑南也不否认，“是啊！这阵子她直做恶梦，我怕她自个儿不敢睡，才去陪她的。话说回来，青儿真是太失职了，昨天晚上小东西哭的眼都红了，她居然不知道。”剑南语气冷硬连脸色都沉了下来。只要一想到小蝶昨儿个缩在床角的情形，他的心就不由自主的纠成了一团。

“不要叫人家小东西嘛！”听得剑南的称呼，小蝶娇声娇气的又一次抗议着。却见剑南只是笑了笑，根本不予理会。

“怎么？小蝶常做恶梦吗？”沈夫人一听这话，忙问了句。

“我没事的，只是很多事儿想不起来，有些头疼而已。”小蝶连忙说着，不想让大家为她多费事。

“没事就好！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得说，别自个儿忍着，知道吗？”望着眼前这娇

美乖巧的小女娃，想到以后她将是自己的掌上明珠，她越瞧越是心喜，沈夫人不由的将一腔母爱全投注在她身上了。

“我知道的，娘！”乖巧的回答了句。

听到小蝶的一声娘，沈夫人的眼眶不禁红了起来。她成亲多年一直没有子女，而今居然能有个柔顺可人的女儿，叫她怎不感动？

“剑南，一起坐下来用饭吧！”

就见剑南长臂一伸，将小蝶抱入了怀里，让她坐在他腿上，一手环在她的腰际，另一手则夹起饭菜喂她。因为当初小蝶重伤初愈，根本无力端起碗筷，所以他才自个儿喂她的，却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这习惯。

沈夫人一见微微愣了下，剑南向来对任何女子都不假颜色的，今日居然会对小蝶如此的呵护备至，难道他是因为喜欢上这孩子，才特地带她回京的吗？虽然不知她的身世究竟为何，可是瞧她气质高雅，该当是出身好人家的女儿才是。

望着剑南那未曾见过的温柔神情，沈夫人不由的笑了起来，看来剑南不仅为他们夫妻带个女儿回来，八成也为他自己找个老婆了呢！

### 第03节

---

小蝶坐在园中的亭子里，望着园中的林荫假山，心中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想了又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脑中有一片嫣红姹紫的情景飞掠而过，却快的让她捕捉不到。

她站起身来，想到隔壁的靖南王府，或许她方才脑中闪过的是王府景象也说不定，她打算前去瞧瞧。

“小姐，你要上哪儿去呢？”青儿一见她站起往门口走去，立时上前询问了声。

“我上舅舅家。”她要去瞧瞧他们的园子。

“让青儿陪小姐一道。”带着小蝶往二家互通的门而行，因为二户紧邻，故特地开一小门，以利互相往来。

来到靖南王府，小蝶失望的发现这里也同自家一般，全都是假山绿荫的楼台建筑，那她脑中的情景究竟是何处？

正自沉思，蓦地背后有声清脆的嗓音传来：“表哥、表哥！”

听到声音，小蝶转头望向来人，只见是一名高挑美丽的女子。她看来年纪较自己大些，一身的马术劲装更显英姿飒爽。

难得靖南王府居然会有女子，珍珠不由的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人。只见她瞧来年纪幼小，但却是娇美绝伦，小小的模样格外惹人怜爱。她不禁开口问道：“你是谁？为何会在这儿？”

小蝶望着她，也反问道：“那你又是谁啊？”

一旁的婢女听得小蝶的话，立时上前一步怒斥道：“大胆丫头，咱们郡主问你话居然敢不答？”

青儿自是认得三王爷府的珍珠郡主，连忙开口要替主人解释：“郡主误会了……”青儿话声未毕，立时被翠儿打断。

“谁问你话来着？胆敢擅自回答。该打！”翠儿先行喝止。

珍珠听得翠儿的话，也不做表示，她倒要瞧瞧眼前这个小女孩会如何做。

见主人没表示，翠儿立时要上前责打青儿，小蝶赶忙拦在前面，“不许你们打青儿。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可以随便动手打人？”原是义正词严的话，但从小蝶的口中说来，却是娇娇软软的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翠儿趾高气扬的警告着：“小丫头，你要是不闪开，我就连你一块儿打。”

“是郡主又怎地？青儿没犯错，不许你们打人。”小蝶挡在前面不肯退让。

青儿心中又是着急又是感动，做主子的有几个会将她们这等下人的生死放在心上？而今小姐却拦在身前帮她挡祸，她只觉得就算立时要她为小蝶而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见小蝶不闪，翠儿不耐烦了，“你要自个儿讨打，就怪不得我了。”她高举了手，准备狠狠赏她们几巴掌。

青儿连忙将小蝶护在怀里，口中喊着：“郡主饶命，这不关小姐的事，你别伤了小姐。”

小蝶见翠儿手掌挥下，心中一惊，紧闭着眼，不禁脱口喊着：“剑南哥哥！”

翠儿手还没打下，只觉一股劲风袭至，她站身不住，整个人摔了出去。

珍珠原只是想吓吓小蝶，见翠儿真要动手，正准备开口制止，却见翠儿已然摔倒在地，她不由的一愣，却见剑南不知何时已到了小蝶身边。

只见他的眼神冷冽无比的望着珍珠主仆，却对小蝶柔声的问着：“怎么了？小东西，叫剑南哥哥有事吗？”

“剑南哥哥！”抬头见到剑南就在自己身边，小蝶连忙扑进他怀里，戒慎的望着珍珠主仆二人。

“什么事呢？有谁欺负你吗？”望着不及自己胸口的小娃娃？剑南一股保护欲油然而生。不知怎地，虽然剑南的语气平和的无一丝的异状，可小蝶就是知道要是她说出翠儿想打她们的事，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她摇了摇头，“没事。”

“真的吗？不许撒谎哦！”

“嗯。”点了点头，小蝶拉着他的衣袖，软声要求着：“剑南哥哥不要生气，我真的没事的。”剑南有些惊讶的望着她，她居然感觉得出他的怒气？他不由的笑了出来，小东西越来越有趣了。

“进去吧！”没多费心理会珍珠，剑南径自带着小蝶进屋。

珍珠原本还有些不安，方才表哥的神情像是要撕了她们似的，可是那个小娃娃一句话，就让他怒气全消了，那名女子到底是何人？

珍珠在同辈中是年纪最小的，自小便受宠。但她虽然娇蛮任性，却是天生吃软不吃硬的个性，见小蝶居然还会为她说话，对她不禁生了好感。

“你怎么自个儿过来了？”带着小蝶入内，剑南不理睬珍珠，径自问着。

“我来瞧园子的。”小蝶据实以告。

“哦？为什么来瞧园子？”小东西想起什么了吗？剑南心中沉思着。这可不成，他才正觉得好玩，要是让她想起了往事，那不就太扫兴了。

“没有啊！”小蝶侧着脑袋想了想，有些不确定的说：“我只是觉得花园不大对，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哪会少什么，你啊，八成是在外头瞧见了什么漂亮的庭园，打算将自家儿弄成那样了。是也不是？”剑南轻描淡写的带过。

是吗？原来那不是自个家里的，可是为什么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呢？小蝶仔细的又想了一遍，还是理不出头绪来。

见她侧着头努力的想着，剑南不悦的搂紧她，“别胡思乱想，当心又头疼了。”

珍珠见二人自顾自的说话，全然不将她放在眼中，语气不善的询问着：“表哥，她是谁？”

剑南冷冷的望着她，“我哪有那个荣幸能成为珍珠郡主的表哥呢？小东西才是我的表妹呢！”任何人胆敢想伤害他的小东西，他都不会轻饶的。

珍珠的父亲乃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而靖南王爷则是因功高而封王，因此珍珠虽称剑南一声表哥，实则二人并无血缘关系。

“表哥，你生气了吗？”奇怪！表哥从来就不曾护着谁来着，怎地他对这小娃娃这般反常？“岂敢！我怎么敢得罪高贵的珍珠郡主呢？”剑南还是冷冷的。没费神应付珍珠，他专心于小蝶的柔发，将它缠在手中把玩。嗯！小东西浑身香喷喷的，身子更是柔软，抱着真舒服。

“表哥，”珍珠低喊了声。不过她也好奇坐在他怀里的小女孩，带着怀疑的眼神，“她真是你的表妹吗？怎地我从来就没见过她？”

“当然是真的啊！她可是姑姑最心爱的独生女呢，怎么会假？”

瞧了小蝶片刻，珍珠开口问着：“我叫珍珠，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仔细打量着小蝶，只见她长相娇美无瑕，宛若白玉娃娃般惹人怜爱。珍珠从未见过比她还小的女娃娃，好奇之余，心中对她的好感更甚了些。

“小蝶，我的名字叫沈小蝶。”软软的回了珍珠的问话，小蝶的轻柔话语就连珍珠亦为她心折。

“小蝶，你多大了？”听得小蝶的吴侬软语，珍珠从未听过这样的语气，当下只觉心中一

阵舒畅。

小蝶尚未回答，就听得靖南王妃的声音由内传出：“小蝶十二了，六月初四正好是她十二岁的生辰。”因为剑南坚持小蝶至多只有十二岁，因此众人就此将错就错。

“你才十二？好小哦！”眸子转了转，珍珠决定喜欢小蝶。“我比你大了三岁，以后你就喊我珍珠姐姐好了。”

“珍珠姐姐！”小蝶乖巧的喊了声，让珍珠更是心喜。

她从头上拔下一支金钗，插在小蝶头上，“\*！这是姐姐送你的。”

“这……”小蝶还在犹豫，靖南王妃见珍珠脸色微沉，连忙打着圆场：“小蝶，这是珍珠郡主的好意，你就收下吧！”

“是，谢谢珍珠姐姐。”小蝶起身行了个礼。

剑南伸手将小蝶搂回怀里，对于珍珠引起她的注意，心中有着莫名的不悦。

时序进了秋，小蝶上京已有了近半年的时候，对于北方的气候却始终无法适应，连着病了几场，叫众人心疼极了。

“小东西，快起来了。”剑南站在小蝶的床前，唤着缩在被窝里的小人儿。

“……”只听得被中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却不见她探头出来。

等了半天，剑南再忍不住一把连人带棉被的抱起，让她的小脑袋露出来。“青儿，手脚利落点，可别又让小东西着凉了。”见小蝶终于张开了眼，他忙着交代几个丫头，自己则退出内室。

青儿快手快脚的帮小蝶换好衣衫，用被风将她包紧了起来，这才重新拉起帘子，几名小丫头连忙将水捧来，几个人赶着帮她梳洗好。

剑南微皱着眉看着小蝶浑身包得紧紧的，就只露出个小脸蛋，瞧来更像个娃娃了。

不过才秋天，小东西就撑不住，要入了冬可怎么得了？

“小东西，听说你昨晚儿又没用膳了，是不是？”这小东西只要他一时半刻没盯紧，她就偷懒不吃饭，难怪都不长肉，老是轻得像风一吹就要飞走似的。

偎入了剑南怀里，小蝶没气没力的回答：“嗯！天儿好冷，吃不下。”

“这怎么成？你就是都不吃，难怪身子骨一直那么差。”接过青儿手中的参汤，“把这喝了。”剑南心知这是因为小蝶当日伤得太重，所以身子一直好不了，加上又受不了京城的气候，即使他们用心的帮她调养，还是成效不大。

听话的将参汤喝下，小蝶精神不振的半闭着眼。

靖南王妃一进门就瞧见这情形，忍不住心疼，连忙喊着：“小蝶，来瞧瞧舅妈给你带了什么东西来。”

“舅妈！”强撑着精神，小蝶起身向靖南王妃行礼。

“别多礼了！来瞧瞧。”转头喊着下人：“将蝶小姐的东西送上。”

只见几个丫环鱼贯进来，将东西摆上。小蝶仔细一瞧，是几件棉袄、披风，还有二件轻暖的狐皮、貂裘，其中一件甚至是罕见的紫貂。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靖南王妃问着。二家从来就没有这么小的女娃，小蝶的乖巧贴心让众人全由内心里疼惜着她。

“喜欢！谢谢舅妈。”

“乖！舅妈今儿个陪你用膳，听你娘说，你这些天都没什么吃是不是？这可不成哦！得多吃些，身子骨才会健壮的。”王妃搂过小蝶，她一直想要有个女儿，可惜没能如愿，如今有了小蝶，是她最高兴的事了。

“是！”

有了轻暖狐裘，再加上相府的细心调养，每日人参、灵芝从不间断，往后的日子里小蝶总算是平安的度过了。

头一回除夕夜多了个小女娃，二家决定一起围炉过年。

一整天都没看到小蝶的身影，剑南心下疑惑，偏偏连青儿都不见，让他联想找个人来问问都不成。

剑南随处瞧了一遍，却始终都瞧不见小蝶。相府说大虽不算太大，可要说小是绝对不小的，要是小东西真有心躲着他的话，那他大概三天也找不着人。剑南脸色阴沉沉的，往日小蝶总是整天腻在他身旁，一下子不见人还真是不习惯。

到得晚膳时终于见到了小蝶，屋里炉火正旺，她脱下狐裘及大红锦袄，里面是一身柔柔的粉红。

“小东西，你一整天都上哪儿去了？”小蝶一如往常自动坐入他的怀里，剑南不满的要推开她，他可没忘了这小东西整天躲着他的事。

小蝶紧紧的依着，可怜兮兮的望着他，“剑南哥哥！”

见她那模样，剑南再有气也消了大半，反手将她紧搂在怀里，“为什么整天都没瞧着你？”

“人家今天很忙嘛！”软软的偎在他怀里，小蝶轻声的解释着。

“忙？”剑南有些不解的望着她。

此时下人开始上菜，不多时放满了整桌，只见向来少见的南方菜色摆得满满，丰盛的引人食指大动。

“咱们的厨子今儿个手艺似乎进步了不少呢？”沈夫人见着满桌香气诱人的菜，夸赞了声。就听得上菜的厨娘连忙说明：“不是的！今儿个的菜可都是小姐亲手做的呢。”

“小东西，是你？”望着怀里的女娃儿，剑南有些惊讶。

“对啊！”小蝶不以为意的回答着：“每年就只有这时候你们才肯让人家下厨嘛！”

听到小蝶的回答，众人脸色全都一变，不知该如何应答才好。

沈相爷连忙说：“难得小蝶亲自下厨，咱们可别辜负了这一桌好菜。”

“是啊，咱们还是快用吧，否则菜都凉了。”靖南王也附和著。

大伙儿一吃，眼睛全都为之一亮，没想到小蝶小小年纪居然有这么好的手艺。可是众人惟恐小蝶怀疑，都不敢露出太惊奇的神情。

见舅父夹了个水饺，小蝶笑着说：“咱们可得瞧瞧今年会是谁得了好采头呢！”

正不知小蝶是何意时，沈相爷忽然发现口中的水饺中似另有异物，吐出一看，居然是个小小的金元宝。

小蝶一见高兴的拍着手，“哇！是爹爹得了好运呢！那爹爹今年一整年必定会事事顺心如意的。”

“原来还有这等的不同呢！”众人一看全都笑开了。

“来、大过年妹婿陪我喝个二杯吧！”靖南王爷心中高兴，忙着邀沈相爷饮酒。

“大家就干一杯吧！”众人举杯互敬。

小蝶好奇的望着大家喝得高兴，趁着剑南没注意之时，捧起他的酒杯，将杯中残酒一口喝下。蓦地浑身一颤，忙掩住了口干呕。

剑南发觉怀中人儿颤抖了下，连忙盛了碗热汤，“快喝下！”待得小蝶喝下汤，他心中又气又疼，语气冲了起来：“谁许你喝这来着？也不秤秤自己的斤两，这玩意儿可是你喝得的吗？”

听得剑南语气严厉，再见他一脸的不豫，小蝶的泪珠儿在眼中不住的打转。

靖南王妃急忙护着外甥女，责备儿子：“剑南，你这是做什么？小蝶不过是好奇罢了，瞧你吓坏她了。”

见小蝶泪要滚落，剑南缓下了脸色，“小东西，大过年的，可不许哭哦！”转头命令着下人：“青儿，你到王府去，找总管要瓶玫瑰露来。”

“是！”青儿应声而去，不多久取来了一只白玉瓶。

“小东西喝这个。”剑南倒了一杯，霎时花香四溢。“这甜甜的，才适合你喝。”

“你不生气了？”小蝶怯怯的问了句。

“小傻蛋，剑南哥哥怎会生你的气，我是心疼你喝了那东西会不舒服的。”

听得剑南这么说，小蝶总算重新露出了笑容。不多久大家又谈笑开来，将那一小段插曲给忘怀了。

席间笑语不断，剑南头一回发现，原来年可以过得这般的热闹有趣，对怀中的小女娃不由的更是疼惜了。

“小蝶！”人未至，珍珠清脆的嗓音先传了进来。

一见珍珠进房门，小蝶还不及将手中的东西放下，连忙站起身来，“珍珠姐姐！”

“小蝶，你在做什么？”望着小蝶手里的衣料，珍珠好奇的拿起来瞧着。“好美的图儿，小蝶的手真是巧，绣出来的东西似活的般。”

“我正在帮剑南哥哥裁件衣衫，顺道帮他纳双新鞋。”不同于珍珠的清亮嗓音，小蝶一径的轻言细语。“珍珠姐姐要是喜欢，待我手上这完成了，也绣件东西给姐姐吧！”

一听小蝶提起剑南，珍珠不由的撇了下嘴。她跟剑南自小就不合，所有人都会瞧在她年幼让她三分，就只有他，二人只差没从小打到大而已。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她跟剑南之间反倒更像亲兄妹。

“不用了！我什么都不缺的。”说着将她手中的东西抢下，“别做了，那个人的衣衫有什么好做的？”珍珠兴致勃勃的拉着她，“走！我听说最近极品轩出了几味新的点心，我带你尝尝去。”

“可是……”

“别可是了！”珍珠见青儿站在一边，连声喊着：“喂！你叫青儿是不是？快帮小蝶换件外出的衣裳，我要带她出去。”

“是！”青儿不敢耽误，连忙去取来小蝶的衣衫，一边问着：“就郡主和小姐二人出门吗？要不要告诉小王爷一声？”

“告诉他做什么？”珍珠不肯，“我才不要！要是表哥知道了，他绝对会阻止的，到时候少不得又要对着我横眉竖眼了。”

“不会的，剑南哥哥人很好的。”小蝶一听连忙帮剑南说话。

“很好？八成就只有你这个小傻蛋会说他是好人了。”珍珠撇撇嘴，“别提他了，咱们还是快些走吧！待咱们吃饱喝足了，我再带你到天桥瞧把戏去，你定会喜欢的。”

青儿连忙道：“就郡主和小姐二人吗？是否要青儿跟随，也好侍候二位小姐。”

“不用了！”见小蝶换好了衣衫，珍珠兴冲冲的拉着她出门而去。难得有个比自己小的娃娃儿，而且又深得她的缘，她自然要趁这机会多疼疼她才是。

青儿见只她们二名女子出门，心下觉得不甚妥当，连忙禀告了夫人。沈夫人一听也觉不好，忙要她到隔壁去告知剑南。

谁知青儿到得靖南王府，却碰上剑南正好外出了，青儿只得留下话回去。

#### 第04节

---

一年多的时间，逸江和飞絮找遍了大江南北，从江南一路寻到了京城，却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逸江，休息一下吧！这一年多来，你几乎都没有好好休息过。生死有命，或许蝶儿她……”飞絮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他也不愿相信小妹居然会如此薄命。

“不！蝶儿没有死，她不会死的。”低声的说着，逸江像是在安慰飞絮，更像是在安慰着自己。除非寻到了梦蝶的尸体，否则他怎么也不愿相信他的小妻子会就这么永远离开人世了。

“逸江……”飞絮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他也不愿相信小妹已死的事，可是他们已经足足追查一年有余。这一年多来，他们走遍全国各地，寻遍每个角落，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往那花街柳巷、青楼楚馆寻找，却连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他已经没有信心了。

“要是京城中找不着，我就再往北找。”逸江不肯死心。

“再出去就是关外了。”如果蝶儿真的是落入贼人的手中，除非对方原是关外人士，否则该不至于带着个弱女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去。”逸江轻轻的说着，语气中的坚定却是不容置疑。

“逸江……”飞絮不由的动容了。他知道逸江喜欢梦蝶，但一直以为他待她只是兄妹之情，毕竟蝶儿实在太小了，可是他怎么都想不到他竟会用情如此的深。眼看这些日子以来，逸江由一个开朗活跃的年轻人，变成了今日的沉静寡言，他实为他感到心酸。“或许，咱们该死心了。”他也不愿这么说，因为这么一来等于宣判了爱妹的死亡，可是一年多了，就连一丝的消息都没有，他实在是没那个信心了。

“我不会死心的，除非亲眼看到蝶儿的尸体，否则我永远都不会死心的。”逸江低声说着，语气中却有着不容改变的决心。

想了想，再这么盲目的追查下去也不是办法，“或许咱们可以换条路寻找。”飞絮建议着。“还有什么法子吗？”逸江根本不抱希望，因为若有更好的方法，飞絮不可能不说。

“我想咱们或许可以从最有嫌疑的人下手。换个方向去寻找，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可是咱们又没有线索。”

“当时杨伯父追查过一阵子，有几个嫌犯，或许咱们可以从这些人着手。”杨雄天早让人查过，其中西门非曾到过杭州，却在蝶儿出事之后不见人影，因此他是最可疑的人了。

逸江的眼沉了下来，要让他知道是谁伤害了蝶儿，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怎么样？咱们可要去找那些人谈谈。”说谈是客气的讲法，要真让他们查出事情是谁做的，那人就死定了。

“嗯！京城中如果再寻不到消息，咱们就直接找那些人去。”

“小蝶，咱们待会儿先到极品轩吃点东西，再到天桥瞧把戏去，好不好？”珍珠放柔了声音问着。在极品轩门口，她将小蝶扶下马车，让车夫至后院等待。

珍珠向来心高气傲，不将旁人放在眼中，偏生小蝶就是对了她的眼，她就是喜欢她，因此待她也就如同亲妹妹般的疼惜了。

“好！珍珠姐姐，你说有新的点心，是些什么呢？咱们为什么不找剑南哥哥一块儿来。”小蝶好奇的问着。上京快一年，她的话中不再有当初的杭州腔调，已然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了。

珍珠没回答小蝶的话，径自带着她进了极品轩，“掌柜的，给咱们来间雅房。”

“是、是，二位小姐请随我来。”见是三王府的珍珠郡主，掌柜的不敢怠慢，连忙将她们迎了进去。

“哪来的二位漂亮姑娘？居然单身就出门了，真是好大的胆子呢！”就听得极品轩中有人好奇着二人的身份。毕竟虽是太平盛世，但二名衣着华丽的女子单独出门，总不是寻常的事。

另有那晓事的忙制止道：“快别胡说！那名瞧来年幼些的姑娘我是不知她的身份，但另一个的来头可不小呢！她可是三王爷的独生爱女，”蓦地压低了嗓音：“就是京城中顶顶有名的刁蛮郡主呢！”

“原来如此！有三王爷当靠山，怪不得什么都不怕呢！”众人窃窃私语着。

“可不是！那种贵族千金可不是咱们这等平凡百姓得罪得起的，还是别多话，省得到时惹祸上身可不妙了。”

在追寻无果之后，飞絮和逸江决定另寻它法，正要动身上马，逸江突地愣住了。

“逸江，你怎么了？”飞絮上了马，发现逸江神色不对的四处张望，忙问了句。

“我好像听到蝶儿的声音。”虽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虽是短短的几个字，但分明是他梦寐以求的人儿，只是环顾四周为何见不到那熟悉的身影呢？

“有吗？”听得逸江这么说，飞絮也连忙抬头向四周望了望。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怎么也没瞧见他们的小宝贝。“会是你多心了么？没瞧见人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不定是你太想念蝶儿，所以才会将旁人的声音听成了是她。”

“是吗？”左右又张望了下，实在没瞧见那让他魂牵梦萦的娇颜，逸江这才终于死心的上马。

策马经过了极品轩，只见里面人潮汹涌，逸江没有多做停留。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苦苦追寻的人儿，居然近在咫尺，却又擦身而过。

吃喝过了，珍珠果然带着小蝶到天桥去瞧把戏。小蝶从没瞧过这些，好奇的紧，见到了精彩处，高兴的直鼓掌。“珍珠姐姐，你瞧他们好厉害哦！”

“我就知道你你会喜欢。”珍珠得意的望着小蝶，只见她因为兴奋而染红了双颊，使原本就绝美的小脸蛋更为诱人。

甜美的嗓音引起了众人注目，就见一个富家装扮的男子走到二人面前，“唷！哪来的二位美人儿？长得真不赖！”伸手就打算去摸小蝶的小脸蛋。

小蝶惊呼一声，珍珠连忙将她护到背后，就听得珍珠怒声喝道：“滚！”

“摸摸又不会少块肉，有什么关系呢？”那人不死心，硬是要碰她们二人。

珍珠见状，心下大怒，抽出了鞭子，一鞭抽得他高声惨叫。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伤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那人被抽疼了背，抽得他心一狠，决定非将小蝶她们抓住不可。“乖乖跟本少爷走，那我还会怜香惜玉，不然的话，哼哼！告诉你，我爹可是在朝为官的，你们要是不肯，我就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对着身后的随从喊着：“把这二个女的给我捉起来。”

珍珠实在气极了，想她堂堂三王爷的千金，当今皇上的亲侄女，谁敢对她不敬？而这不知死活的家伙居然敢来惹她？她手中鞭子挥得更急，惹的那人更是生气，连声命令手下捉人。

珍珠努力的对付那些手下，而那人则向着小蝶逼近。小蝶愣愣的望着眼前男子耍狠的模样，内心有一股莫名的恐惧不断升起。

“倒不知令尊是什么官职呢？肯定是很大的官吧！”蓦地剑南的声音由后方冷冷的传了过来。

没留意到剑南的来到，小蝶惊悸的抓紧胸口，泪早已无知觉的布满俏脸，整个人不住的颤抖。

不知死到临头的人还兀自洋洋得意，“那当然，我爹可是堂堂工部侍郎。怕了吧？”

“是吗？”伸手搂过小蝶，剑南立刻发现她不对劲，只见她呆愣愣的望着前方，眼中却全无焦距，像是望着遥远的别处般。剑南心下一惊，急忙喊着：“小东西！”

小蝶浑身颤抖，用手抱住了头，“痛！痛！”

“小东西？”剑南又急喊了声。

“不要……不要……”无助的摇着头，小蝶整个人摇摇欲坠的。

剑南一见情形不对，下指如风迅速的点了她的昏穴，小蝶软软的倒入他怀里。止不住心中怒气，剑南抱起小蝶，飞快的一脚将那人踢往一旁，怒声道：“你最好保佑小东西没事，要是她有个一丝半毫的不对，你就留意项上的人头吧！”说着不再逗留，转身匆匆离开。

珍珠呆在现场，虽然剑南为人冷峻，她却从未见他真的动怒过，因为他向来一个眼神就足以令人畏惧了。而今，他发了那么大的脾气，难道是为了小蝶？

慕白打发了那些随从，望着剑南已急速离开，转头对珍珠询问着：“可要属下送珍珠郡主回府？”

听到“珍珠郡主”四字，那名侍郎之子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今日居然会惹上个不该惹的人。

回头瞪了那人一眼，珍珠又是一鞭挥出，“你这条狗命就暂时寄放着吧！等本郡主有空闲了，自然会来收拾你的。”说完，急忙要追剑南而去。

慕白制止她，“郡主，小王爷现下心情正差，你去，岂不是自讨没兴吗？”

却见珍珠眼睛闪闪发亮，“就是难得见到表哥生气，所以我才要赶紧跟上去，事情肯定会很有趣的。”说完不再理会慕白，从旁闪身赶了过去。

众人见状，不由的都在一旁窃窃私语着：“珍珠郡主？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大名鼎鼎的珍珠郡主，不知另一个小姑娘又是谁？”

慕白回过头面无表情的望着那工部侍郎之子，看得他浑身毛骨悚然的，就听慕白对他说道：“你倒是好本领，一下子就得罪了珍珠郡主、靖南小王爷，还有沈相爷的掌上明珠，真是了不起啊！”

那人呆在现场，脚都软了，连站都站不住。老天！这三个人任何一个都是他得罪不起的，这下子恐怕他真的得奉上顶上人头了。

慕白不再理会他，疾步跟上珍珠而去。他心中想着：小王爷一知道珍珠郡主私自带着蝶小姐外出，便急急慌慌的赶了过来，难道他对蝶小姐真的动了心吗？

带着小蝶冲回靖南王府，一进门剑南立时大声交代着：“快！快请大夫。”

看他如此心急，再见到他怀里不醒人事的小蝶，众人全被吓坏了，下人连忙赶着去请大夫。

王妃跟着进房，连声问着：“出了什么事？小蝶怎么了？”

剑南一脸的肃杀之气，“要不是该死的珍珠带着她偷溜出去，又怎么会被个登徒子给吓着了！”

尾随在后的珍珠听到这话，忙为自个儿辩驳：“这事怎么能怪我？全是那小子的不对。”

怒瞪了她一眼，剑南根本不理她，他眼中只有小蝶，见她苍白无助的躺在床上，只觉得胸口莫名的郁闷，连呼吸都不顺畅了，恨不得方才当场杀了那个人。

下人急忙请来高大夫，待大夫诊治过，就连沈相爷及夫人都到来了，众人连忙询问：“大夫，到底怎么样了？”

制止了大家的不断询问，高大夫开口道：“小姐是受了太大的惊吓，加上她身子虚弱所致。待我开一帖定神安宁的药，让她服下应该就没事了。”

待大夫离去，沈夫人说道：“剑南，就麻烦你抱小蝶回去吧！”

“不！”众人听到他的拒绝全都一愣，就听得他说：“暂时让小东西留在这儿吧，我要瞧见她醒来才能安心。”

“这……”沈夫人还在犹豫，却见剑南眼光不离小蝶，“好吧！那你可得留心些。”

“嗯！”

“不要……哥救我、救我……不要过来……兰儿……快跑、快跑……”断断续续的魔语立时惊醒了身旁的人，平剑南赶忙坐起，伸手将她紧抱入怀，低声的哄着：“乖！小东西，醒醒！没事了，别怕！快醒醒！”

小蝶终于张开了眼，那盛满泪水的黑亮眼眸中有着一丝困惑的惊悸，绝美的小脸上有着令人心疼的恐惧。“剑南哥哥！”

“乖！怎么了？做恶梦了吗？”将那小身子紧紧搂抱在怀里，剑南轻声的问着。

“嗯！”小蝶点了点头，虽然不记得梦到什么，可是梦中令她又惊又痛的感觉却是尚在。

“梦了些什么呢？”剑南搂着她问。

她侧头想了想，然后摇着头，“不记得了！”

“别怕！有剑南哥哥在，谁都不能伤害你的。你睡了大半天，肚子饿了么？先吃些东西吧。”摇头拒绝，小蝶没什么精神的说着：“我吃不下！”她软软的依在剑南怀里，“我的头好疼，像是有好多的事儿在脑子里晃动似的。”

剑南神色一变，“怎么又头疼了？不是很久不头疼了吗？乖乖的别胡思乱想，才不会再头疼。知道吗？”该死的家伙，只踹了他一脚真是太便宜他了。

“嗯！”小蝶有气没力的答了声，叫剑南揪疼了心。他扬声唤来下人，只见青儿立刻出现在门口，“小王爷，”抬头一见小蝶醒来，青儿顾不得规矩的连忙进房，“小姐，你可醒了！老爷和夫人他们都快急死了！”

“哪来那么多话？”不悦的打断青儿的话，剑南交代着：“大夫开的药呢？”

“奴婢马上端来。”

不多久青儿端来一碗药，小蝶蹙着眉瞧了瞧，可怜兮兮的娇喊：“剑南哥哥！”

“乖！剑南哥哥知道这药很苦的，可是你得吃下才行。乖乖喝下，我让青儿拿个梅饼来给你。”

就见小蝶一喝下药，整个小脸立时皱成了一团，剑南连忙塞了个梅饼给她。

小蝶瞧了瞧四周，“这儿是哪？怎么不是我的房间呢？”

“这是我的房间，”剑南向她解释着为何她会在这儿，“你没醒来，我放心不下，所以才请姑姑让你留在这儿的。”

“谢谢剑南哥哥。现在我已经好了，我还是早点回去，免得爹娘担心。”

“好吧！我送你回去。”剑南将小蝶一把抱起，才送她到沈府，忽听到前门传来一阵骚动。“青儿，去瞧瞧前头发生了什么事。”

“小王爷不知吗？有位侍郎带着儿子在咱们相府门口等了大半天，说是同相爷赔罪来着。”青儿解释着。

剑南脸色沉了下来，哼！赔罪？不嫌太迟了些吗？

“剑南哥哥，是谁啊？”小蝶对那人的身份根本就没印象。

“没事！咱们回房吧，省得万一再吹了风可就不好了。”要等就让他们等吧！最好保佑能等到他的心情转好。

“是那人吗？”小蝶低声的问了句，她隐约听到那人说他爹是当官的。

“纵子为恶死有余辜！我没当场要了他的命已算是对他很仁慈了。”剑南不以为那种人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我想去找爹爹。”小蝶柔柔的说了句。  
望着小蝶坚决的表情，剑南虽不甘心却也不愿让她失望，只好带着她往前厅去。

“太可恶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就敢在大街上欺负我的爱女，我若是轻饶了他，岂不是叫人瞧轻了。”听得工部侍郎带子前来赔罪，沈相爷怒气难消，根本就不想见他们。“待得明日早朝之时，我非上金銮殿告他一状不可，我倒要瞧瞧他顶上的乌纱帽可还戴的住。”

“宰相肚里能撑船，爹爹别生气。”忽听到小蝶的声音柔柔传来，沈相爷夫妻望向门口，就见剑南抱着小蝶正自外头进来。

“小宝贝，你好些了吗？”沈夫人连忙上前审视爱女。

“我没事的，对不起！让爹娘为我担心了。”

“说什么傻话？没事就好！”不想让爱女再想起大街上的事，沈夫人连忙拥住她，“你身子还没大好，还是先回房去歇息一下吧！”

小蝶走到沈相爷面前行了个礼，“爹爹，您别生气，我真的没事的。再说那人也没做什么，我只是一时被吓到罢了。请爹爹原谅他吧！”

沈相爷缓下脸色，却仍是摇头拒绝，“这怎么成？胆敢当街调戏我的爱女，还害得你生了病，不教训教训他怎么成？”

小蝶偎进父亲怀里，轻扯着他的衣袖撒娇，“爹爹别这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我又没事，既然他已知悔改，爹爹就瞧在我的份上，饶了他这一回吧，不然小蝶心里会不安的。”

“你啊！”面对爱女的求情，即使是铁面宰相也无可奈何，“好吧！算那小子这次运气好，有你帮他求情，否则我决不放过他父子的。”

“多谢爹爹！”

剑南不悦的看着小蝶为那个登徒子求情，他霸道的将她抱回怀里，“这事不须你费神的，我先送你回房去。”

小蝶感到剑南的身子全僵了，却不知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剑南哥哥，你在生气吗？”

“没有！”

没有才怪，小蝶心中暗自嘀咕着，却怎么也不敢再开口询问。

“乖乖睡觉，别再胡思乱想了，知道吗？”将小蝶送回她的房间，剑南帮她盖好被子，看着她闭上眼睛睡着才退出。

另一方面，沈相爷总算接见了侍郎父子。知道是小蝶为他求情，那人也有愧意，感激之余，再不敢为非作歹了。

“听说前阵子在天桥附近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名贵气的男子嘴角含笑的望着剑南。

“太子殿下有事何不直说？”半倚着椅背，微晃着手中的酒杯，剑南知道他说的是哪件事。剑南与太子自幼一起长大，二人素来感情交好，而剑南聪敏机智，连皇上都对他非常欣赏。

“哪有什么？只不过听说有人私藏个漂亮的小表妹，那娃儿美的让珍珠都心折，对她可称赞了。更有人因为她而大动肝火，险些就要闹出人命来了。”太子只要一想到珍珠每回都与二王爷府的翡翠郡主闹得不可开交，对小蝶就更好奇了。以珍珠那个性，居然会有让她瞧得上眼的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难得遇上个不会同她大呼小叫的人，珍珠不过是一时好奇罢了，小东西没她说的那么好的。”剑南轻描淡写的。

“哦！”这下太子连眼中都有了笑意，“是没那么好，还是因为太好了，所以有人舍不得带出来肥了别人的眼呢？”

“别胡说了！”剑南依然面无表情的反驳。

“是胡说吗？如果真是胡说的话，何不将那孩子带来呢？也让我瞧瞧珍珠口中的白玉娃娃。”太子笑问着。

“再说吧！”剑南不置可否的回了句。

这一再说，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

“小蝶，我带你到皇宫去瞧瞧好不好？”这日珍珠又上相府来，突然想到大堂哥说他从未见过小蝶，她念头一起，打算带她进皇宫去。

“你又打算带小东西上哪儿去了？”小蝶尚未回答，剑南不悦的声音已先传来。

“哪有？表哥你真是不应该，都不想想小蝶整天待在屋子里，万一闷出病来怎么办？我是好心带她出去走走的。”

“好心？哼！你上回的好心害得小东西病了一场，像这种好心还是少来为妙。”剑南不领情，走近小蝶，他顺手将她抱到怀里。

“表哥你怎么这样？事情都过那么久了，你还记得那么牢。更何况人家小蝶都不说话了，你还计较什么？”

“哼！”冷哼一声，剑南不理睬她，他又开始把玩起小蝶的柔发。自从发现小东西的发丝又细又滑，还带着让人迷恋的香气之后，只要抱着她，总会情不自禁的把玩着。

“剑南哥哥，你别老是同珍珠姐姐呕气嘛！”虽然已经习惯他们之间的斗嘴，但要是二人真闹得凶了，小蝶总会软软的劝说句，好让二人不致真伤了感情。

“对嘛！还是小蝶好。怎样？我带你上皇宫瞧瞧去，现在正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呢。别说那牡丹开的正艳，就连池上的彩莲都美得紧，咱们可以采些各式的花儿来插，你喜不喜欢？”珍珠无视剑南一脸的不豫，兴冲冲的说服着小蝶。

“剑南哥哥！”小蝶软软的喊了声。剑南知道她已然心动，怒视了珍珠一眼，只得答应了。

“好美的池子，”一进了御花园，小蝶一眼就瞧见那四周杨柳迎风的池子，她随口问着：“剑南哥哥，咱们家的池子填了吗？为什么不留着？好可惜，我记得池畔也有好多杨柳的。”珍珠微微一愣，她进出靖南王府多次，可从没见过那儿有什么池子来着。回心一想，或许小蝶说的是相府，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剑南只是轻抚着她的柔发，没回答她的话。

就见小蝶顺手折下几条柳枝，编成了个提篮。

“哇！小蝶好厉害。”珍珠见状好生佩服。

“珍珠姐姐喜欢的话，我也编个给你，好让你放花用。”

“好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就见小蝶抬头一笑，不以为意的说着：“这我常编啊！用这篮儿来放那些花，你瞧是不是挺好的。”

“正是呢！”

剑南脸色微变的听着小蝶的话，小东西似乎总会在有意无意中想起一些事的。

“难得小王爷终于肯将他的宝贝带出来了。”带笑的话语响起，惊醒了沉思中的剑南，太子惊艳的望着眼前的绝美少女，怪不得珍珠会待她如此不同，这样的美人儿，让人无法不动心啊！

“殿下说笑了！”剑南眉头紧皱的望着太子直盯着小蝶，心中有股莫名的怒气，几乎让他控制不住，让他只想挖出太子的眼珠子。

“你瞧，好多漂亮的花儿是不是？咱们采花去。”珍珠拉着小蝶就走。

剑南连忙在后面交代着：“珍珠，小东西头一回到这儿来，你可得好生带着她，别让她走失了。”

“知道了！”转头回了一句，珍珠带着小蝶往那花间走去。

“瞧你紧张的，难不成还怕你的小东西会在这皇宫内院中走失了吗？”调侃着他，太子嘴角的笑意又浮了起来。

坐回亭子里，剑南随手为自己倒了杯茶，对太子的话不做任何表示。

见他答，太子故意一副垂涎的表情，“真想不到沈相爷的闺女长的如此秀美，瞧她柔顺可人的模样，足堪成为东宫的太子妃呢。”

听到太子的话，剑南跳了起来，“别打她的主意。”

“怎么？难不成小王爷认为本太子配不上你的小东西吗？”小东西？明明是个漂亮娃娃，偏偏这么喊她，真是奇怪的称呼。

“小东西没那份野心也玩不来那些心机，要是她入了宫，只有被人生吞活剥的份。”不行的！小东西一径的憨憨傻傻，加上心肠软、性子又好，她绝对无法适应宫中生活的。

“难道你认为我保护不了她吗？”剑南何时这么看重一个人来着？只是他对那娃儿的心似乎自己都不甚清楚，他有必要提点他一下。

“反正说什么都不能。”剑南觉得心烦意躁的，连坐都要坐不住了。他不该带她来的！

“如果我请父皇下旨呢？”话一出口，太子就愣住了。因为他话才说完，就见剑南眼中满是杀意，他头一回见到他这般失控，看来他对那娃儿是真的动情了。

剑南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听到太子要请皇上下旨赐婚，他心中浮上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杀了眼前这位犹如手足的储君。为什么？小东西要真能入主东宫，日后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那是天大的荣耀，他该为她高兴才对。可是为什么只要一想到小蝶依偎在太子怀中的情形，他的心就平静不下来？

不成！说什么都不能！小东西是他的，谁都别想从他手中将她抢走。

剑南一径的想着自己的心事，丝毫没留意到太子殿下嘴角那抹诡谲的笑容。

珍珠带着小蝶东绕西绕的，二人开心的采着各式的花儿。蓦地一个念头升上珍珠的心头，她想了想，对小蝶说：“小蝶，你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跑，我去去就来。”

“好！”

走了几步，珍珠不放心的又回头交代着：“千万别乱跑哦！”见小蝶点了头，她这才开心的去进行她的计划。

装作气喘吁吁的跑回去，珍珠一见到剑南就喊着：“表哥，不好了！”

剑南一见只有珍珠回来却不见小蝶的身影，急跳了起来，“出了什么事？小东西呢？怎地没瞧见她？”

“她不见了。”

珍珠话一出口，眼前一花，剑南已经用力的捉住了她的手腕，厉声喝问：“什么叫不见了？你说不见了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我……我……”被眼前男子的狰狞面孔骇着，珍珠方才想到的说词全忘光了，她张着口说不出话。

太子连忙拉开他，“剑南，你吓着珍珠了。还是先听她把话说完吧！”

“说！”

“方才……方才我同小蝶在园中摘花儿，谁知我一个转身就没瞧见她了。我找了好一会儿，没见着人，所以赶紧回来告诉你们。”

“不可能！小东西不会随便乱跑的，定是你自顾着摘花，把她丢在一旁了，是不是？”该死！小东西头一回到这儿来，御花园这么大，她会上哪儿去？

不待珍珠的回答，剑南身形晃动，已经急步往方才珍珠来时的路而去。

见剑南着急的离开，珍珠再掩不住得意的神情，一丝诡笑浮上她的嘴角。

“说吧！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太子瞧她那神情分明不似有紧张的样子，因此断定小蝶的失踪必是她有意为之。

“哪有？”珍珠矢口否认。

“你啊！小心剑南的怒火会烧死人。”太子心知这是珍珠搞出来的，小蝶当不致有事才对，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剑南在御花园中急急寻找，却始终不见小蝶的身影。他心中越来越着急，宛如有只无形的手紧揪着他的心口一般，让他连气都喘不过来。

四处找了一遍，依然没瞧见那娇美的女娃，皇宫内苑又不容他大声呼喊，再也掩不住心中的焦虑，他连忙赶回去找珍珠问个清楚。

太子和珍珠二人在亭子等剑南带回小蝶，却不料只见剑南一人回来而已，二人微微一愣，就见他已迅速来到二人面前。

剑南又气又急，再顾不得什么礼数，一把捉起了珍珠怒吼：“说！你究竟将小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

珍珠见状，心知事情有变，不敢再瞒，连声说：“我，我带你去吧！”

回到和小蝶分手之处，却怎么也瞧不着她的人影，这下连珍珠都急了。“表哥你相信我，我只是瞧你对小蝶那么紧张，同你闹着玩的罢了。方才我明明告诉她在这儿等，不可能不见人的。”

剑南怒目相向，根本听不进她的解释，话一字一句由他齿缝中冷冷的蹦出：“你最好保佑小东西没事，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他的心口为何这般的疼？小东西会上哪儿去了？老天！他真不该将她交给珍珠的，他该紧紧的守着她才是。

剑南着急的东张西望，他的心不住的纠结。人呢？小蝶人呢？

自珍珠走开之后，小蝶原本独自在四处摘着花。蓦地听到有人呻吟的声音，她禁不住心中的好奇，心想：我去瞧一下下，只要一下下就好了。

小蝶听着呻吟声，沿着高墙走到了一处庭院，她没留意到自己走进另一处院落中了，只听得那断断续续的呻吟声越来越近，然后瞧见了一名老妇正坐在园中的亭子里。

老妇人生气的捶着自己的脚，口中不住的咒骂：“这不中用的东西，要来何用？不如打坏算了。”

小蝶见状，顾不得自己是私闯进来的，连忙赶上前去制止，“您别这样，何必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

忽然见到一名未曾见过的少女出现眼前，太后正自奇怪，原以为是哪一个宫女，但自己明明交代过，怎还会有人胆敢过来？可是瞧她衣饰华贵，似乎不像是宫中之人，那她是谁？

小蝶将手中的篮子放在桌上，自行坐在亭中的石阶上，小手轻柔的帮她按摩着双腿。见太后望着她，小蝶也不多话，只是对着她甜甜一笑。

被小蝶一笑，太后不禁愣了下，突然发现自己腿上的疼痛似乎已经轻了许多，她不由的问：“你是哪宫哪院的？怎么会进来这儿的？”

小蝶不明她话意，反问：“什么哪宫哪院？”

感到脚上的疼痛已然消失大半，太后心情好转，“那你打哪儿来的？是谁带你进宫的呢？”“是剑南哥哥和珍珠姐姐带我来的！”小蝶娇软的嗓音让太后心下一阵舒坦。

“那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闺女呢？”眼前的漂亮娃娃惹人心疼，太后忍不住伸手抚摸着她的柔发，心中对她不由的喜欢上了。

“我叫沈小蝶，我爹爹是当朝宰相沈耀祖。”

“原来是沈爱卿的千金，不愧是名门闺秀呢！”太后明白她的身世之后，对她更是喜爱了。突然听到墙的那头有着骚动，太后微微皱眉，唤来下人：“来人啊！”

几名宫女马上出现在她们面前，领头之人一眼瞧见了小蝶，不由的愣住了，正要斥责，却见太后对她的出现似乎不以为意，也就不敢多问，忙对着太后行礼：“奴婢见过太后！”

“嗯！彩霞，你去瞧瞧外头发生了什么事？”

“是！”宫女领命而去。不久前来回报：“启禀太后，太子殿下及靖南王府的小王爷和三王爷府的珍珠郡主在御花园中寻人，正自急着呢！”

“啊！”小蝶一听不由的低呼出声，“我忘了！珍珠姐姐叫我不许乱跑的，他们一定是在找我，我得快些出去才行。”

“别忙！我让人去带他们来，你就先在这儿陪陪我吧！”转头命人前去，“彩霞，你去找小王爷，同他这般说。”

“是！”听清了太后的交代，宫女领命而去。

剑南又慌又急，已经过了大半天，小蝴蝶到底上哪儿去了？忽然见到花园中的水池，他急冲到桥边，惊恐的望着水面，心中不住的狂吼：不会的！小蝴蝶不会跌到水池里的。可是一想到初进来时，小蝶对池里的莲花是那么喜欢，她……她该不会采莲去了吧？

“不会的！剑南你冷静一点。”一见剑南的神情，太子立时知道他在想什么，连忙拉住他安慰道。“我让宫人帮忙找找，放心吧！一定不会有事的。”

“放手！”他再忍不住，准备跳下池里去瞧个究竟。只是，小蝶要真是失足跌落，哪可还来得及？

正要跃下，蓦地听到一声女子的声响：“见过太子殿下、小王爷及郡主！”

众人转头一瞧，太子认得是太后跟前的人，“原来是彩霞女官，不知有何事吗？”

彩霞行了个礼，“太后要我来转告小王爷一声，他的宝贝遗失在慈宁宫呢！”

“小蝴蝶！”剑南一听，连忙要赶过去，太子连忙阻止了，下，“剑南不得无礼，咱们随彩霞女官前往吧！”

踏进慈宁宫来到后院，剑南立刻瞧见他找寻了半天的人儿，她就坐在石阶之上。只见点点金光洒落她一身，小蝶整个人在阳光中呈现着如水晶般的半透明模样，被妆点的犹似落凡的仙子，美的令人眩目。

剑南就这么定定的望着她，再移不开眼去。他一直当她还是当日的小女娃，曾几何时，她已然长大，出落成一名足以魅惑他身心的绝美少女了？

小蝶对剑南愧疚的一笑，望着他越来越远的身影，蓦地发现剑南的眼神好奇怪，像是要炙人般，叫她不自禁的红了脸，小脑袋不由的垂了下来。

伸手抱起了那小身子，剑南终于明白自己是早将这娃儿放上了心头，因此对她才会这般的不同，原来他早就爱上了这个黏人的小娃娃了。

但这究竟是何时的事儿呢？是上回小蝴蝶昏倒在他怀里的时候？还是她揪着自己的衣袖喊着救她时？抑或是在更早，当她以彩蝶之姿翩然落入他怀中之时？

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带她回京呢？

“剑南哥哥！对不起，害你们担心了。”小蝶轻柔的道歉着。

剑南紧紧的将她搂入怀中，用力的像是要将她揉入体内一般。在这惊恐交加的时光中，他明白的瞧清了自己的心。如今再度拥她入怀，他原本狂跳的心，终于能渐渐平稳下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放不开她了。

他要她！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不管她有什么过去，他要她！要定了她！

即令负尽天下人！

孤挺的身影伫立在崖边，凉风习习，那条人影却一动也不动。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来人清朗的嗓音里有着万般的无奈。

“你怎么来了？”没有回头，逸江依然望着崖下。这令他心碎神伤之处，自从蝶儿失踪之后，他就将此地改名为“断肠崖”了。

轻叹口气，飞絮再一次劝他：“回去吧！别叫伯父、伯母再为你担心了。”

“是他们要你来的。”逸江回头望着他，往日的神采奕奕而今只剩眉眼间浓的化不开的愁郁。

“够了！逸江，你做的已经够多了。蝶儿地下有知……”

话声未毕，逸江已大声的打断：“蝶儿没死！”

“逸江！”

逸江放低了声量：“她没死！没死的！！她是那般的温柔善良、那般的纯真可人啊！老天爷不会那么残忍地夺走她的性命。”

“逸江！你清醒一点！蝶儿死了，早在二年多前就已经死了，你要面对现实。”

“你胡说！她没死！她不会死的，她绝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善良如她，绝不会那么狠心的要我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的。”逸江狂乱的制止飞絮再说下去。蝶儿，他今生唯一的挚爱啊！要他承认她死了，倒不如杀了他吧！

“逸江！”飞絮再忍不住用力的扳着他的肩膀摇晃着，“你得面对现实才行！蝶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死了！死了！”

“住口！”逸江再控制不住一拳打上飞絮的脸，“我叫你住口，你听到没？”

亲如手足的二人，就这么在崖边对打了起来。打到最后二人都筋疲力竭，倒在地上不住的喘息为止。

“逸江，难道你非得将自己逼疯不可吗？”拭去嘴角的鲜血，待二人都歇息过，飞絮再一次的劝他。

望着他，逸江没有回答。他心中明白，蝶儿不过是个毫无武功的弱女子，从山崖上摔下，

活着的可能根本就非常渺茫。可是只要一天没寻着她的尸骸，他就绝不接受她已死的事。

“我总觉得当初西门非的态度不对。”见逸江不答，飞絮自言自语的，“那小子的眼神闪烁，叫人无法不怀疑，偏生咱们没一丝的证据。”

当日他们曾找上西门非问个究竟，只是无凭无据，西门非一口咬定绝无此事，他们也拿他没法子。

“回去吧！你再这般，岂不是让我爹更难过。”飞絮蹒跚站了起来，伸手要扶起逸江。

挥开他伸过来的手，逸江挣扎着自己起来，“柳叔父他们可都好吗？你和嫂子间怎么样？”“还不就这么着，不然还能怎么办呢？”苦笑一下，飞絮不知该从何说起。

“婶婶还是很讨厌嫂子吗？”逸江只要回杭州总会到柳家拜见，对他们之间的问题自然很清楚。

“我看是没法子了。走吧！”飞絮轻叹口气，“忘了蝶儿吧，就当是你们之间无缘。”

忘？他怎么忘得了呢？这十几年来他用尽所有的心力来爱着蝶儿，而今他若是当真忘了她，他不知自己的生命还能剩下些什么。

“大庭广众这么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见剑南无视旁人的紧抱着小蝶不放，太后轻斥了声。

“见过太后千秋！”放下小蝶，剑南行礼如仪。

“罢了！我挺喜欢这娃儿的，你别随便动手动脚，莫教人瞧轻了这孩子。”太后心知剑南随性，怕他无心之举引来争议，因此将话先挑明了说。

剑南微微一笑，躬身道：“儿臣方才急了半天，一时情不自禁，望太后恕罪。只是……”顿了下，他语出惊人的说：“儿臣不知搂抱自个的未婚妻，旁人有何闲话可说。”

“你说这娃儿是你的未婚妻？”众人一听好奇心大起，从未听过剑南订了亲，他怎会说小蝶是他的未婚妻呢？

“正是！我们是自幼指腹为婚的。”

“哦！是吗？”太后不甚相信，转头问小蝶：“小蝶，你自个儿说，你同剑南真的订了亲吗？”小蝶俏脸转红，点了下头。记忆中待她极为宠爱的未婚夫婿，除了剑南哥哥，还能有旁人么？

“嗯！”太后对这答案还算满意，“既然如此，剑南你就该好生的对待小蝶，怎么老是听见你四处游荡的。你这般做，放小蝶一人在家，岂不是挺寂寞。”

“太后冤枉儿臣了，儿臣几时四处游荡来着？太后可得明查才是。更何況，儿臣即使四方行走，知然带着小蝴蝶的。”剑南自是否认。只是他也不算说谎，自从带小蝴蝶回京后，他可就再没出过远门了。

“这样才好！”太后听得他这般说，终于缓下了脸色，“怎么以往从不曾瞧你带小蝶进宫来呢？”

“往日小蝶年幼，兼之身子骨一直不是很健壮，因此向来不敢多带她在外头行走。只是，这头一回就足以让儿臣吓坏胆子了。”盯了珍珠一眼，剑南对她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

珍珠自知理亏，不敢多言。

“好啦！这事就到此为止，珍珠下回再不许有这等事发生，明白吗？”看剑南不悦的望着珍珠，太后心疼孙女，连忙打着圆场。

“表哥，对不起啦！”珍珠低声的道歉。为引开剑南的注意，珍珠连忙问着小蝶：“小蝶，你方才在做什么？”

“我帮太后按摩。”

“按摩？这有什么作用？”

“太后这脚疼该是常年的毛病了吧？”见太后点了头，小蝶轻柔的说着：“似这等毛病，只要一变天儿就会犯的，除了药物的治疗外，平日多做些按摩，也可以减少疼痛的。”

“哇！你怎地懂这么多？是谁教你的？”珍珠委实好奇，小蝶明明年纪比她小了几岁，可怎地懂得比自己还多？

“自然是爹爹教我的啊。”小蝶轻笑着，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听得小蝶的话，剑南脸上立时色变，打断珍珠的再一次问话，“好啦！自个儿不用功，还好意思说小蝴蝶懂得多？”

听剑南语气不善，珍珠委屈的说：“表哥，你气还没消啊？”

见剑南不答话，小蝶柔声的替她说话：“剑南哥哥，这事是我不好，你别错怪了珍珠姐姐。”“你啊！小傻蛋一个。哪天珍珠把你卖了，你还呆呆的帮她数银子呢。”随口数落她几句，剑南再一次将她搂入怀中疼惜。

## 第06节

---

静立在园中的亭子等待，园里早已植满了小蝶最爱的各式花树，沈相爷甚至还让人造了个池子，在池畔遍植了杨柳。

听得背后脚步声细碎，转头见到小蝶正自穿花拂柳翩然而至，眼看她俏脸含笑更显柔媚，剑南只瞧得痴了。

“剑南哥哥，你在瞧些什么？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走到他跟前，见剑南只是痴痴的望着她却不开口，小蝶心中惴惴不安，连忙审视自己身上有何异状。

“没有！我只是瞧着我的小蝴蝶好美。”是啊！他早该知道她美的，却不料长大些的她，更是让人迷恋。

“剑南哥哥！”娇羞的喊了声，小蝶习惯的又偎入了他的怀中。奇怪？剑南哥哥何时改口唤她小蝴蝶的，她怎地没印象呢？

剑南不止一次的在心中问着自己，为何会无法自拔的爱上她呢？耳中听得她软软的嗓音，他终于知道，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份纯然的娇与柔，似水般一点一滴渗入他无从防备的心里，直至全盘占有。

待他发现时，这只娇柔的小粉蝶已然在他心中占了最重要的位置，让他再也放不下了。

无视青儿在场，剑南拉过她，猛然的覆上那柔软的红唇，他微微用力分开她的唇瓣，舌尖伸入她的口中探索、吸吮。

“啊！”低呼一声，小蝶又惊又羞，小身子不住的颤抖。她只觉得头好昏，无助的摊软在他怀中，小手无力的揪着他的衣襟，整个人似要融化了般。

青儿见状，红着脸赶紧背过身子去。

感觉到怀中人儿要喘不过气来了，剑南这才肯放开她的樱唇，但唇舌仍是轻柔的扫过小蝶的眼帘、鼻尖，最后停在她白暂粉嫩的颈项上。

斜眼瞥见丫头还在一旁，他不悦的说：“青儿，你先下去吧！”

“是！”青儿头也不敢回，连忙快步离开。

剑南望着她潋潋的红唇微肿，更增娇美，忍不住再轻啄了下，“罚你！”

“为什么？”小蝶有些不解的问着。

“罚你让我等那么久。”小蝴蝶的手像白玉雕成似的，美的叫人心疼。剑南握着她的小手，凑到嘴边亲吻着她纤细的手指。

“人家……人家一听到你来就下来了。”因为小蝶年纪大些，沈夫人再不许剑南随意进出她的阁楼，因此他来找人只有在园中的亭子里等待。

望着她，剑南向来冷然的眼中满是柔情，“你要快些长大才成，剑南哥哥真不想再等下去了。”唉！真是失策，早知道当初就同意她有十四岁了。

小蝶这才弄清楚他的话意，小脸微红，她低低的说：“人家已经长大了。”

“还太小了。姑姑他们绝不会同意让你现在就嫁给我的。再一年呵，我顶多再等一年，明年我定要娶你的。”他的小宝贝，他想现在就拥有她。

小蝶红着脸，娇羞的低着头不说话。

见她不说话，剑南的心竟有些慌了，“告诉我，你是属于我的。”

“剑南哥哥！”这种话要她怎么说的出口？

“告诉我，小蝴蝶！说你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急切的希望得到小蝶的保证，剑南的心头一回如此的不安。他担心，有朝一日小蝶终会离他而去。

望着剑南不安的神色，小蝶心有不忍，小手搂上他的脖子，整个人投入他的怀里，柔柔的说：“\*！你的。”

剑南心满意足的紧抱着她，小蝶是他的！任何人都别想从他手中夺走她的。“记住哦，你是剑南哥哥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你离开我。”

“小蝴蝶，你带什么东西？”陪着小蝶坐在马车里，剑南瞧她手中拿了个提篮，好奇的问着。“我上回做了些小点心，太后很是喜欢，所以我这回又做了些新的口味，带去让她老人家尝尝。”

“你啊！就是这样讨人喜爱，怪不得前二回我进宫，太后直问怎不带你一起呢！”剑南伸手揽过她，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早一步说小蝶是自个儿的未婚妻，否则以太后对小蝶的疼爱，难保她不会请皇上下旨将小蝶赐婚给太子呢！

到得宫门口，剑南抱着她下了马车，就听见后方珍珠的声音传来：“表哥、小蝶，你们来了。”

“珍珠姐姐！好久不见了。”小蝶开心的同她打招呼。

剑南不悦的搂紧小蝶，自从发生上回的事之后，剑南再不许珍珠私下去找小蝶。珍珠原不理他的话，却不料几次前往，只要剑南不在，她就连小蝶的面都见不着，因此她们已有许久不曾见面。

“可不是，我去找过你几回，门房都说你不在，拦在门口不让我进去呢！”哼！要不是瞧在小蝶的面子上，看她不整得他们哭爹喊娘，她就不叫珍珠了。

“怎么会呢？”小蝶根本不知剑南交代的事，兀自侧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走吧！咱们同太后请安去。”不理珍珠的暗示，剑南将她手中的提篮接过，径自带着她进宫。

珍珠在背后扮着鬼脸，她早料到这事小蝶必然不知的，看她待会儿揭穿开来，有太后在，瞧表哥以后还怎么拦她。

“见过太后千秋、皇后娘娘千秋。”一进慈宁宫，没想到除了太后之外，就连皇后及太子都在。

“平身！”

“谢太后！”二人并排而立，宛若一对金童玉女般，叫人不舍得移开眼。

“母后说的便是这女娃儿？”皇后瞧见小蝶，心中甚是喜爱。虽然皇上有二名女儿，但皆非皇后所出，兼之年纪较长已然出嫁，宫中已有许久不曾见过这等的小姑娘了。

加上皇上近来专宠梅妃，皇后更觉寂寞，此时见小蝶生的甜美，对她更是喜爱。

“正是！这娃儿不仅性子好，手也巧得很。上回你瞧了赞不绝口的那双鞋，就是她帮哀家做的。”往来宫中的公主、郡主们向来娇纵，即使表面端庄，总免不了凌人的气势。难得有个小娃儿，不但人长的美性子更好，太后对她可是疼入心坎里。

“小蝶你过来！”拉过她的小手，皇后越瞧越是喜欢，“这等的美人儿，连我都忍不住要心动呢！唉！”轻叹口气，“我要是能有这么个乖巧的女儿，可要欢喜死了。”

听得皇后这般说，太子接口道：“母后要是喜欢小蝶，何不将她收为义女，那我也多个小妹子疼惜。”

皇后闻言心念一动，转头对太后说：“这可是个好主意呢！不知太后意下为何？”

“好、我也喜欢这娃儿。自从大丫头和二丫头嫁了后，宫中就没个女娃儿可以撒娇了。”

让宫人请来皇上，皇上对此事也表赞同，就连梅妃对她亦甚是喜爱，因此皇上当即收小蝶为女，策封为——玉蝶公主。

受封为玉蝶公主，小蝶的日子变得忙碌起来，每月至少得入宫二次向皇上、太后请安。有时隔个几日没入宫，太后或皇后还会派人来接她前去。

只是时序进了冬季，入宫请安一事，对小蝶来说便成了一件苦差事了。

“小宝贝，快起床，再不起来，待会儿进宫迟了，太后又要问起了。”沈夫人坐在床头，催促着爱女起来。

小蝶被当今圣上封为公主，沈相爷夫妻自是欣喜万分，只是爱女畏冷，纵有貂皮、狐裘护身，但一到冬天仍是喜欢赖在被窝里起不来。往日他们并不以为意，而今她每月得入宫请安，瞧她每回都这么挣扎着起来，沈夫人直是心疼极了。

“人家今儿个可不可以不去呢？”探出个小脑袋，小蝶昏昏沉沉的说着。虽然每日补品不断，但只要天一冷，她就开始精神不济。

“这怎么成呢？”沈夫人虽是心疼爱女，但宫规严谨，可不容小蝶说不往便不往的。“剑南在外头等着呢！你快些儿起来，别迟了惹得太后生气了。”

“早知道人家就不认这个父皇了。”小蝶低声的抱怨着。若是早知当个公主这等麻烦，她当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

“胡说！这话儿可不能乱说的，要叫旁人听去了，到圣上面前告上一状，咱们可全完了。”望着青儿她们帮小蝶整理，沈夫人随口告诫着。这孩子心思单纯，万一一句无心之话让有心人听了，只怕会引来大祸。

“我知晓的。娘，那我出门了。”梳洗完毕，小蝶向母亲告辞。

“等等！”转头对着下人，“小姐的参汤呢？”

“马上来！”丫头急忙前去。

“娘！人家可不可以不喝了？天天喝，人家喝得都怕了。”一听到又是参汤，小蝶连忙告饶。“不成！”沈夫人尚未回答，剑南亲自端着参汤由门外走入。

“剑南，不是说过你不可再随意进小蝶的屋子吗？怎么又犯了？”沈夫人一见眉头微皱，剑南这孩子就是随性，也不怕坏了小蝶的名声。

“姑姑！我只是想小蝴蝶怎地还没下来，所以才上来瞧瞧的。”转身将小蝶抱住，“快趁热喝了吧！身子骨这般差，还想偷懒不喝，真是不乖！”

“剑南哥哥！”望着剑南一脸的坚持，小蝶只好苦着脸喝下。

“剑南！好好的照料小蝶，可别受了寒回来。”

“我知道的！姑姑，我们进宫去了。”抱起她，才片刻工夫，小蝴蝶的小手就变冰冷了，剑南心疼的用身上的大氅将她紧包住，让她靠在自己怀里。

“若无事，记得早去早回。”沈夫人不放心，直跟在后头叮嘱着。

“我明白的，姑姑你别担心，我自会照顾小蝴蝶的。”

“见过太后！”进了慈宁宫，小蝶连忙下地请安。

“不用多礼！”太后见小蝶缩着身子，连忙命令着下人：“彩霞，你让人将炉火烧旺些，还有门窗关紧，别叫风吹进来了。”

“是！”

“小蝶过来！”招呼着小蝶到自己身前，太后仔细审视着她，“你怎地好似又瘦了些？沈卿夫妻没善待你吗？”每回一见到她，总觉得她身子越来越单薄，若不是小蝶坚持不肯，真想留她在宫中好好帮她补补。

“怎么会呢？爹娘待我极好的。”

“上回哀家命人送去给你的补品，你可都有吃了？怎地老是瞧你怕冷怕成这般。”这孩子她可是喜欢极的，老见她这么病奄奄，直是叫人心疼。知晓小蝶畏冷，太后及皇后时常命人送上些补品给她。

“有！我都有照时吃的。”瞥见剑南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小蝶紧张的依着他，就怕他说出她每回都抗拒着不吃的事。

太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似笑非笑的说着：“真的吗？我怎地好似瞧见有人不怎么赞同的表情呢？”

“真的、真的！不信你们可以问剑南哥哥啊。”小蝶抬起头，祈求的望着他，“我都有吃的，对不对？”

“是啊！小蝴蝶都有按时吃的。”只是每回都得和他讨价还价个半天就是了。可是，瞧着她那可怜兮兮的表情，剑南怎么也舍不得让她担心。

“太后！”人未至，珍珠的话声先到，“小蝶今儿个可来了？”

“珍珠姐姐！”

“见过太后千秋！”行过礼，珍珠兴冲冲的拉着小蝶，“好些天没瞧见你了。走！下了这么几场雪，外头可美呢，咱们正好可以玩打雪仗。”

“打雪仗？”小蝶一听，小脸都皱起来了，她光是待在屋子里就觉得冷得发抖，哪还能出去玩雪？

“是啊！很好玩的。咱们快走吧！”

剑南立刻拦住了她，将小蝶拉回自个儿怀里，“珍珠，小蝶同你不一样，她身子骨差又怕冷，怎能和你去玩打雪仗？”

“哎呀！待会儿玩起来自然就不冷了嘛！你就是老将小蝶当个唐瓷娃娃似的护着，什么都不让她尝试，身子没活动，自然怕冷。”珍珠不以为然的说着。每回都见剑南将小蝶关在屋子里，难怪她身子总是不好，她非带她出去玩玩不可。

“不成！”将小蝶拥入自己怀里，剑南说什么都不肯。

“没事的！表哥你别那么操心成不成？”珍珠趁着剑南说话之际，将小蝶拉出他的怀抱。

“小蝶，咱们走！”

剑南站起身要阻拦，太子带笑的话声响起：“你就让她们去吧！活动活动对身子有好处的，你又何必硬要拦着。”

“可是，小蝴蝶可不比珍珠啊！”

“没什么可是的，你要不放心，咱们就到亭子去下盘棋，也好让你守着你的小东西。”太子取笑着他。

“去吧、去吧，年轻人就该多活动筋骨才是。”太后挥挥手让他们各行玩乐去。

待得黄昏二人回转时，才上了马车，剑南便发觉到小蝶不怎么对。“小蝴蝶，你怎么了？”

“冷，我好冷！”小蝶紧紧的拳缩在剑南怀里颤抖着。下午她便觉得脑袋有些重，可是怕众人操心，不敢说出来。

“该死！”抚上小蝶的额头，剑南心惊的发现那温度居然有些烫手，咒骂了一声，他连忙命着车夫：“快回府！待回去后，你马上去接高大夫来，知不知道？”

“是！奴才知道了。”

“小蝴蝶撑着点，就要回府了。”将小蝶紧抱在怀里，剑南伸手在她背心缓缓注入一股内力，帮助她保持体温。

回到相府，下人立刻请来大夫。

得知小蝶患了病，太后心疼之余，又让人送来了许多的药品，让她几乎见药色变。

只是如此一来，她倒是捡到了一个月的假期，无须再入宫请安。

小蝶这一病足足病了大半个月，气得剑南再不许珍珠前来瞧她。

而原先剑南打算一过完年便要同小蝶成亲，却不料太后他们都认为小蝶尚年幼，想多留她二年，因此对此事抱持反对的意见。最后，剑南无法，只得同意待明年小蝶满十六了，二人再举行婚礼。

“逸江！”踏上曲桥，杨母就瞧见儿子呆坐在亭中，一只蝶形飞鸢线绑在柱上，正在空中飞舞。

“娘！”逸江听到母亲的呼唤，忙起身迎接。

“逸江，你还在想蝶儿吗？”杨母问着。见儿子不答，她心中自是明白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三年了，你就别再自责，这只能说是你们之间无缘啊！”

“娘！我没事的。”

“没事？那你为何时至今日还不肯另行娶亲？你瞧飞絮同你一般大，他都当爹了，而你呢？你就连瞧瞧别的姑娘都不肯，难道你真要这么过下去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算你不为自个儿想，也得为娘想想，咱们杨家就只你这个根苗，没看着你成亲，你要娘日后到黄泉地下，怎么同杨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呢？”这孩子是这般的死心眼，该如何才好？

“娘！”无奈的喊了声，逸江收回空中的飞鸢，只是这蝶形纸鸢他收不回，而他的蝶儿呢？

“难不成你打算就这么守着这些个死物过一生吗？”望着这满布着蝶形事物的楼台，原本是为了怕蝶儿嫁进门之后会不惯，因此才特意将二人住的庭院弄成一般的。

却不料蝶儿竟会出事，这触目所及更是令人心酸。

尤其逸江待梦蝶更是用心良苦，每回出门总会特地为她寻些东西回来，除了她身上配戴的饰物外，其余各物总是一式二份，只要舞蝶园有的，杨家也绝不会少。可是这一切的一切，最

后却成了一番的镜花水月了。

逸江没有回答，他望着这春意盎然的园子，彩蝶即将飞满庭园了。只是他的心啊，却从三年前就冰封在寒冬里，再不得温暖。

“逸江！”再喊一声，杨母不死心的劝说：“都三年了，你这般待蝶儿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即使是你再另娶，我想你柳叔父那边绝无话可说的。”

知道母亲不会放弃，逸江终于妥协了。“好吧！只是请娘再给我三年的时间，待得我三十了，若再寻不着蝶儿的讯息，到时我便纳一侍妾，为杨家传后便是。”

“逸江！”

“我就只这个条件，求娘成全我吧！”他的正室之位，除了蝶儿，再不可能有旁人的。

“你……”杨母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了。只是她也知道，这对逸江来说已是最大的让步了。轻叹口气，有个如此重情重义的儿子，该是她的骄傲才对。“好吧！娘就再给你三年的时间，你可别忘了答应过娘的事。”

“谢谢娘！”

## 第07节

---

今年京城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当今皇上的义女御封为玉蝶公主的相府千金，下嫁靖南王府小王爷一事了。

原本太后及沈相爷众人实不打算让他们这么快便完婚的，只是沈夫人不忍见侄儿饱受相思之苦，又念及二家紧邻，即使日后成了亲，还是可以天天见着女儿，因此也就不多加阻止了。

特意选在小蝶十六岁的生辰让二人完婚，早在一个月前，二家便开始张灯结彩，热热闹闹的准备婚礼了。

在成婚前一天，所有一切全都就绪，就待明日的婚礼了。

“公主，快醒醒吧！”青儿站在床前，轻声的唤醒小蝶。

“唔！”轻轻唔了声，小蝶张开了眼，迷迷糊糊的问：“天亮了吗？”

“启禀公主，还没呢！”青儿回了声。就见听到她回答的小蝶转了个身子又要睡着了。为了成婚的事，她紧张的几天没睡好觉，这下子好不容易睡下了，却又被唤醒。

“怎么？小蝶还没起来吗？”沈夫人来到房里，要帮爱女好好梳妆打扮。

“是啊！公主方才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小宝贝，快起来了！”沈夫人上前来唤着爱女。

小蝶揉了揉眼坐起来，不解的问：“不是还没天亮吗？”

“是啊！不过你还是得先起来，吉时快到了，让有福婆帮你上头。”转头唤了名妇人前来，“就有劳你了。”

小蝶起来一看，只见窗口早已燃起了一对龙凤烛，她坐到镜前静待着。

“是！”一名妇人领命上前，帮小蝶梳起头来。只听得她一边梳着头口中一边念着：“一梳梳到尾，二梳梳到白发齐眉，三梳梳到儿孙满地，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

耳中听着妇人的吉祥话，小蝶望着窗外的明月，心中甜甜的想着：待天亮后，她就要成为剑南哥哥的妻子了。

为小蝶梳好了头，那有福婆笑望着她，“公主生的这般标致，像是天仙下凡似的，小王爷当真好福气。瞧公主这长相，日后必然会和驸马爷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

“多谢你的金口了。”沈夫人闻言心喜，连声道谢。

小蝶不解的问着：“你怎么会知道我同剑南哥哥日后的事呢？”

“小蝶！”沈夫人好笑的搂着爱女。这孩子连旁人随口道喜的话儿都听不出来。

就见那名妇人走到她面前，仔细的帮她画眉上胭脂，口中说着：“眉毛弯又长，夫妻好商量。公主这眉儿又弯又长的，表示夫妻间有商有量，感情岂有不好之理？再说公主的发丝不仅丰厚而且还乌亮柔顺，瞧了就知道是有福的人。”

“真的吗？”红着小脸，小蝶轻声的问着。

“当然是真的啊！”帮着小蝶打扮好，这下子只需等天亮之后，小王爷前来迎亲即可了。

沈夫人瞧着仔细打扮过的小蝶，她的宝贝女儿终要嫁人了。叮嘱着她：“小蝶，嫁了人可不比在家时刻，要记得侍奉公婆，每日晨昏定省可少不得的。虽然舅舅、舅妈疼你，但不可以少了礼数，记得吗？”

“小蝶知道。”

“乖！”指着个箱子，“那里面有些金元宝，是让你打赏下人用的，我会让青儿帮着你，不须你操心的。”

“谢谢娘！”

沈夫人忍不住红了眼眶，抱住小蝶，“娘的小宝贝长大了，就要成亲了呢！”

“娘别哭，娘一哭我也想哭了。”小蝶的泪珠在眼中打转着。

沈夫人见状，忍着泪笑说：“别哭！待会儿把妆哭花了，瞧你怎么当新娘子？我的小蝶可得漂漂亮亮的上花轿，才不会丢了娘的脸。”

“娘！”

坐在骏马之上，剑南志得意满的前往相府雁奠迎亲。等了那么久，今日他将如愿的娶日他的小公主了。

迎了花轿，二家虽在一墙之隔，但小王爷娶亲，又是迎娶当今公主，岂有不好好热闹一番之理？因此迎了花轿后，先往皇宫拜别皇上皇后，接着再绕城一周，好让大家都能瞧瞧这相爷嫁女的风光。

“小王爷踢轿了。”听得喜娘一声喊，小蝶只见一只大脚踢过轿帘，不由的紧张了起来。

听得三声炮响，喜娘揭开了轿帘，连同二位全福的夫人，将小蝶搀扶了下来，青儿及紫儿则随侍在后。

只听得一旁观礼的群众窃窃私语着：“你们瞧瞧，好别致的嫁衣呢！”

“可不是嘛！瞧那新娘子身上的衣衫绣满了彩蝶，真不愧是玉蝶公主的称呼。”

耳中听得众人的赞叹声，小蝶心中又羞又喜，小手紧捉着红彩。

拜完天地，送入了洞房，剑南便出房赴宴。

小蝶静坐床沿等待着，直至三更过后，剑南这才回到了房门口，只听得门外人声吵杂，所有人都吵着要来闹洞房。

就听得靖南王爷说道：“各位大人，今日就到此吧！你们瞧剑南都醉成这般了，要再这么闹下去，这新婚之夜岂不虚度了。各位大人都是晓事的，请大家就此高抬贵手吧！”

听得王爷这般说，太子连忙打着圆场：“既是如此，大家就此打住吧。闹得也差不多了，再这么下去，真要误了这一刻千金的春宵了。”

人群终于散去，小蝶听得房门推开的声音，耳际听见青儿她们同剑南行礼的道喜声，她不由的羞红着脸低下了头。

剑南步履稳健的走入内室，一眼就瞧见他的小蝴蝶垂着头坐在床沿。他接过婢女送上的玉如意，揭开了小蝶头上的红巾。

青儿她们行礼退出了新房，剑南帮她将凤冠取下放在一旁，伸手抱住了她。

“啊！”小蝶惊呼一声，抬头见到剑南清亮有神的眼，她不解的问：“剑南哥哥不是喝醉了吗？”她方才明明听到舅舅这么说的。

“今儿个可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我怎么可以喝醉呢？”剑南带笑的望着她。他的小蝴蝶呵！她终于是他的了。

“凤冠有没有压得你头疼？”那以黄金白银打造而成的凤冠，上面还缀满了珍珠翡翠，小蝴蝶这么纤弱的身子怎撑得住？

“还好！”小蝶没敢说那顶凤冠压的她脖子都要断了。

仔细的望着她，只见她平日不施胭脂的俏脸薄施脂粉，再被大红嫁衣一映，更显娇艳。

“饿不饿？”

小蝶俏脸微红，点了点头。她今儿个从早忙到晚，几乎都没吃过东西。

剑南见状倒了二杯酒，将一杯放在小蝶手中，“来，咱们先喝了这酒。”

待喝了合卺酒，剑南抱着她坐在桌旁，怜惜的喂着她吃东西。从一下聘开始，他足足有一个月没见到她了。

“剑南哥哥不吃吗？”见剑南只顾着她，小蝶不好意思的问了句。

“不了！我才有吃过。”见她吃的差不多了，他轻柔的帮她拭着嘴。

剑南直勾勾的盯着她，瞧得小蝶红了脸。“剑南哥哥怎么净瞧着人家？”

“小蝴蝶今儿个好美！”

抱着她回床上，放下罗帐，剑南轻解她身上的新嫁服，衣衫褪处，他的唇亦随之落下，缓缓的由她纤细的颈项、浑圆的香肩，及至那雪白诱人的赧起。

“剑南哥哥！”小蝶羞红了小脸，不由的浑身微微一颤。

“别怕！剑南哥哥不会伤了你的。”缓缓褪去她身上所有的衣物，小蝶那雪白粉嫩的娇躯让剑南再忍不住。

小蝶只觉得浑身发烫，她无能思考，惟有无力的攀附着他，任由他带领着她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站在客栈的园中，逸江静静的回想白日的事。他同飞絮在半个月前到了京城，却发现这回的京城和他前几日来时略有不同，询问之后才知今日正是当今皇上的义女——玉蝶公主，下嫁靖南王府小王爷之日。

十六岁的小公主，比他的蝶儿还小上二岁，却那么刚好，她也唤做蝶，而且居然和他的蝶儿同一日生辰。只是人家有幸蒙圣上隆宠，不仅被御封为玉蝶公主，且就要成为小王妃了，而他的蝶儿呢？

若是没有四年前的意外，那今日也该是他小登科之日；若是蝶儿尚在，那他将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新郎倌。可是如今，他却只能在一旁羡慕别人。

“逸江，你还不睡吗？”飞絮出现在他身后。

“你先休息吧。”逸江回过头来望着飞絮，“我早说过可以独自前来的，你偏放心不下，非得抛下家中的娇妻稚子陪我不可。”

“为什么你坚持要到京城呢？这四年咱们往来京城已不下十回了，可每回都没有任何发现，为何你还要来？”这四年来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但逸江却对京城情有独钟，这是为了什么？

沉思了下，逸江低声的说着：“我也说不上来，我总觉得，蝶儿就在京城的。三年前，那声音明明就是蝶儿啊！”这三年多的日子来，那娇软的嗓音一直在他耳际回响，分明是他的梦中人儿。

轻叹口气（飞絮已不知该再劝说些什么才好。每个人都早已放弃了，就只有逸江，说什么都不肯死心。

何必叹气？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蝶儿活着的希望根本就是微乎其微，可是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我就不想放弃的。虽然爹和柳叔父他们都说蝶儿该是遭遇到猛兽，可是怎么会连一丝的线索都没留下呢？”这正是支持他一直找寻下去的主要原因，即使是死，就算为猛兽所噬，也该留有尸骨残骸才对，可是怎会什么都没有呢？

“是啊！我也宁可相信寻不到便是好消息。”飞絮边说，突然随口问着：“你可曾想过，要是蝶儿没死的话，这四年来可能发生很多事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蝶儿是我的妻，这是永远不变的。”逸江心中明白，若蝶儿没死的话，这四年她一直没回柳家，那就表示发生在她身上的，必定是重大到足以影响她一生的事。或许她已被人所欺，觉得无颜回去，说不定还有更不堪想像的事。可是他不在乎啊！只要他的蝶儿能回到他的身边，他一切全都不在乎的。

望着逸江，飞絮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小妹何其有幸得遇此有情郎，却又何其不幸的无法白头偕老，这一切当真全是命吗？

清晨的曙光穿射入室，剑南静静的瞧着怀中熟睡的人儿，他早该知道小蝴蝶身娇体弱，实不该太过贪恋的，偏生怎么都舍弃不下，累得她一夜不得好眠。

望着她粉嫩娇躯上布着青紫的吻痕，他的眼不由的深沉了起来，唇再次烙印在她红艳的唇瓣，大掌亦同时抚上她柔软的身躯。

“唔！”小蝶轻轻呻吟了声，眼神蒙蒙的望着剑南，“剑南哥哥！”

再次堵上她的唇，那全身泛着粉红光彩的小身子让他心动。他轻柔的覆上她，忍不住再要

了她一回。

待得他们起身之时，天色早已大白。小蝶坐在镜前梳妆，剑南则在一旁帮她掠发。“咱们今儿个起这么晚，待会儿去同舅舅、舅妈请安，定会被他们取笑的。”小蝶轻柔的说着，脸上布满红霞。“小傻蛋！今儿个没人会取笑咱们的。”小蝶从未绾过发，不禁有些手忙脚乱，剑南帮她抓着一撮青丝，好让她顺利将发盘起。

只因为剑南未曾召唤，因此青儿等人皆不敢随意进入，所以小蝶只有自行梳理。

“可是……”

“别可是了，瞧剑南哥哥送你的东西。”剑南将一支金钗插在她的发上。工匠以纯熟的技巧将金丝打造成一只精致的蝴蝶，在发上巍巍颤动，犹如一只金色蝴蝶停驻发梢。

“谢谢夫君！”从未改口唤过他夫君，小蝶话一出口，俏脸不由的红了。

轻咬下她的耳垂，剑南带笑着说：“你若不习惯，还是可以同以前一般唤我剑南哥哥就成。”

“可是娘说那与礼不合的。”

“有何关系？”伸手将她抱起，剑南深情的望着她，“你可是堂堂的公主，谁敢说什么来着？”“剑南哥哥！”搂住他的颈项，小蝶依在剑南的身上，只觉得整个人幸福的快要融化了般。

待三朝回门又有一番的热闹，沈相爷夫妻喜见爱女有此良好归宿，心中自是高兴万分。

“剑南，小蝶年纪还小，要有什么不懂的事儿，你好好的同她说，可不许你对她粗声粗气的，知道吗？”沈夫人放心不下女儿，虽是近在咫尺，但如今女儿嫁了人，可由不得自己再护着她，总得依着王府的规矩才行。因此趁着回门之时，她殷殷叮嘱着剑南，要他绝不可让小蝶受了委屈。

“姑姑！你放心好了，我怎么会欺负小蝴蝶呢？再说我爹和我娘，待小蝶可比对我这个做儿子的还好。要是姑母真不放心，那大可每日上王府去，瞧瞧可有谁那么大的胆子敢欺负当今公主的。”剑南笑着说。

“胡说什么？嫁了人，可不比做姑娘家的时节，哪由得我这个做娘的说话了。”转头对小蝶交代着：“小蝶，你也得记着，做人家的媳妇，可不比在自己家里，凡事要懂规矩，晓得吗？”

“小蝶知晓的。”

“姑姑太多虑了。”轻笑了下，剑南随口说着：“过一阵子，我打算带小蝴蝶四处走走。”

“怎么？你们要出远门吗？”沈夫人一听，急忙问着。

“是啊！原本早就有此打算的，可是当初你们老是说尚未成亲，不许我带着小蝶随意跑。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成了婚，皇上给了我一年的假期，我要带小蝶去瞧瞧各地的风光。”望着小蝶，他柔声的对她说：“小蝴蝶，剑南哥哥带你四处走走，咱们去瞧瞧轻舟短楫去如云的三峡风光，瞧那山水冠绝甲天下的桂林，甚至去瞧瞧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关外景观，你说好不好？”

“好啊、好啊，咱们就去瞧瞧那柳岸花空烟水流的江南，瞧瞧日落长沙秋色远的洞庭，瞧画船荡桨石湖去的苏州，更有那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杭州。”说到这儿，小蝶忽然停住了，她侧头想了想，杭州这地方，有一种令她很特别的感觉。

“怎么了？”发现到小蝶住了口，剑南立刻敏感的问着。

“没什么！”小蝶又想了想，用一种不怎么确定的语气说：“我只是觉得杭州这地方给我一种好亲切的感觉。”

“你啊！肯定是想去瞧瞧那最有名的西湖，是不是？”轻抚着小蝶的柔发，剑南带着宠溺的语气说着。

“对啊！那西湖可美呢！四季风光皆不同，咱们若是现在赶去，说不定中秋之时，就可以瞧见三潭印月的奇观了。”小蝶心中向往。

“看你说的，倒像你瞧过似的。”沈夫人打趣了声。

却不料小蝶接口道：“对啊！我瞧过的，瞧过那晨曦初露雨飞烟的西湖春景，瞧过……”尚未说完，剑南已快速的打断她的话。

“好！剑南哥哥定会带你去瞧的，看你！还是孩子脾气，才说呢，你就兴奋成这模样。”

沈相爷想的较周全，连忙问：“这事大哥和大嫂知道吗？他们怎么说？还有皇上那边，你们可曾禀告过？”

“爹娘那边已先告知了，娘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想小蝴蝶难得有机会出去瞧瞧，所以也没多加阻拦。至于皇上那边，待过二日进宫请安时，我们自会禀明的。”

“也好！否则待你入朝为皇上做事后，大概就没那机会可以再带小蝶四处瞧了。”沈夫人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剑南原本就是不喜受拘束之人，自十六岁起便四处行走，这些年难得他为了小蝶，在家中一待便是四年有余。这回若不趁此机会出门，真等他入了朝，可就不得自由了。

“不过，出门在外可不比在家中，得事先将一切准备妥当。尤其是小蝶，她一向身子骨弱，你可得好生照应着，每日的补品都得带着才好。”沈夫人连忙想着该带些什么东西上路才好。

“我都知道的，姑姑无须太过操心。”剑南应允着。

“你说什么？你打算带小蝶四处行走？”太后一听，不甚同意，“这不妥吧！小蝶素来身子就不怎么好，这下子要随你四处奔波，那她怎吃得消？我不赞成。”

“太后，可是人家好想到处去瞧瞧的。”小蝶轻轻柔柔的说着，让太后反对的话再说不出口。

剑南早料到太后及皇后必然会反对，因此特意让小蝶自己来说服她们，他知道，她们绝不忍让她失望的。

“就算要出门，也无须急于一时的。不然等过了中秋之后，再出门成不成？”太后退而求其次。

“可是，我们若不现在去的话，入秋就赶不到江南了。”小蝶坐在太后的脚旁，垂着头低声的说着。“剑南哥哥说要带人家去尝秋蟹的。听说苏州的湖蟹最是有名，尤其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见小蝶这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太后心中舍不得她难过，只得同意了。“好吧！你们要出门就出门吧！不过，过年时可得回来才成。”

“谢谢太后！”小蝶喜上眉梢，连忙起身谢礼。

珍珠在一旁听出兴趣，“小蝶，你们要上江南去啊？”常听人说江南风光之美，却是从未见过，这下子她可得紧跟着他们才成。

“是啊！”

“那我同你们一道去瞧瞧。”

“不成！”剑南连声拒绝。每回只要小蝴蝶同珍珠在一起，总会多灾多病的，他怎么可能让她跟着他们？

“表哥，你怎么这么小气嘛！”珍珠不死心，转向小蝶说着：“小蝶，让我跟你们一道去嘛，这样一路上好人同你作伴的。”

剑南将小蝶搂回怀里，瞪着珍珠。“小蝴蝶有我就成了，你夹在我们之中只有碍手碍脚罢了。”

“剑南哥哥！”小蝶抬头要为珍珠说句话，剑南轻啄下她的唇——

“小蝴蝶，我可不希望咱们出门去玩，还有个闲杂人夹在我们之中。”

“可是……”

“没什么好可是的。”将小蝶紧搂在怀里，剑南低声的在她耳际说着：“剑南哥哥带你出门，是希望你和我一起，要是珍珠真跟了去，那咱们又不能撒下她不管，那不是太扫兴了吗？”

听得剑南这么说，小蝶俏脸微红，对着珍珠充满歉意的说：“珍珠姐姐，真是对不起，我们恐怕不能跟你一道了！”

“是啊！要不服气的话，那就自个儿找个好夫婿，让他带你去！”剑南还故意气她，“不过，我很怀疑，朝中有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娶你的。”

珍珠气得满脸通红，直呼他的名字，“平剑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哪有什么意思？”剑南自然矢口否认，“我只是想不出朝中有哪位王孙大臣配得上高贵的珍珠郡主。”

“你……你……”珍珠气得快说不出话来。这个臭剑南，明明不是好话，他还偏说的那么冠冕堂皇。

“怎么？珍珠郡主主要是认为剑南的话没有道理，那我在这儿先行谢罪了。”剑南嘴角噙着笑。

一见到他那副模样，珍珠更是怒火冲天，心中暗想：好！你不让我去，我偏要跟着你们，

叫你们甩都甩不掉。

珍珠心中暗下决心，干脆她就女扮男装，先一步下江南等着他们，她就不信到时候剑南真敢撵了她回去。

“剑南，东西可有都带齐，别少了什么。”沈夫人和靖南王妃眼看他们就要出门，早些天就忙着张罗一切事物，“小蝶的补品都带了吗？还有，高大夫特地为她调配的定神药，可有随身带着？青儿、紫儿，你们可得好生服侍小王妃，四季的衣裳都带齐了没？”

“带了、带了，青儿早就收得好好的了。”青儿连声应着，“小王妃的药我一瓶放在衣箱里，一瓶随身带着，不会少了的。”

“这才好！”

二辆马车，大的一辆是让剑南他们夫妻坐的，另一辆小一点的，除了青儿和紫儿二个侍女坐之外，便是放些衣物行李。

眼看慕白他们随同马车夫都已准备好，剑南将小蝶抱上马车，“娘！我们要上路了，你们先进去吧！”

“让我们瞧着你们起程吧！”王妃和沈夫人都不肯先回府。二人忍不住又叮咛着：“剑南，你要好生照顾小蝶，知不知道？年节时可得回来，就算要外出去增广见闻，也得待团圆饭吃过了再成行。记着吗？”

“是！我都知道的。娘、姑姑，你们别担心，我一定会把小蝴蝶照顾的很好的。”

“慕白、子奇，我将小王爷和小王妃交给你们，你们可要保护好他们才成。”王妃转头望向立于一旁的二人。

“王妃放心！属下等必会以性命相护的。”二人躬身行礼。

“这就好！慕白，你行事谨慎，凡事多提醒剑南些，现在有小蝶跟着，可别随意闹事，明白吗？”

“慕白知道的。”

“好吧！你们该上路了，否则错过了吉时可不怎么好。”再不舍，王妃终是知道强留不住，与其如此倒不如开心送他们出门，反正再过数月，待过年时他们便日来了。更何况，只待他们这回回来，日后剑南再不会吵着四处游山玩水，这也算是好事一件。

“是！”慕白二人向王妃及沈夫人行礼这才上马。

慕白二人骑着马，护在剑南他们马车的二旁。

“剑南哥哥，咱们现在就上江南去吗？”虽然是马车，但里面却大的足够二人睡卧，小蝶坐在里头开心的问着。

“小傻蛋！哪有那么快就到江南的？咱们一路上慢慢的走，可以到处看，到处玩。”轻抚着她的发，小蝴蝶是他的妻子，这已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了。“要不要瞧瞧外头的风景？”

“不可以！”拉住了剑南要揭开布帘的手，小蝶惊慌的制止着。

“为什么？外头风景挺美的，你不想瞧瞧吗？”剑南不解的问着。

小蝶摇晃着脑袋，“不可以！会被坏人瞧见的。”

剑南听到这话，安抚着她，“好！不拉开，你别担心！”心中不由的想着，小蝴蝶这话是什么意思？

“剑南哥哥，你在想什么呢？”小蝶见剑南半天不说话，轻声的问。“难道像珍珠姐姐说的，你在想着江南的美女，是不是？”

“你别听珍珠乱说，她啊！老是瞧我不顺眼，总爱闹些事来跟我捣蛋。我有了你啊！还瞧什么江南美女来着？”这个珍珠，他不让她跟，她就老是同小蝶说些有的没的，搅和得她心神不宁。

“可是听说苏杭出美人，剑南哥哥可会被那儿的美人给迷了？”小蝶心里有些不安，虽然他们才新婚，而且剑南哥哥也待她极好的，可是男子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说不定他们这回下江南，他就会带上几个江南美女回去的。

“胡说！”轻斥一声，剑南抱紧她安慰着：“又是珍珠同你说的吗？回去后再不许她来找

你，老是这么随便乱说的吓你。”

“要是你真瞧上了哪位姑娘，你说一声，我不会反对的。”虽然这么一来，她一定会很痛心的。

“那你不会生气吗？”剑南盯着她瞧。小东西居然敢这么大方，他真该打她一顿小屁股才是。

就见听到这句问话的小蝶，泪珠在眼眶中打转，却还故作坚强的摇头，“不会的！”

“该打！”心疼的吻去她脸上的泪珠，“这又是谁同你说的？你别告诉我又是珍珠，否则回去我定找她算帐。”

“是梅妃娘娘说的，她说你是小王爷，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可是，我只要一想到你不要我了，我心里就好难过，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小蝶紧靠在他怀里，要是剑南哥哥真的喜欢上别的女子，她定会伤心死的。

“傻小蝶。剑南哥哥答应你，绝对不会弄什么侍妾回来让你伤心的。再说，又有谁规定男子非得要有三妻四妾的？你瞧爹和姑丈不都没有纳妾。”哼！那个梅妃仗着自己正得宠，瞧小蝶深受太后及皇上喜爱，总在皇上耳边念着，希望把小蝶许给她弟弟。也不自个照镜子瞧瞧，一个酸书生够格同他争小蝴蝶吗？

“万一我不能生的话呢？”剑南哥哥是家中独子，但自己的身子一向不好，万一真被梅妃娘娘说中了，她不能生育，那该怎么办？

“正好！那样我就可以永远宠着你一个，不用担心日后有了孩子，你就将心思全放在孩子身上，会冷落我来着。”剑南似真似假的说着。唇开始缓缓的落在她的眉眼、鼻尖、耳垂及至那红艳如花的唇瓣。

“剑南哥哥！”不依的喊了声，小蝶再一次求证的问着：“你真的不会瞧上苏杭的美女吗？”“当然不会，”剑南保证着。他没说出口的是：他早就拥有个苏杭的美人了，而且说不定还是最美的那一个。

## 第08节

---

沿路游山玩水的，剑南他们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是随性而走。一路上瞧着哪边有好玩好看的，就留下多住二天。

这么走着走着终于到了江南。

这一日他们来到杭州，小蝶开心无比，吵着要去瞧西湖。“剑南哥哥，咱们现在就到西湖去好不好？”

“别急！咱们今天才刚到，你一定累了，先休息一下，咱们明天再去瞧好不好？”

眼看已是午时，剑南命子奇先去寻投宿之处。

住进杭州最大的酒楼天下一品，剑南命人包下整个东院，只见小二忙进忙出的，不禁好奇的问：“店小二，这儿平日都这么热闹吗？”

“各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难怪有所不知，再过数日便是我们这杭州城一年一度的花灯节了，到时万灯齐放，各家竞艳，瞧是谁家的灯最是别致，谁家的最是特出，那可是咱们这儿的大事呢。所以这几日有许多外地人陆续前来，就为了到时一观那灯海美景的。”小二执心的说着，只是那带着杭州腔调的话，叫众人听得有些累。“各位这时来，正是所谓来得早不如来的巧，要是没瞧见那景象，可是会遗憾的。”

“剑南哥哥，小二哥说过几日有花灯节呢！”小蝶听得甚是开心，不知不觉话中带上了杭州腔。“咱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好不好？”

“当然好！”剑南温柔的拥着她。

店小二听着她的话，不由的多打量了她一眼。这位夫人长的真美，可怎么有种挺眼熟的感觉呢？还有那一口的杭州话，还真是顶标准的，他忍不住问了句：“夫人是杭州人吗？”

就见剑南脸色立变，语气不悦的说：“我们是从京城来的，怎会是杭州人！”

“是、是，是我的不对。”见剑南脸色难看，店小二连忙退出。

不解的出了东院，一旁的掌柜忙喊着：“小柱子，你在做什么？这么多客人，你还不快点招呼，还在那儿发什么愣？”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方才那几个客馆瞧来挺气派的，看来必是贵客呢。还有那位小夫人，长的可真是美，我生平只瞧过二位美人，一位就是她，另一位是柳……”说至此，小二忽然大叫一声：“啊！”

“要死了？小柱子你做什么喊那么大声，是存心吓我还是打算把客人全吓跑？”掌柜的破口大骂。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到一事，方才我觉得那小夫人长的眼熟，现下才发觉，”压低了嗓音，店小二神秘的凑在掌柜耳边说：“那位小夫人长的同四年前死去的柳小姐可真像。”

“这话可不能乱说的，要叫那几位客馆听到了，还以为咱们恶意诅咒呢。”掌柜的连忙制止小二再说下去，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要让他们知道小柱子将人家夫人和个死人做比较，难保他们不翻脸。

小二兀自嘀嘀咕咕的：“可我瞧着就真是像！柳少爷和杨少爷带着柳小姐来过几次的，她那模样，我这一生都不会忘的。唉！难道真是好人不长寿，还是真如人家说的红颜薄命？柳小姐长的那么美，心地又那般好，偏生好人却没好报。”当初他还差点为她病相思呢，知道她仙逝的消息，他还狠狠的哭了几场，怎么可能会瞧错？

杭州的花灯节终于上场，剑南带着小蝶沿途观赏，可是走到后来，人潮越是汹涌，怕挤坏了小蝶，剑南决定就此先打道回去。

“小蝴蝶，你看人这么多，咱们别瞧了好不好？否则待会儿要叫人群给冲散了，可怎么得了？”

“可是……”她还没瞧遍呢！

“公子爷！咱们所居住的客栈，东院的楼台正对着大街，居高临下瞧来定会更美的。”慕白建议着。他也不放心让主子挤在如此多的人潮中，万一不小心出了什么事，那他真是万死莫辞了。“听到没？小蝴蝶，咱们就回去客栈好了，站在高处既可欣赏美景，又不必同人挤成一团，何乐而不为？”

“好吧！”

回到客栈，剑南立刻带着小蝶上楼台瞧灯海。“你瞧，咱们站在这儿，不是比方才在底下同人挤要来得好多了。”

“对啊！从这儿眺望，真是比方才瞧更美些呢。”小蝶兴奋的四处张望，忽然远处一对蝶形花灯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剑南哥哥你瞧！”

顺着小蝶的手指望去，剑南也瞧见了那对精美的蝶灯，它们正悬在半空，“好美的灯，你喜欢是不是？”小蝴蝶最爱蝶了，他怎能让她失望呢？

“嗯！”急切的点着头，小蝶着急的说：“咱们去瞧瞧，看主人肯不肯割爱好不好？”

“别急！你乖乖在这儿看灯，剑南哥哥定会把那对蝶形花灯带回来的。”剑南不希望小蝶再下去。

“一定哦！”

“一定！”转头交代青儿她们：“你们二个，要小心守着小王妃，知不知道？”

“是！”青儿和紫儿连忙应着。

下得楼来，剑南再交代慕白和子奇守在楼台下，万不可让不相干的人去惊扰了小蝶，这才转身又往灯会而去。

剑南走上前一瞧，近看更觉那二只花灯的手工精巧，他心中甚是开心：小蝴蝶要是瞧见了，肯定会很欢喜的。

正要伸手去取下那二只花灯，只听得背后一个低沉的嗓音响起：“别碰它。”

剑南转头一看，是名剑眉星目的男子，就见他长的高大挺拔，只是原本该是明亮有神的双眸中却满是忧郁。“这位兄台有事吗？”

“那是我的蝶，任何人都不许碰它！”逸江淡漠却坚决的说着。自蝶儿出世，每年这时节他都会托胡老爹精制二只蝶形花灯的，即使在她出事后依然没变。

“凡事总有先来后到，这可是我先瞧见的，兄台怎说是你的呢？除非这位老丈的灯笼不卖，否则须得卖我才是。”剑南怎肯轻易让步。

胡老爹连忙上前劝说：“这位公子别生气，您八成是外地来的吧？杭州城的人都知道，这两只花灯是杨家公子特意要我制的，所以东西是他的没错。若公子喜欢小老儿的灯笼，我再帮公子另外挑几个好的。”

“我就喜欢这二只。”剑南亦是坚持着。这可是小蝴蝶瞧上的东西，他怎能让她失望？不理睬剑南，逸江轻柔的取下那二只的蝶形灯笼，他的蝶儿啊！

“兄台？”见逸江取了花灯就要离去，剑南连忙唤住了他：“兄台，可否请兄台将这两只灯让与我呢？不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付的。”

“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物。”拒绝他的要求，逸江转身要走。

“兄台！”连忙跟上前去，剑南说：“兄台想必是世居此地吧？那要请老丈再制二只花灯是轻而易举之事，我是由外地来，待在此处不过三、五日的的时间，若错过了，可不知何时才能再来，请兄台务必割爱。”

“不可能！”逸江再次拒绝他的要求。

“逸江，怎么了？”飞絮远远的瞧见逸江身后尾随一人，以为他遇上了麻烦，连忙赶过来。

“没什么！”

剑南赶上前，“兄台，这两只花灯对我来说亦是重要之物，尚望兄台不吝割爱。”

逸江终于转过来仔细的打量着他，眼前此人满身的贵气，一看就知出身定然不凡，一个大男人怎会喜爱这东西呢？“为何你坚持要这两只花灯？你说你由外地来，回乡带着这东西上路该不怎么方便才是。”

“实不相瞒，这两只花灯是我那新婚的小妻子瞧上的东西，我若没能带回，她必然会很失望的。”只见剑南原本冷淡的眼霎时盛满了柔情，“兄台或许会认为我宠妻太过，但我实不忍瞧她不开心。”

听剑南这么一说，逸江心中略有所感，此人亦是名痴情汉啊！若今日换作是蝶儿瞧上的东西，他必然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可是，这是蝶儿的东西，他怎能轻易就予人了呢？

“逸江，”飞絮瞧逸江的神情，知道他已被眼前这名爱妻的男子所感动，原来天底下的痴心汉还真不少呢。“你怎么决定？”

胡老爹在旁瞧着逸江挣扎的模样，上前打着圆场：“不然这么好了，杨少爷若将这两只蝶灯让予这位公子，那老胡再帮杨少爷另外制二只好了。”

“如此就太好了！”剑南连忙说道，“不然这么吧，我代兄台另行订二只花灯，不知兄台的意下如何？”

“不用了！相逢自是有缘，这两只花灯就送予兄台，算是微薄的贺礼。”逸江不舍的交出手中的灯。

“在下平剑南，不知二位兄台大名？”剑南行了一礼。

“杨逸江！”“柳飞絮！”二人边回礼，边报上自己姓名。

“原来是杨兄和柳兄，多谢杨兄的割爱，但小弟怎能让我兄台破费，这花灯价值几何？还望杨兄告知。”

“这是我诚心送你的，若再提及钱，就休怪我将它收回。”

“那多谢杨兄了。”

“小王妃，夜间风大，披件衣裳吧！”青儿取出件披风帮小蝶披上。

“青儿，剑南哥哥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呢？会不会是人家不肯卖？还是叫旁人买去了？”小蝶眼看那两只花灯已然不见，却迟迟没看见剑南的身影，还以为一定不成了呢。

“小傻蛋！剑南哥哥答应了你，怎么会食言呢？”蓦地听到背后剑南轻斥了声。

小蝶开心的转头，只见他手中正提着那两只蝶形花灯。“哇！好美哦！谢谢剑南哥哥！”她高兴的直扑过去。

“小心些！别好不容易帮你弄来了，却弄坏了。”忙着将她搂入怀里，剑南宠爱的望着她。“很费工夫吗？是不是花了很多银两？咱们是不是没钱住客栈了？那可怎么办？”小蝶生长于富贵，又倍受众人宠爱，对金钱根本就没什么概念。

“傻小蝶！”这个叫人心疼的傻娃娃！将小蝶抱回房里，“这可是剑南哥哥花了好多力气

才得来的，你怎么谢我？”剑南嘴角噙着笑，意有所指的望着她。

“可我没钱啊！”小蝶想了又想，自己身上不知什么东西才较值钱呢？

“钱的事你无须操心，再说，剑南哥哥怎么可能收你的钱？”指指自己的唇，“我要这种谢礼。”

听懂他的意思，小蝶羞红着脸，不依的轻喊：“青儿她们在呢！”

“她们早下去了！”剑南不达目的绝不罢手。早在他进门之际，就让丫环们退下了。

小蝶只有娇羞的凑上轻吻了下。

剑南将手中的蝶灯放在桌上，伸手紧抱住她。“不行！太随便了，得这么才成。”边说边吻上她的俏脸，手缓缓解开了她的衣衫。

“剑南哥哥！”娇呼了下，小蝶软软的偎在他怀中，任由身上的衣物滑落地上。

“小蝶，我的小蝴蝶。”剑南口中轻轻的喊着，双手将她抱得更紧了。

“飞絮，有事吗？”见飞絮前来找他，逸江随口问着。

“没事不能来找你吗？陪我四处走走吧！”

逸江二话不说随他出门，“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我娘，”轻叹口气，飞絮说着：“这几日不知怎地，她总是嚷着说蝶儿回来了，非得逼我出来接她回去不可。”

“是吗？”逸江的情绪有些激动，“人家不都说母女连心吗？或许蝶儿……”

“逸江！”飞絮制止他的话，“你还不死心吗？”

逸江苦笑一下，“不提这了，咱们到天下一品喝杯茶吧！”

“走吧！”知道逸江不想面对这问题，飞絮也不勉强他。

到杭州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剑南他们踏遍了附近的名胜，几乎是乐不思蜀了。

剑南正坐在大厅中喝茶，忽见飞絮二人进来，他连忙迎上前来，“杨兄、柳兄，想不到能再见到二位。”

“是平兄，没想到你还在杭州。”想到此人待妻甚好，逸江对他有些惺惺相惜之感。

“二位兄台请坐！”剑南忙喊着小二上茶，“难得咱们还能相遇，就让小弟作东，请二位兄台喝杯茶吧！”

“这怎么好意思！”二人推辞了下。

“二位兄台何必客套，还得感谢杨兄将蝶灯让与了我。”剑南拉着二人坐下。

“记得兄台说过非杭州人，怎会在此住上这许多日子呢？”飞絮有些疑惑。

就见剑南带着溺爱的笑容说：“只因我那小妻子喜爱上西湖的风景，还舍不得离开呢！”

“瞧来平兄很是疼爱自己的妻子呢！”飞絮心中不禁想着，若是蝶儿在的话，想必逸江亦是这般疼惜她。

“这自是理所当然的啊！”

三人相谈甚欢，从文韬武略到诗词歌赋，甚至连品竹弹丝都能互相讨论，三人越谈越是投机。

剑南原是心高气傲之人，但眼前二人的见识、风范却让他心折。谈了半天，他忍不住脱口说出：“小弟与二位兄长谈论真是快事，人家都说知己难逢，我今日能一次得遇二位，真是三生有幸。如果二位兄台不嫌弃，可愿与小弟结拜？”

飞絮和逸江互望了眼，他们对剑南也有份一见如故的好感，现下听得他这般说，二人甚是喜欢，因此都同意了。

连忙唤来小二备齐香烛水酒，三人对天立誓义结金兰。当下论起年纪，飞絮最长、逸江次之，而剑南则小了他们二岁成了三弟。

“三弟，咱们都谈了这大半天了，怎么没瞧见弟妹呢？”飞絮有些好奇的问着。眼看剑南开口闭口都是小妻子，他们实在想见见他们那弟妹到底是怎样的可人儿。

“她啊！她是我的小表妹，被我娇宠惯了……”正说着，忽听到背后一声娇柔的声音响起，“剑南哥哥！”

剑南立刻转头迎上，而飞絮和逸江则愣在当场。这轻柔的声音，听在二人耳中却如响雷般

的震撼。

这嗓音……这嗓音，分明是蝶儿啊！

惊喜交加的转过头去，只见一名绝艳少妇正自台阶缓步而下，她发上金蝶巍巍颤动着，剑南欣喜的向前搂住了她。

逸江愣愣的望着眼前人，他心中狂喊着：蝶儿！是蝶儿！虽然分别了四年，他还是可以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心上人。可是他苦寻四年的蝶儿居然嫁与他人了？为什么？为什么？

二人亲热的一幕宛如利刃般的刺入逸江的心口，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如今却依偎在别人胸前，只觉得心痛的让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剑南上前拥住了小蝶，“你来的正好，我方才认了二位兄长，你随我去拜见他们。”

“剑南哥哥怎会突然认二位兄长呢？”小蝶不解的问着。

“你忘了我是家中独子，我自小就欣羡旁人有兄弟手足，难得如今能遇上二个知己，怎可轻易放弃这大好机会？”剑南一边解释着，一边带着小蝶来到逸江和飞絮跟前。

剑南对着二人一笑，“二位兄长，这位便是你们弟妹。”低头又对小蝶说：“小蝴蝶，来见过柳大哥和杨二哥。”

飞絮和逸江呆望着他们追寻许久的人儿，“蝶儿”二字却怎么也喊不出口。

小蝶正要拜见，一抬头瞧见了二人，不由的愣住了。她望着眼前这二人，一阵熟悉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为什么？

小蝶呆呆的想着，她分明见过这二人的，可是，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她想不起来？越是想，只觉得脑中越是混乱，一阵的痛楚逐渐升起。

剑南有些奇怪的望着眼前三人的神色都这般诡异，他轻拍下怀中的人儿，“小蝴蝶，怎么不叫人呢？”

“我见过他们的，我明明见过他们的。”小蝶喃喃地说着，没留意到剑南的话。

逸江痛苦的望着眼前他深爱多年的人，心中有千言万语想问，却连个字都吐不出来。他只想知道，蝶儿既然负了心，为何还要出现在他面前，为何要这般残忍的待他，这究竟是何原因？

剑南望着小蝶的眉头越纠越紧，小脸蛋开始出现了痛楚的表情，他有些惊慌的问着：“小蝴蝶，你怎么了？小蝴蝶！”

痛苦的抱住了头，一幕幕的情景不住的在脑中盘旋，小蝶不由的痛喊出声：“痛！我的头！痛！好痛！”

剑南着急的抱紧了她，口中不住的喊着：“小蝴蝶！小蝴蝶！”眼看小蝶抱住头喊疼，他心中又慌又急，连忙出手点了她的睡穴，小蝶软软的倒入他的怀里。

剑南着急的大叫：“子奇！青儿！”就听得他一声喊，立刻有几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公子爷！”

“子奇，你快去请大夫；青儿，快将小蝴蝶的药拿来。”交代好下人，剑南回头对着飞絮和逸江歉疚的说着：“大哥、二哥，真对不住，你弟妹身子有些不适，恕小弟先行失陪了。”说着，剑南抱着小蝶要回房。

逸江和飞絮虽对眼前情形尚且不明所以，但由小蝶的反应中知道事情必有他们不解之处，二人对望了眼，迅速的下了决定。

飞絮连忙开口喊住剑南：“三弟，请等等！”

只见剑南满脸的疼惜与惊慌，“大哥还有事吗？小弟现下心急如焚，若二位兄长不介意……”

“家父略知医术，若三弟信得过为兄，那就上柳家庄吧！”飞絮打断他的话。

一旁的掌柜说道：“柳老爷可是江南第一神医呢！只是柳老爷子不是很久不与人看病了吗？”唉！自从柳小姐出事后，他们杭州城就少了位仁心仁术的大夫了。

“既是大哥所言，小弟哪会信不过？”听得掌柜的话，剑南有些心动。

“自家兄弟说什么麻烦？干脆这么着，三弟就搬到柳家庄住吧！一来可让家父仔细瞧瞧弟妹的身子，二来咱们兄弟正好可多聚聚。”飞絮提议着。

“那不是太麻烦大哥了？”剑南婉拒。

“何必客套？除非你不认愚兄这个兄长了，否则就随我们上柳家去吧！”转头对逸江交代着：“逸江，你就在此等三弟将行李收拾好，再带他们回柳家；我先回去，让下人们将房间整理好。”

“嗯！”点了点头，逸江心中明白，要知道蝶儿这四年来究竟出了什么事，那非得将他们带回柳家不可。

飞絮先回柳家去禀告父亲，逸江则望着眼前的三弟：当初会是他伤害了蝶儿的吗？要真是他，就算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他也绝不容情。

飞絮快马赶回柳家，雨涵正陪着孩子在亭中习字，一见到他回来忙迎上前去，“夫君，出了什么事？你的脸色不怎么好呢。”

“爹呢？”

“在大厅里……”雨涵话声未毕，就见飞絮已快步进去了。

“娘！爹爹怎么了？”念念望着父亲的背影，好奇的问着母亲。为了怀念最疼爱的小妹，飞絮将儿子的小名取为念念。

“娘不知道，咱们跟上去瞧瞧吧！”雨涵对儿子温柔一笑，牵着他的手回大厅。

“爹！”飞絮一进大厅就瞧见父亲正立于厅侧，望着墙上小妹的画像。“我们找到蝶儿了。”听到儿子此言，柳布衣惊疑不定的回头，“你方才说什么？”这会是真的吗？他们的小梦蝶真的没死？她真的回来了？

“我和逸江见到蝶儿了。虽然她长大了些，可是我们敢说，她必是蝶儿没错。”给父亲一个肯定的答案，飞絮再次说着。

“那她人呢？她人在哪儿？她怎么样了？你为什么没有将人带回来？”柳布衣一叠声的问着。

雨涵牵着儿子呆立在门口，小姑没死？小姑真的没事？那是否表示她的日子可以苦尽甘来了？

“我让逸江等他们一道回来。”

“他们？”柳布衣不解的望着儿子。

“是！他们。”飞絮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蝶儿似乎是不记得我们了，她甚至连我和逸江都没能认出。而且……”顿了下，飞絮再投下一记响雷，“她已经成婚了。”

柳布衣难以置信，“你说什么？蝶儿成婚了？她怎能做这种事？她要我如何同杨大哥、大嫂交代？”

“爹！您先别急，我说了，事情似乎有些地方不对，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所以我才让逸江带他们回来的。”停了下，飞絮又问着：“这事可要让杨伯父和杨伯母知晓呢？”

“这……”柳布衣沉吟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杨大哥夫妻知道这事，那会不会坏了两家的交情呢？

“公公，媳妇浅见，我觉得这事还是通知杨家伯父才好。”雨涵见二人犹豫不决，挺身说了句。

“为什么呢？”父子俩都不知雨涵为何会做此建议。万一杨家夫妻不予谅解，那只怕二家的情谊就要因此毁于一旦了。

“公公试想，若杨伯父他们知道小姑失忆之事，他们必能谅解此事。但若现下瞒着他们，日后他们知晓，说不定以为此事是咱们故意安排的，那岂不误会更深？”

“嗯！雨涵说的有理。飞絮，你就请杨大哥他们来一趟吧。”

“是！”飞絮连忙出门。

## 第09节

---

逸江带着剑南他们来到柳家庄，想不到除了柳家人之外，连父母都已经来了。

众人望着眼前斯文而贵气的男子手中抱著名宫装女子，瞧不清她的长相，只见她发上金蝶正随风轻颤。

“三弟，这位便是家父。”飞絮上前一步为他们介绍，“这二位是二弟的父母。爹，这便

是孩儿和逸江的结拜三弟，他叫平剑南。”

听得飞絮的话，双方家长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平公子请坐！”柳布衣打了声招呼，眼前男子浑身的高贵气质，一看便是出身不凡。

“柳伯父无须如此客气，您就唤我一声剑南即可。”

“好吧！剑南，”望着他怀中的女子，柳布衣声调微颤的说：“飞絮说有人身子不适，可是你怀中的人儿？”

“正是！请柳伯父为她瞧瞧吧！”剑南将小蝶平放在手臂上，就听得厅上众人全倒抽了一口气。

此时却见一名妇人由内冲了出来，往小蝶身上扑了过去，口中不住的喊着：“蝶儿，蝶儿！”剑南心里一惊，连忙抱着小蝶站起身来。

“夫人，你冷静一点。”柳布衣连忙安抚着妻子。

“蝶儿，那是蝶儿啊！”望着昏迷不醒的人儿，柳夫人眼中只有心爱的小女儿。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飞絮望着剑南，脸色凝重的问了句：“三弟，可否请你老实回我一句，弟妹，她真是你的表妹吗？”

“大哥此言何意？”剑南不禁有些变了脸色。

逸江再忍不住，语气急促的追问：“我们只是问你一句，她真是你的表妹吗？亲表妹吗？”

“为何这般问？”怀疑的望着眼前所有的人，为什么他们的脸上全是一副既惊又喜的表情？剑南抱着小蝶退了几步到厅门口，慕白和子奇连忙护到他们身边。剑南冷冷的说着：“我敬重二位兄长的为人，与二位义结金兰，希望二位兄长别让我失望才好。”

“三弟先坐下吧！”飞絮拉住逸江，“我说实话，因为弟妹实在太像一个人了。”回想着那令他们痛彻心扉的事，飞絮说着当日的情景，“四年前，我唯一的妹子出门上香，从此再无讯息。当日衙门的人断言，她是摔下山崖了，可是却始终没找到她的尸骸。”

“你们怀疑小蝴蝶的身世？”剑南知道了。事情总有揭穿的一日，从决定带着小蝶回江南，他便有此心理准备了。

“是！因为，弟妹实在和我妹子太像了。”飞絮满怀希望的再问一声：“她，真的是你的亲表妹吗？”

沉默了下，剑南说出令他们欣喜的事实，“小蝴蝶，是四年前我头一回上江南时救的。”当日那一幕犹然历历在目，而今想来却令他心痛如绞，“当时小蝶由山崖上摔了下来，我从半空中接住了她，她伤得极重，非但全身都被划伤了，就连肋骨都叫山石给撞断了二根，最严重的还是她额上的伤。”轻轻拨开她额上刘海，虽然已时过四年，那伤疤却依然令人触目惊心，由此可知她当日伤势之重。剑南怜惜的在她的疤痕上印了一吻，“这四年来，虽然我用尽天下灵药，却依然无法除去这疤。”逸江听得心都要碎了，他的蝶儿啊！居然遭遇了这般的事，当日若非剑南正好经过，蝶儿岂不摔得粉身碎骨了？

就听得剑南继续说着：“小蝶整整昏迷了十来天才清醒了过来，又调养了近二、三个月，这才终于将她从鬼门关给抢救了回来。”

“难道当时你没追查她的身世吗？”杨雄天忍不住截口问着。事情太凑巧了，让他不得不怀疑眼前之人，说不定便是当日的凶手。

“小蝴蝶虽然一身的锦衣华服，但想她一个小姑娘怎会独自出现荒郊？我惟恐她是被熟人所害，加上又没听得任何的消息，所以也不敢追查下去，就怕一个不小心，反而又害了她。正好我姑母成婚多年膝下无子，因此我将小蝶带回，为她改名沈小蝶，成了我的小表妹。”剑南说得合情合理，让众人找不出理由反驳。

“为何喊她小蝶？”逸江低声的问着。他的蝶儿，如今却成了别人的妻，原来，他让的不只是那二盏的蝶形花灯，还有他最心爱的蝶儿啊！

“小蝴蝶的衣袖裙摆全绣满了彩蝶，还有，”剑南从怀中掏出当日被他收起的紫玉蝶，“因为这蝶，所以她才帮她取名小蝶的。”

紫玉蝶？那是他送给蝶儿的。逸江痛心的想着，没料到居然连玉蝶都没能待在蝶儿身边。

“为何要收了她的玉蝶？”若是紫玉蝶能陪在蝶儿身旁，说不定她早已恢复记忆。

“当时小蝶重伤初愈，只要一忆及往事便犯头疼，她的身子实受不住这等折磨，所以我会收了她的玉蝶。”剑南解释着。

杨母接口问：“当初蝶儿伤得那般重，为何你没请江南第一神医为她看病呢？”

一旁的子奇连忙躬身回答：“那时是小的命人去请大夫的，原本想请柳神医，但柳神医适

巧不在庄内，小的无法只有另请高明。”

听子奇这一说，他们全想到，是了！当初因为蝶儿出了事，所以柳布衣和杨雄天赶到衙门去，根本就不在庄内。

难道，这一切真是天意吗？

逸江静立在花园里，望着这园中的一切，他曾想过有朝一日蝶儿回来，他们在这儿赏景的。

而今，她虽回来，却永远无法同他一起了。

“逸江，这一切全是上天注定，是你和蝶儿无缘，你要看开才是。”杨雄天来到儿子身后劝说。

“天？若真有老天爷，为何待我如此不公平？”他心心念念的未婚妻，他苦寻了数年的心上人儿，如今却成了别人的妻。

“恨命莫怨天！这是你们的命，既然命中注定无缘，那你就不要再强求了。”轻叹口气，杨雄天知道儿子的痴心，他爱了蝶儿那么多年，一时要他抛下，他怎能舍得？可是，都已经到这地步了，他不放手又能如何？

“无缘？如果无缘为何要让我守护她十四年？如果无缘又为何要让我们订下夫妻名分？”逸江再忍不住狂吼出声。他等了十八年，却等来了这样的结果，叫他如何甘心？

“逸江，蝶儿现下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可这事不能怪她，你若割舍不下，只会害了自己、害了蝶儿的。”

“我怎么会害了蝶儿？”逸江不相信，他是如此的爱她，怎么可能会害了她呢？

“当日若非平公子救了蝶儿，那她现今也不会在此的。要是让平公子知道你们订过亲的事，他会怎么看待蝶儿呢？你若肯放手，让蝶儿重回你身边，我同你娘绝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可要是他不肯放呢？你可曾想过，蝶儿孤身一人远在京城，会有什么遭遇是咱们不能预测的，这还不算害了她吗？”

是啊！若不是三弟，蝶儿不会平安无事的。可是，要是没有三弟，要是没有剑南，要是，没有他……

“啪”的一声，杨雄天一个巴掌打的毫无防备的逸江踉跄了几步。就听得杨父怒声喝问：“逸江，你在想些什么？”方才他居然在儿子眼中瞧见了浓浓的杀意，这孩子，为了梦蝶当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吗？

想什么？他在想什么？逸江倏地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刚刚想到，若是没有三弟剑南的存在，蝶儿就能回到他身边了。老天！他居然会想杀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他还算是人吗？

望着逸江痛苦的神色，杨雄天再也狠不下心来责备他了，他语重心长的劝着：“舍了蝶儿吧！有舍才有得，惟有舍了蝶儿，你才能重新你的人生；惟有舍了蝶儿，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你明白吗？”

摇着头离开，杨雄天知道要给逸江时间，让他独自想个清楚的。

舍？他也知道该舍，更何况事情至此已由不得他不舍了。

可是啊！一个早就深植脑海、铭刻在心，甚且已溶入骨血的人儿，他要怎么舍弃？又该从何拾起？

小蝶坐在竹亭中静静的打量着园中的一切，时隔四年了，舞蝶园却一点也没变。

只是，景物依旧，却早已人事全非了。

她醒来了，这半个多月来，在柳布衣的用心治疗下，小蝶已经恢复了记忆，而她的心，也就更难受了。

她怎会忘了呢？父母的宠爱、兄长的疼惜，更有杨大哥待她的一片深情，她居然将之全部忘怀。她怎能如此？

这园中所有的蝶形事物尽是杨大哥从各地费心收集的，就为了知道她爱蝶。连她出事后，他依然没变过，他待自己一番情真，而她居然负了他！

“小蝴蝶，想些什么呢？入秋了，得多加件衣裳才行。”剑南拿着披风踏上曲桥，将披风披上妻子肩头，顺手将她抱入怀中，“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呢？”剑南着急的问着。

小蝶连忙拭去泪痕，“没有，我没哭，只是方才不小心被风沙迷了眼而已。”

“真的没事吗？”见她不说，剑南也不多加追问。只是心疼的审视着她，“怎么了？我总觉得自从你恢复记忆后，你就好似不怎么开心的样子。这是为什么？难道见着了亲生父母，你不欢喜吗？”

“我怎么会不开心，我只是……”小蝶心痛了下，眼眶不由的又红了，“只是觉得自己很不孝，我居然连爹娘都忘了。”

“那时你伤得那么重，能救回一条命已是不容易的事了，这怎能怪你？”剑南心疼的望着她，将她紧紧搂抱着。

抬起带泪的小脸，小蝶忽然问着：“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小傻蛋！”轻斥一声，剑南吻去她脸上的泪痕。“你是我的妻啊！是我唯一的小妻子，我不待你好，还能待谁好？”

“我是说，当初你刚救了我时，为什么就那么关心我，还将我带回京呢？”小蝶心知剑南待人向来冷淡，当初为什么会毫无理由的将她带回去了呢？

定定的望着她，剑南深情的看着小蝶，“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可是，后来我就清楚了，因为我爱你啊！只因为爱上了那只最娇最美的小蝴蝶，所以我才会不顾一切的将你带回的。”

“可是，可是你是小王爷，而我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咱们不相配的。”小蝶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母亲千叮万嘱的，吩咐她万不可将她和杨大哥订亲之事说出，但瞒着剑南哥哥，这事真的成吗？

“没什么好可是的。别忘了，你现在是皇上最宠爱的义女，当今的小公主呢！还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轻抚着她的发，剑南温柔的看着她。

小蝶张口欲语，突然雨涵的声音传来：“小姑、姑爷！”

“嫂子！”听到雨涵的话声，小蝶连忙拭泪要站起来，剑南紧抱着她不放。

“不用起来了！”雨涵带笑的上前，“娘让人准备了人参鸡汤，小姑可要现下喝？”其实雨涵是故意来打断二人的话的，众人都担心梦蝶会将事情说出，因此方才她路过时一见情形不对，连忙让下人端了参汤来。

“麻烦大嫂了！”剑南微微颌首，除了小蝶，他对任何人都是一径的冷淡。转头对爱妻柔声的问着：“小蝴蝶，喝参汤了，好不好？”

雨涵看着剑南温柔的喂着小蝶喝参汤，心中不禁欣羨：小姑确实是有福之人，居然能得二名男子如此深情的对待。只是，终是难免负了一人。唉！世事总难尽如人意啊！

“让我见她一面，就只单独见上一面，说几句话。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飞絮，就当是我求你。”逸江苦苦哀求着，希望能见上梦蝶一面。

“逸江！”飞絮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这事万一让三弟知情，日后苦的可是自己的妹子。可是面对这自幼一起长大的好友，他又是这等的情深意重，自己怎能拒绝？

“飞絮，我就只能求你了，让我见她一面吧！有句话我一定要当面问她，你就帮我这一次吧！”逸江望着飞絮，眼中的痛楚让他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只有点头了。

“谢谢你，飞絮。”

轻叹一口气，飞絮不确定的说：“我不知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希望不要因此引起轩然大波才好。忘了她吧！逸江，明知不会再有结果，你何苦如此？”忍不住再劝他一回，虽然明知现在的逸江根本就听不下去。

逸江满脸痛苦的望着他，“为什么你们都要我忘了她呢？别人不清楚，难道连你都不知道吗？这十八年来，我的生命里除了蝶儿还是蝶儿啊！要是忘了她，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飞絮不禁低声喟叹。既然姻缘簿上无名分，那老天就不该让逸江爱上蝶儿才是。

就见听到他话的逸江苦笑了下，低声的说：“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番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杨雄天静立远处，听见儿子和飞絮的对话，他知道，他必须断了逸江的念头才行，否则再让他这般痴恋下去，终有一天定会酿成大祸的。到时候，不止梦蝶受苦，连他唯一的儿子也会毁了。

不成！他绝不能眼看着儿子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的，他得想个办法，让逸江彻底死心才行。

“咱们不能多待些日子吗？”知道再过半个月就得回京，小蝶轻声的询问着。她好不容易才见到爹娘，这下子分别，再见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了。更何况，娘的身子才好些，她想等她太好了才能安心离开。

剑南面无表情的抱着她，“怎么？你舍不得岳父、岳母他们，是不是？”

小蝶急急的点着头，“娘身子还没大好，我想多待二天。可不可以？”

“我的宝贝说了，怎会不成呢？”轻吻了下小蝶的鼻尖，剑南深情的望着她，“不过，至多只能再待个十来天，而且到时候咱们恐怕得快马加鞭的赶回去，我是怕你的身子吃不消。”

“不会、不会。”小蝶一听可以多待些时日，连忙保证着：“我不会有事的，我一定每天乖乖的喝那些参汤补药，绝不会耽误时间。”

“傻小蝶，我才不怕耽误时辰，我只是不希望累着你罢了。”笑了下，剑南捉住她方才的话尾，“是你自个儿说会乖乖的喝药、吃补品的，可不许再每天都讨价还价，又闹着不吃了。”

“好嘛！”嘟起小嘴。小蝶有些后悔的想着，早知道剑南哥哥答应的如此爽快，那她方才就不这么说了。

剑南啄了下她微翘的红唇，心下明了，嘴角带笑的问着：“后悔了，是不是呢？”

小蝶扯着衣角，有些害羞的否认：“才没有！人家没有后悔。”可是再回心一想，天天喝那些东西，喝得她都怕了。只好红着脸，小小声的商量：“那每天喝半碗就成了，好不好？”

直视着她晶亮的黑眸，剑南摇头拒绝：“不成！才说会乖乖喝光的，怎么可以反悔？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就听得小蝶不满的咕哝着：“可是我又不是君子，人家是小女子嘛！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不就是说女子可以同小人一样说话不算数的。”

剑南闻言再忍不住为之失笑，这小妮子为了不喝那些东西，居然可以将自己贬低，就连和小人同等都无妨了。“你啊！真是拿你没法子。”

“这好吗？要是叫姑爷知道了，那不知会惹来多大的祸事。”雨涵一听飞絮答应逸江，让他和梦蝶单独见上一面，心中觉得不妥。

“不然该怎么办呢？逸江那样子，我连要拒绝的话都说不出来了。”飞絮轻叹口气。

“万一……”雨涵还在犹豫。

“没有万一，也不能有万一。瞧剑南对蝶儿那紧张的样子，说实在的我顶多只能绊住他二刻钟罢了，所以我同逸江说好了，只能给他一刻钟的时间。我相信为了蝶儿好，逸江不会误事的。”“只好这样了。”雨涵只能同意。蓦地她想起一事，“可是，就算能引开姑爷，青儿和紫儿那二个丫头可都陪在小姑身边，她们绝不会留下她一人的。”

这才正是为难处，剑南对蝶儿的疼爱已到无微不至的地步，他绝不可能让她一人独处的。

“所以我才把事情告诉你，就是要你负责引开那二个丫头。到时候，逸江会在园中的亭子里，至于见不见他，就让蝶儿自个儿做决定吧！”飞絮知道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样了。

“好吧！妾身定会尽力而为的。”

“剑南，可要四处走走？”飞絮虽是询问，但却态度坚决不容他反对。

“好啊！我带小蝴蝶一道儿。”

就见雨涵在旁轻笑道：“姑爷就这么放心不下吗？自你们回来，我还没时间能同小姑多谈谈呢，要是姑爷不介意的话，小姑自有我陪着。”

“这……”剑南还在犹豫，小蝶接口说：“既然这样，那剑南哥哥你陪大哥走走好了。你不用担心，这儿有嫂子陪我说话的。”

“好吧！”剑南转头交代着二名丫环：“青儿、紫儿，你们要好生侍候着，知道吗？”

“是！”二名婢女躬身应答。

二人离开，小蝶瞧着雨涵欲言又止，她对二个丫头说道：“青儿，你们先下去吧！”

“这怎么成呢？少爷交代不可离开少夫人的。”青儿直觉不妥，连忙将剑南抬了出来。

“可是我想吃莲子羹，江南的莲子香甜松软，做成莲子羹最好吃了。我好久没尝到你做的莲子羹，好怀念。”小蝶如此说着。

一听到小蝶的话，青儿喜出望外，难得小公主居然有想吃的东西，她忙说：“奴婢马上去做。”

见青儿离开，小蝶又使计支开了紫儿，这才面向雨涵，“嫂子找我有事吗？”

雨涵望着她，终于说：“逸江就在园中的亭里，你要见他吗？”

听到雨涵的问话，小蝶的俏脸转白，该来的总是要来，既是她负心在前，那她就该勇敢去面对才是。

她沉重的点了点头。

这四年来，多少午夜梦回时，他总想着蝶儿平安归来，他们一同在此游园赏景。

而今，这一切终是痴人妄想了。

踏上曲桥，小蝶立刻就瞧见那背对着她的人，正是她的未婚夫婿。“杨大哥。”轻轻唤了一声，小蝶只觉满心的愧疚。

转过头来瞧着她，久久，逸江终于开口问道：“你，好吗？这四年你过的如何？京城里的亲人对你好吗？剑南待你可好？”虽然从剑南的态度，他明白的看出他亦深爱着蝶儿，但没听到她亲口说，他总是不放心。

“好！他们都对我很好，尤其是剑南哥哥，他待我更是没话说的。”小蝶轻柔的诉说着。

听着她的话，逸江心中微微的失落。他方才还想，若蝶儿语气中有一丝的犹豫，若她的态度有半分的迟疑，那他必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她的。

明知事情无法改变，逸江仍忍不住要问一句：“你，可曾有一丝的喜欢过我？”

小蝶连忙要回答：“我……”

逸江先一步打断她的话，又问着：“不是妹子对兄长，而是以一个未婚妻对未婚夫的喜欢？”蝶儿呵！他念念不忘的人儿，她的心中可曾有他一席之地？

被逸江这么一问，小蝶呆住了。杨大哥总是顺着她、宠着她，可是，对她而言，他就像是另一个兄长般，除此之外再也没别的了。

回想前尘往事，她受伤时，是剑南哥哥一口一口的喂着她汤药；她夜夜惊梦无法成眠时，是他双眼未合彻夜的伴在她身旁；她生病时，是他衣不解带的细心照顾。闭上眼，脑中浮现的尽是这四年来剑南待她的点点滴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带泪的声声抱歉，似利刃般刺入了逸江的心口。

“别哭！我来不是为了让你哭的。”望着蝶儿歉意的泪，逸江的心更是难受。他的蝶儿，他再不能为她拭泪、再不能拥她入怀了。

“杨大哥！”小蝶只觉心中有万千的亏欠，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逸江耳尖的听到远处传来飞絮和剑南的声音，他心中不住的狂喊：再给我一些时间，好让我将这四年的空白岁月补上，好让我将蝶儿长大成人的娇颜深刻入心。

只是，再怎么难舍还是得舍啊！听得二人越来越近的足音，逸江再深深的望了她一眼，最后要求着：“笑一个，好吗？”

她怎么笑得出来呢？可是见逸江直望着她，小蝶只好轻扯了下嘴角，给了他一个不成功的笑容。

逸江强忍着撕裂般的心痛对她一笑，“知道你过得好，那我就放心了。保重！”话说完，他再深深望了她一眼，他的蝶呵！如今已飞往另一个人的怀抱了。

望着逸江飞掠而去的身影，小蝶再忍不住的哭倒尘埃。她从无心伤害任何人的，尤其是待自己如此情深的杨大哥，可是，她终是伤了他。

剑南一踏进舞蝶园就瞧见小蝶独自一人在亭中，他急忙飞奔过去，“小蝴蝶，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见她满脸泪痕，他更是心急，连忙转身对飞絮说：“大哥，可否请岳父大人来一下？”

小蝶拉住他的衣袖，泣不成声的阻止：“别……别……”

“小蝴蝶？”剑南又惊又怒，不明白小蝶为何不让父亲来瞧瞧。

小蝶楚楚可怜的望着他，只是一径的摇头。见她这般，剑南心疼的搂紧她，安慰着说：

“好，不请岳父过来，我先带你回房去。”对飞絮歉意的说：“大哥，我先带小蝴蝶回房。”

飞絮点了点头。见剑南带着小蝶离开，他心中忐忑不安，方才逸江刚离开，不知剑南可有发现到什么？

剑南抱着小蝶回房，他轻柔的拧了帕子帮她拭净小脸，却绝口不问她究竟是为了何事。

“青儿和紫儿太失职了，她们怎么可以没陪在你身边呢？万一我没有及时回来、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剑南怒不可遏。

“别怪她们，是我让她们去帮我弄点东西的。”小蝶可怜兮兮的望着他。她知道要是她不开口的话，以剑南的性子必会严惩青儿她们，而这是她所不愿见到的。

望着她，剑南不多说什么，只是问：“累不累？先休息一下。”

轻咬着唇，小蝶总觉得瞒着他不是办法，她决定将实情说出，至于剑南有何想法，那就要看他自己了。“剑南哥哥，我有事要告诉你。”

剑南眉头轻蹙，略带回避的说：“有什么事等你养足了精神再说吧！”

“我要现在同你说。”要是现在不说，小蝶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说出来。

“好吧！你想说什么呢？”将她搂抱在怀，剑南轻嗅她发上的馨香，心中却隐隐有些不安。“我……我同杨大哥是自小就订了亲的。”一口气将话说出，小蝶不敢去瞧剑南的神情。却不料剑南只是接着问：“然后呢？”

小蝶惊讶的抬头望他，剑南神色凝重的盯着她瞧，又问了句：“然后呢？”难道小蝴蝶打算离开他吗？

“你不生气吗？”剑南的反应让小蝶一时不知所措。

“为什么要生气？”剑南反问了句。

见剑南的表情，小蝶有些不明所以，“剑南哥哥早就知道了吗？”

“没有！只是隐约听说过，杨柳二家在杭州城都是顶顶有名的，要知道这些事并不难。”

“那，你决定怎么办呢？”小蝶眼儿不禁又红了起来。瞧剑南哥哥的神情，他必然是生气了，他会不会不要她了？

“什么怎么办？”剑南脸色一变，声音强硬的说：“你是我的妻，这是谁都没办法改变的事了。何况咱们的婚事不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有皇上亲自主婚，小蝴蝶，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的，知道吗？”剑南心下难安，小蝶同二哥的亲事是自幼订下的，是不是在她的心里，他也不过是杨逸江的替身而已呢？

小蝶紧搂住他，忍不住啜泣道：“我以为你会不要我了。”

“小傻蛋！我才担心你会选择二哥呢？”剑南轻轻褪去她身上的衣衫，却见小蝶摇着头拒绝：“不要！”

剑南面无表情，堵住了她的樱红小口，迅速的褪去二人的衣衫。小蝶泪流得更急了，却不料剑南在除去二人的外衣后，仅是用力的抱住了她，陪她一同躺下来。

小蝶泪眼蒙蒙，不明所以的望着他。

剑南轻吻了她一下，“外衣脱了比较舒服的，你乖乖睡一下，别再胡思乱想，懂吗？还有记住，我是你的夫君，你不可以拒绝我的亲近的，知道吗？下回你再不许我抱你，我会罚你的。”他的小蝴蝶是不可以拒绝他的。

“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杨大哥。”一想到方才逸江的痛苦神情，小蝶泪忍不住又涌出。

“别哭！我相信他绝不希望瞧着你难过的。你得开开心心，那他才有快乐可言，明白吗？”剑南轻柔的在她的睡穴上按压着，“睡一下，不管什么事，都有我在。”

望着小蝶沉沉睡去的娇颜，剑南忍不住再轻吻了下，他的小蝴蝶还是选择了她！

逸江离开舞蝶园后一路拔足狂奔，他不敢停步，惟恐稍一停留，自己便会克制不住再转回头。

前尘往事历历在目，他蓦地想到一件事，那时蝶儿才四、五岁吧！有一日她指着池畔问他：“为什么大家都说杨柳、杨柳呢？可那分明是不同的东西。”

“因为杨树要一辈子保护柳枝啊！”记得当时的自己如此回答着。年少的他豪情万丈誓言一生守护，也天真的以为自己必能拥有她一世。

而蝶儿则兀自不解的嘀咕着：“可是，明明就杨树是杨树、柳树是柳树嘛！”

而今，终归杨是杨、柳是柳了。

不想让父母瞧见自己狼狈的模样，逸江由后院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踏进园中，却看见下人正不知在忙些什么。

待一瞧清了他们的行动，逸江狂吼了声：“不！”他急忙飞奔上前要阻止众人，杨雄天拦住了他。

“不、不要！”逸江急着要闪开父亲上前。

“逸江，冷静一点，你再不能留着这些了。”杨雄天拦身在前，心中又气又怒，他深切寄望的独子，怎可为了个女子就如此丧志？

“不！”再顾不得眼前人是亲生父亲，逸江一把推开他。“不可以！”眼看众家丁将最后的蝶形宫灯丢入火中，逸江心碎的狂喊着。

“逸江，死心吧！蝶儿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你就别再念着她了。”杨母眼看唯一的儿子如此伤心欲绝，急忙从背后抱住他，忍不住劝说着。

挣脱了母亲的阻拦，逸江呆呆的望着那堆灰烬，蓦地瞧见了一物，他心痛的拿起，认出了那本是只飞扬的鹰翅，那是蝶儿唯一留给他的啊！是他同飞絮一道去迎亲时，蝶儿为他一丝一缕织就、一针一线绣制的。这已是他唯一仅剩的了，为何连自己的父母都要待他这般残忍？

逸江只觉喉头一阵的腥味涌出，他不由的伸手掩住了口。杨母惊恐的望着他，“逸江，你怎么了？逸江！”

点点朱液染红黄沙，逸江似毫无感觉的望着手中鲜血，在陷入昏迷前，他口中兀自低喊着：“蝶儿！”

## 第11节

---

柳布衣和儿子一同前往名剑山庄看逸江，他已经昏迷三天了。“杨大哥，真对不住，是柳家负了你们。”

“说这什么话？是他们俩个无缘，哪说得上什么负不负心的。”杨雄天轻叹口气。当真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杨母哀戚的坐在儿子床前低唤着：“逸江，你快醒醒啊！你忍心让父母为你这般担心吗？痴儿啊！世间多少痴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爹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逸江！”唤不醒独生爱子，杨母开始后悔为何要答应夫婿，烧了他唯一的支柱。

柳布衣仔细看过后，却只能默默无语。心病尚需心药医，逸江是郁结于心，几乎没有生存的意志了，他若不想活，谁也救不了他啊！

飞絮眼见父亲神色凝重，知道逸江情形严重，他忍不住上前摇晃着他，“逸江，你怎么可以这么丧志？你这样对得起父母的深思吗？你忘了你的愿望是同杨伯父一般当个武林盟主吗？”见他毫无反应，飞絮只有下一剂重药：“你真的甘心吗？难道你不想帮蝶儿报仇吗？当初是谁害了蝶儿的，是谁害得你们落到今日各分两地的悲剧，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吗？逸江！”

替蝶儿报仇！这句话终于进了逸江耳中、入了他的思绪，片刻后，众人见到逸江微微一动。“逸江！”一群人急忙拥上前去。

“怎么又不开心了呢？”剑南轻声的问着，见小蝶老是闷闷不乐的，他心中更不好受。

小蝶低着头，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听说杨大哥已经昏迷好些天了，她实在放心不下，可是若说要去见他，恐怕不只剑南哥哥不会同意，大概就连杨伯父他们也不会欢迎她吧！

“为什么不说话呢？小蝴蝶，你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剑南哥哥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轻抚着她的发，剑南不希望他的小妻子有事瞒着他。

小蝶低低的说了句：“我听说杨大哥生病了。”

“你想去瞧他吗？”剑南脸色不怎么好看，小蝴蝶不该再跟杨二哥有任何的牵扯才是。

“可以吗？”小蝶楚楚可怜的抬起头望着他。

轻叹口气，剑南不忍拒绝却也不愿让她前往，想了想，他退了一步，“那我去瞧杨二哥，等回来后再将情形告诉你。”

“我不可以去吗？”

“小蝴蝶，我不希望你心中再念着旁人，明白吗？”剑南语气开始有些不好。

“杨大哥不是旁人。”小蝶一句话，叫剑南更是铁青了脸。

“小蝴蝶！”剑南头一回对小蝶放大了声量，“你要明白自个儿的身份，你现在已不是柳家闺女，更不是杨二哥的未婚妻了；你是当今的公主，是我靖南王府的小王妃，你怎么可以随便去瞧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呢？”

小蝶闻言不禁又红了眼，泪珠不住的打转。

瞧她那样子，剑南再有气也发不出来，放软了态度，“别担心，我现在就去瞧杨二哥，我一定会带好消息回来的，你乖乖在家里等我。嗯？”见小蝶点了头，剑南连忙又交代着：“还有，不许再哭了，哭得剑南哥哥心都疼了。知道吗？”

“你好凶，害人家吓着了。”小蝶低柔的抱怨叫剑南心下更是愧疚。

“小蝴蝶，剑南哥哥是你的夫婿，你老是挂念着别的男人，可曾想过剑南哥哥心里会不好过？我觉得我的心像是泡在醋里般，酸的难受极了。”

“对不起！”她也知道这样不成，可是总觉得对不起杨大哥，“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轻叹口气，剑南明白小蝶心地那么善良，说不定会为此事难过一辈子呢！“乖乖在家里等我，我会回来告诉你好消息的。”

“好！”

“少庄主，有位平公子来见你，夫人要我问你一声，可要见他吗？”杨母瞧见剑南来到，虽是对他有所不满，亦不想失了礼数，所以让人去问逸江。

飞絮正在逸江那儿，闻言忙说：“快请他进来。”

下人匆匆而去，逸江不及阻止，意兴阑珊的对飞絮说：“我不想见他。”

飞絮连忙劝说着：“别这样！逸江，你忘了咱们还得找出当年害了蝶儿的凶手，若没有蝶儿的指认，那人海茫茫，咱们上何处去寻？这事得剑南的帮忙才行，让他去说服蝶儿，将那凶手的容貌画下，那咱们才有办法。你说是不是？”

“好吧！”二人正说着，就见下人已带着剑南前来。

“大哥也在此地。”见飞絮在场，剑南先行向他打了个招呼，转头问逸江：“二哥身子可有好些？我同小蝴蝶都很担心，过这么多日才来瞧二哥，真是对不住。”

逸江身子微微一震，故作镇定的问：“蝶儿很担心吗？”

“可不是！”剑南不以为意的随口说道：“对她而言，二哥就等于是另一个兄长般，她怎会不担心呢？只是惟恐旁人说些闲话，所以我没敢让她来，还望二哥见谅。”

“不，没关系！”只要知道蝶儿心中尚有他的存在，就心满意足了。

“三弟，有件事得靠你帮忙。”飞絮开了口。

“大哥有事尽管交代，剑南义不容辞。”

“当日蝶儿出事的情形你已经知道了，我希望你让蝶儿画出那泯灭天良的歹徒，”飞絮的眼神冷了下来，“我非将他碎尸万段不可。”

“这事当然没问题。”剑南一口答应，但随即加了条件，“不过我希望将那人交付官府审判。试想那人若只因见了小蝶一面，就能犯下这惨绝人寰的案子，说不定还有许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在他手中，咱们自然不能让那些人死不瞑目。二位兄长意下如何？”

“不！”逸江拒绝剑南的要求，他的眼中布满杀机，“我非亲手杀了他不可，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因为他，以至于痛失了他最心爱的人儿，他怎能轻易饶他？

“二哥，为这种人染上血腥是不值得的。”剑南劝着他。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的。”

剑南见他这般，心下轻叹口气，将爱妻抬了出来，“我想小蝴蝶绝不希望咱们为了她而杀人的，更别说如此一来，二哥还得背负杀人之责；但若是说为民除害，那她定会同意的。”

蝶儿？是啊！依蝶儿那么温柔善良的性子，她绝不会眼睁睁的看他因她而双手染满血腥，

他怎能让她伤心。逸江态度软化了下来，“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小蝴蝶，你还记得当年那人长的什么模样吗？”剑南将小蝶抱在怀中，他心知以她当初夜不能眠的情况看来，这事必会对她造成很大的恐惧。

“剑南哥哥为什么突然问这个？”果不其然，剑南话才问出口，立时感觉到小蝶浑身一颤。“我同大哥他们希望你能画出那人的肖像。”剑南尽量轻柔的说着，双手则将她紧紧的抱着。

“我……”小蝶的声音开始抖了起来。她当然记得他的模样，怎么可能忘得了呢？可是，画出来？

飞絮在一旁瞧见小蝶犹豫的表情，踏前一步问：“蝶儿，难道你希望兰儿他们死不瞑目吗？难道你不想替他们报仇，以慰他们在天之灵吗？”

听到了兰儿的名字，小蝶的泪开始不听使唤的滑落，“我要替兰儿他们报仇，那个大恶人，我要他受到报应。”

逸江从一开始就没说话，他远远的站在角落瞧着小蝶，眼看剑南柔情蜜意的吻去她脸上的泪珠，只觉得异常的刺目。

“别哭！别怕！有我在，再没有人能伤害你的。”剑南心疼极了，从一回到江南，小蝴蝶的泪似乎就没止过。转头命令着：“青儿，准备文房四宝。”

“是！”青儿连忙和紫儿备妥一切。

剑南将小蝶紧紧抱着，让她坐在自己腿上，他心知小蝶当日受了太大的惊吓，不知她是否能克服心里的恐惧，完成这幅画，因此自己一定得陪在她身边，好给她力量让她撑下去。

小蝶颤抖着双手，闭上眼，时光似乎又回到四年前的那一日，那让她胆战心惊的午后。她画着画着，每回心里惧怕的想丢了手中画笔时，剑南便会用力的抱着她，知道剑南哥哥会一直陪着自己，小蝶强按下心头的不安，将那人的相貌画了出来。

“好了！”小蝶交出手中的画像。

剑南瞧着画像，小蝶画得栩栩如生，只见画中人虽是长相端正，但眼中却有一股邪气，叫人一瞧就知必非善类。

飞絮接过画，眼神冷了下来，是他——西门非！当日他们在他们面前信誓旦旦，说事情绝非他所为，而今蝶儿却证实了他便是凶手。

剑南一见飞絮他们的神情，便知他们必然清楚凶手是谁。不想让她担心，他也不当场追问，只是搂紧小蝶又问了句：“小蝴蝶，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人就是凶手？”

一听到他的问话，逸江不悦的反问：“三弟，你不相信蝶儿吗？”

“我怎么会不相信小蝴蝶呢？只是我想此人如此歹毒却能至今逍遥法外，必定是奸诈之徒。要是没凭没据，他必然不会轻易认罪的。”剑南心知若不解释清楚，只怕逸江心生不满。小蝶想了想，蓦地想到一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没关系，你说。”

“那时候，兰儿咬了他右小腿一口，我瞧见他流血了。”若不是为了她，兰儿他们也不会死。小蝶只要一想到，泪就忍不住又流下来。

“别哭！你放心，我们绝对会让他伏法的。”

花了数天的时间终于查到了西门非的下落，或许是老天有眼，他居然就在离杭州不远的姑苏台。

“二位兄长，请让我跟着你们一道去吧！”剑南知道飞絮他们打算去会西门非，连忙表明要一同前往。

“你该陪着蝶儿才是，她这几日不是都睡不好吗？”逸江语气不怎么好。虽然答应过让西门非受王法的制裁，但没亲手杀了他，他怎么也不甘心的。

“二哥！”剑南心知逸江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就放过西门非的，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因为那人罪大恶极，所以更不能让逸江因他而误了大好前程的。

逸江更想对剑南大吼：不要叫我二哥！他好生后悔，为何要和他义结金兰？若非如此，他

今日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将他的蝶儿夺回，而不必顾及这手足之情了。

“请二位兄长让我跟随吧！”

飞絮见二人僵持不下，只好以大哥的身份同意让剑南跟随。因为他实在担心，逸江会在克制不住的情形下犯了大错。

见着柳飞絮和杨逸江杀气腾腾的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西门非便知大事不妙。只是他仍乐观的认为他们寻不到证据，定然拿他无法的。

“西门非，你该死！”逸江满眼俱是恨意。若非因为他，蝶儿不会受那么多的苦，也不会造成他们今日的遗憾。

“杨公子此话何意？”西门非仍强自镇定的问着。

“你可还记得我同逸江第一回找上你时，你说什么来着？”飞絮愤恨的望着他。

“我当然记得，可是事情真的与我无关。”西门非心中不安，却依然死不认罪。

“是吗？”剑南问了句。

“这位公子何出此言？”西门非转头一看，这才发现他的存在。只见剑南一身长衫，手中还拿了把折扇，瞧来像个斯文的公子哥，一点都没有危险性。

剑南嘴角噙着一丝冷笑，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画，“不知你可认识画中人？”

西门非一瞧大惊失色，画中之人明明白白就是他，可是光凭这点就想让他伏首认罪，这怎么可能？“不知是何人画下我的相貌，但以这幅画就要陷我入罪，岂非太过草率？”

“这画就是当年的受害人亲手所绘的。”剑南眼神沉了下来。胆敢为害他的爱妻，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他。

西门非心中恐惧，直安慰着自己：不可能的，当年的证人全死了，不可能还有人活着的。蓦地脑中闪过一丝灵光，莫非是那个跳崖的小美人？难道她居然没死？

“你还不认罪吗？”逸江满怀恨意的望着他，心中想将他万刀凌迟。

“三位都是明理之人，怎可凭这么一幅来历不明的画像，就认定在下是凶手呢？说不定这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的。”西门非依然咬牙不认。

却听到剑南问了句叫他胆战心惊的话：“那你右小腿上的伤痕又作何解释？那被丫环兰儿咬了一口的痕迹？”

兰儿的名字一入耳，西门非惊得险些魂飞魄散。他当然记得兰儿，当年的事他唯一知道的一个名字便是兰儿。见三人杀气腾腾的望着他，他一时胆怯，不由的跪地求饶：“那是我年轻不懂事，求三位高抬贵手饶了我一命吧！”

逸江鄙夷的望着他，“在你迫害蝶儿的时候，怎没想说放过她一个弱女子？”

“没有！我真的没迫害她，那是柳小姐自己跳崖的，我压根就没有害她的念头。”西门非的眼神乱瞟，想找机会脱逃。

剑南眼中充满轻视。“当你逼得她跳崖之际，可曾想过会有今日？”

西门非眼看剑南斯文无害的样子，他不动声色的悄悄向他逼近，“柳小姐既然无事，三位就放了我这一回，日后我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

“想得容易，我要你的命。”逸江抽出长剑，准备当场杀了西门非。

西门非一看情势不对！连忙向剑南扑过去，想捉他为人质，飞絮眼看不对，急忙大喊：

“三弟小心！”

而原本离他们最近的逸江却像吓着了般，反而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出人意料之外，剑南嘴角噙着冷笑，待西门非冲到他面前时，他手中折扇倒转，轻易的击中他身上数处，只见西门非立时瘫软了下来。

逸江和飞絮呆在当场，虽知剑南会武，但却从未想过他的武功会这般好，二人不约而同的喊出：“分筋错骨手！”

分筋错骨手是一门高深的武功，中了此招之人，全身筋骨错乱，宛如被抽筋剥骨般的痛楚。而最痛苦的还不仅止于此，中了此招，非但全身功力尽失，就联想咬舌口口尽的能力也没有，真正是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过片刻，西门非已然痛的满地打滚，口中不住的大叫！“啊，你杀了我吧！”

剑南望着他，冷酷的说：“胆敢伤害我的爱妻，我怎么可能轻饶你？我要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当年小蝴蝶所受的痛楚，我要你加倍偿还。”

逸江和飞絮全愣住了，他们还以为剑南是三人中最沉静的，谁知道他反倒下手最狠？若依他们的个性，八成只会一剑杀了他，而不会想到这招的。

就见剑南唤来一直守在山下的知府大人，命他将人带到大牢，“陈大人，你记住，我要这厮活到明年的秋决，绝不可让他轻易就死了，我要他后悔在世上活了这一遭。”

“是！下官遵命！”陈大人唤来捕快，让他们将人带下。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逸江盯着他，开门见山的问道。瞧知府大人恭敬的模样，让人知道剑南的身份必定非比寻常。

“二位兄长请见谅，剑南实非有意隐瞒，只是近来诸事繁多，所以一直没向二位兄长告知。”剑南作揖赔罪。

“你只要说你究竟是何来历即可。”逸江不想听这些。

“这……小弟忝为靖南王府小王爷。”剑南心中认为此乃蒙父荫，不以为这有何值得炫耀之处。

听到剑南自报身份，逸江脑中灵光一闪，低声的问：“那蝶儿便是玉蝶公主了？”

“是！若非小蝴蝶的身份如此特别，早些年我就想带她回来的。只是当时我同小蝶尚未成婚，众人说什么都不让我带着她出门。”

“原来如此！”逸江突地疾言厉色的追问：“如果你一开始不知蝶儿的身世，为何会选六月初四作为她的生辰？”若非剑南早知蝶儿便是柳家女，怎可能一切如此巧合？

“这是因为当初我带小蝶回京时，正好是六月初四，因此家中长辈才决定以那日为她的生辰的。”

“是吗？你是小王爷，只怕日后三妻四妾少不得吧？”逸江心中揪痛着，他的蝶儿怎受得了这等委屈？

“不会！我心中只有小蝶一人，再容不下任何人了。”剑南心知逸江不放心，向他保证着。“要是让我知道你负了蝶儿，即使你贵为小王爷，我也不会放过你的。”逸江厉声喝道。

“二位兄长放心，若我有负小蝶，情愿死在二位兄长手里，剑南绝不会有一丝怨言的。”剑南无畏的望着逸江。

“记住你的话。”

听着二人的话，一直没说话的飞絮开口了：“走吧！咱们该回去了。”

飞絮走在前头，剑南快步跟上逸江，低声的说着：“二哥！对不起。”

逸江转头望着他，只见剑南略带愧疚道：“小蝴蝶已将所有的事全告诉我了。”

“你会因此舍弃蝶儿吗？”剑南若敢让蝶儿伤心，他必将他当场击毙。

“怎么会？只是小蝴蝶深觉对不起二哥。”

“有何好对不起的？”逸江强忍着心痛，说着违心之论：“我只是将蝶儿当成妹子一般，只要她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剑南望着他，语重心长的说：“若你不得幸福，小蝴蝶永远都不会快乐的，她会内疚一辈子。”

逸江愣住了，为了蝶儿，他什么都肯做的。可是幸福？失去了蝶儿，他还有何幸福可言呢？

“小王妃，你再不喝了这补品，待会儿小王爷回来了，可是会责备我的。”青儿劝着小蝶，心下不住的轻叹着：除了小王爷，谁都没法子让小王妃乖乖喝下这东西的。

“不会的！青儿，”小蝶无情无绪的望着外头，寒梅已布满枝头，再不久就得起程回京了。“剑南哥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呢？他们不是说今儿个就可以回来了？”

青儿还没回答，就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小蝴蝶，你又不乖了。”

“剑南哥哥！”听到剑南的声音，小蝶回身扑了上去，“你们回来了。有没有什么事？”

“哪会有什么事呢？青儿，你先下去吧！”剑南抱起小蝶，顺手端着青儿手中的参汤，“你答应过我什么的？坏宝宝！”

紧偎着他，看着他端到嘴边的参汤，小蝶耍赖着：“这参汤冷了，好难喝的，我不要喝。”

“你啊！热了你嫌烫嘴，凉了你又嫌不好喝，真是难侍候呢！”知道她不想喝，剑南故意说：“好吧！那我让青儿再去把汤弄热好了。”

“剑南哥哥！”小蝶不依的喊了声。“人家今儿个可不可以不用喝？”

“不成！你要是再耍赖不喝，那咱们今天就起程回京去好了。”剑南特意板着脸。

“不要这样嘛！人家就一天没喝而已。而且汤凉了，别再麻烦青儿了。”小蝶扯着他的衣

袖撒娇着。

剑南诡笑了下，“这样啊！”

“是啊！是啊！”小蝶直点头，而剑南则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小蝶以为剑南同意了，正高兴今天不用再喝参汤，就见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在她还没反应过来前，他揽紧她，将嘴里的参汤喂进她口中。小蝶还来不及抗议，剑南已迅速的将一碗参汤喂完了。

小蝶嘟起小嘴，撇过脸去不肯瞧剑南。

剑南磨蹭着她的嫩脸，心知肚明的问着：“怎么了？”

“坏人！你方才明明答应说人家可以不喝的。”小蝶不满的指控着。

“我哪有说你可以不喝的？是你自己说参汤冷了不好喝，所以剑南哥哥还特地把它弄热了呢！”剑南带笑的反驳。

“我不要同你好了。”小蝶赌气的要挣脱他的怀抱。

剑南紧紧的搂着她，“你放心！我们都没事的。再几天咱们就得回京了，你要不要趁这段时间再跟岳父他们多聚聚。”

“咱们不能再多待些时候吗？”

“不成的，再不赶路的话，咱们会赶不回去过年的。到时候，光是爹娘和姑姑他们就足以把剑南哥哥骂死的，更别提太后他们了。”剑南实不愿让小蝶失望，可是再不走，等路上积雪越深，赶路就越难了。更何况，天寒地冻的，小蝶的身子根本就撑不住。

“好吧！”小蝶知道剑南说的是实话。

“别难过，有机会剑南哥哥一定会再带你回来瞧岳母他们的。”

“真的哦！不可以骗我。”

“傻小蝶，我怎么会骗你？”

逸江静静的打量着园中的一切，少了那些蝶形物品，这庭院似乎再不是以往他熟悉的院子了。

这次他是真的失去了他心爱的蝶儿了，那他又何必再留在这伤心地呢？留在此惟有让他更伤情，他看得出来，剑南对蝶儿的心并不下于他，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天色才微明，逸江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的离开了名剑山庄。

杨雄天及妻子远远站在一角，望着独生爱子悄然离开，杨母泪眼望着夫婿，“咱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他这么走了吗？”

“让他去吧！”杨雄天轻叹一口气，“留在这儿只会让他更丧志，让他出去散散心也好。他总会想通的，等到他想通的那一日，他自然会回来了。”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呢？”杨母没有信心，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对蝶儿的心是那么坚定，有可能会看开吗？

“会的！他一定会想通的。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天儿这么冷，你们就不能待春天时再回去吗？”柳母望着剑南命人打理好一切，心中着实不舍分别四年的小女儿再离开她。

“夫人，你说什么傻话？嫁出去的女儿便是人家的人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要求？”柳布衣不以为然的轻斥妻子。

“岳父、岳母，很是对不住，因为我早答应了爹娘他们，必定回家围炉团圆的，所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剑南解释着。

“路上可得小心些，”柳布衣叮咛着，“我帮蝶儿配了些调理身子的药，可得按时盯着她吃才成。”

“我知道的，谢谢岳父大人。”剑南明白柳布衣医术非凡，知道他特地帮小蝶配了药，心中非常高兴。

“爹爹，人家身子很好的。”小蝶一听到又是药，忙着讨饶。

“胡说！瞧你身子差成这般，剑南每天补药不断的，也没瞧你好些过，更何况，京城气候更是寒冷，你这只在江南出生的小蝶儿，怎么受得住？不趁年轻时养好身子，将来怎么怀孕生

子？”得知剑南的身份，柳布衣夫妻最担心的，便是蝶儿身子太差，怕万一她无法生育，将来剑南必会再讨侍妾，即便蝶儿现在贵为公主，但无子可是犯了七出之条，只怕到时就连皇上都无法护着她的。

“岳父大人，我会好好照顾小蝴蝶的。”

“男子三妻四妾是很寻常的事，更何况你又贵为小王爷，日后你要是有了侍妾，可还会待蝶儿好吗？”柳母放心不下，终于问出了口。

“岳母尽管放心，我绝不会纳妾的，我会一生一世宠着小蝴蝶。”深情的望着心爱的小妻子，“就算小蝴蝶真的无法生育，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

“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让你难做人？”柳母听剑南这么一说，心里自是十分开心，可是却也有些担心，“再说，你父母会同意吗？”

“放心好了！我爹娘他们待小蝴蝶可比对我这个儿子还好呢！而且，小蝴蝶现在还有皇上、太后为她撑腰，我怎么敢欺负她呢？”他疼她都来不及了，又怎么会负她？

“时候不早了，你们还是早些上路吧！”柳布衣打断夫人的话，他知道再让她说下去，今儿个八成就走不了了。“剑南，我就将蝶儿交给你了，你可得记着自己答应我们的事。”

“是！剑南晓得的。”

听着剑南的话，小蝶一阵的心酸，抱住了柳夫人，“娘！我舍不得你。”

“小蝴蝶乖！”剑南抱起小蝶，“别哭哦！你哭岳母会更难过的。”

“可是人家舍不得嘛！”小蝶泪眼汪汪的。

“乖！剑南哥哥答应你，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再带你回来瞧岳母他们的，好不好？”剑南不舍得小蝶哭，只好许诺再带她回来。

小蝶还没回答，柳布衣已先厉声喝止：“胡说！哪有嫁了人的女儿三天两头就想着回娘家的？真是胡来！”

小蝶紧紧的依在剑南怀里，怯生生的望着父亲，“人家……人家……”

“好了！快上马车吧！别再耽误了。”柳布衣虽然舍不得女儿，也不得不开口要他们快走。“是！”剑南先将小蝶抱上了马车。

小蝶忍不住泪流满面，“大哥、大嫂，爹娘就有劳你们了。”

雨涵赶上前将一个提篮交给青儿，“这里头是我亲手做的一些小点心，好给小姑路上用的。”温柔的拭去小蝶脸上的泪，“别担心，公婆自有我和夫君奉养的。”

“对不起，因为我害嫂子吃了很多苦。”小蝶知道因为她的失踪，所以母亲对嫂子总没好脸色。

“哪有这回事？”雨涵轻笑着，“京城天冷，得自个多加注意。”

“岳父、岳母，告辞了。”对柳家夫妻行了一礼，剑南转头向飞絮辞别：“大哥！告辞了。”

飞絮一拳打上他的肩头，半是托付半是威胁，“要是你敢欺负蝶儿的话，我们定不会饶你的。”

“大哥请放心，绝不会有这么一日的。”

“嗯！上去吧！”

众人依依不舍的望着马车渐行渐远，柳母忍不住哭了出来。

“夫人哭什么？女儿大了终是得嫁人的，虽然是嫁得远了些，可她平安无事又有这等好夫婿疼爱着，你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柳布衣开口安慰着她。

“我是太高兴了，咱们的蝶儿果然没事。”知道夫婿言之有理，柳夫人忙拭着泪。

“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姑遭此劫难还能有此福报，日后定会事事如意的，婆婆就不要太操心了。”雨涵轻柔的安慰着柳母。

拉着雨涵的手，这些日子小蝶总在她耳边说着雨涵的好话，更何况女儿无事归来，柳母对她的成见不由的消了。“以往我神志不清楚，让你受委屈了。”

“婆婆说哪儿的话呢？天雪风寒，咱们还是进屋去吧！”

忍不住再望一眼，柳母终于放下心中大石。“进去吧！”

## 尾声

这一日上京，小蝶的心情和上次大不相同，她满怀不舍的回头张望着，直到出了杭州城。

“风雪越来越大了，把帘子拉上才不会着凉。”剑南知道她心中难过，轻柔的哄着她。

小蝶小嘴微启，却欲言又止。

剑南瞧见她的表情，知道她的心事。“杨二哥已经离开杭州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地不知道呢？”怪不得这些天都没听到有关杨大哥的事，原来他离开了。“他一定是在怪我，对不对？”

“傻小蝶，他那么关心你，怎么会怪你呢？二哥是寻找他的幸福去了。”

“真的吗？杨大哥真的会寻到幸福吗？”他被她伤得那般重，有可能再接受别的女子吗？

“当然会！二哥是那么好的人，他值得最好的女子来匹配他的。所以你得开开心心的，知道吗？惟有你真正的快乐，那二哥才会放心去追求属于他的幸福。”

“那我要每天都很开心，祈求杨大哥早日寻到自己的幸福。”

“这才乖！你这几天都没什么睡，先休息一会儿吧，咱们就要回家了呢！”剑南将小蝶包在自己的大氅里，轻柔的吻着她。

“好！”小蝶偎在剑南怀中，眼皮逐渐沉重，她知道，只要在剑南哥哥怀里，她什么都不需要担心的。

是啊！回家了，他们就要回家了，回到属于他们的家。

—完—